



拾穗

第二九〇期

要目

鶴的隱憂 家庭養魚法

獨立十年後的非洲

他人心意可以窺見乎？

讀者致頌

前些日子，報載省衛生處除已由省立台北醫院創立北部心理衛生中心外，並將在台中、高雄兩市，分別設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一所。我們為省政當局，能明察社會需要及時作此措施而喝采。誠然，在都市裡的人們，整天為物質生活而忙碌，往往造成心理方面的不平衡，社會問題亦由此層出不窮。所以心理學方面的智識，是處於工業社會人們所不可或缺的，本期中「細說錯覺」與「他人心意可以窺見乎？」兩篇文章，都是從心理學觀點着手，報導一些您在日常生活中，極易忽畧的細節，祇要您細心的詳閱內容，就可以體會出心理學方面的一些奧秘了！

去年十月中東戰火重燃，到底阿拉伯國家居於優勢或劣勢，請看本期中阿拉伯人所感覺的「阿拉伯的光榮與力量」。同時，更希望您能對「阿拉伯簡史」作個瞭解，以便能更深入地獲悉今後中東問題的發展。

本刊長篇連載小說「睡美人」，已於上期全部刊載完畢，本期起又承山隱先生在百忙中賜稿，繼續推出一篇感人肺腑的精采小說「浪子淚」，以饜讀者。

第二九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刊

發行人

張明哲

編輯人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左營郵箱25-12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總經理

台灣省：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懷寧街八十二號

電話：三三〇二一五、三一〇九一二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三二九四號

台北縣市：天祥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二八巷九號三樓

電話：三八四六〇七

郵政劃撥帳戶第六五四四號

購買譯叢請劃撥二五八七號帳戶

接洽處：

台北市中華路83號

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

工料組



石油工程業務部

- 籌劃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 八十噸以下重機械起重安裝工程。
- 石油化工廠之設計、安裝、試工、解決操作疑難問題。
- 裝建實驗工場、研究新方法、新產品。
- 自動控制儀器之設計安裝。
- 各種油料儲運設備之設計製造。
- 各種石油產品之檢驗分析。
- 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 大型機件之退火工作。
- 機械設備及船殼之X光檢查。

大順

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及高雄廠
 高雄市中華二路24號

電話：221388
 226612
 226613
 226614
 228681

臨海工廠

高雄臨海工業區臨海
 三路24號

電話：277111
 277112

台北聯絡處

台北市天水路27號

電話：546655
 540006



預力

電桿⊕基樁

百普樂樁
 (VIBRO PILE)

注漿樁
 (EARTH AUGER PILE)

砂樁
 (SAND COMPACTION
 P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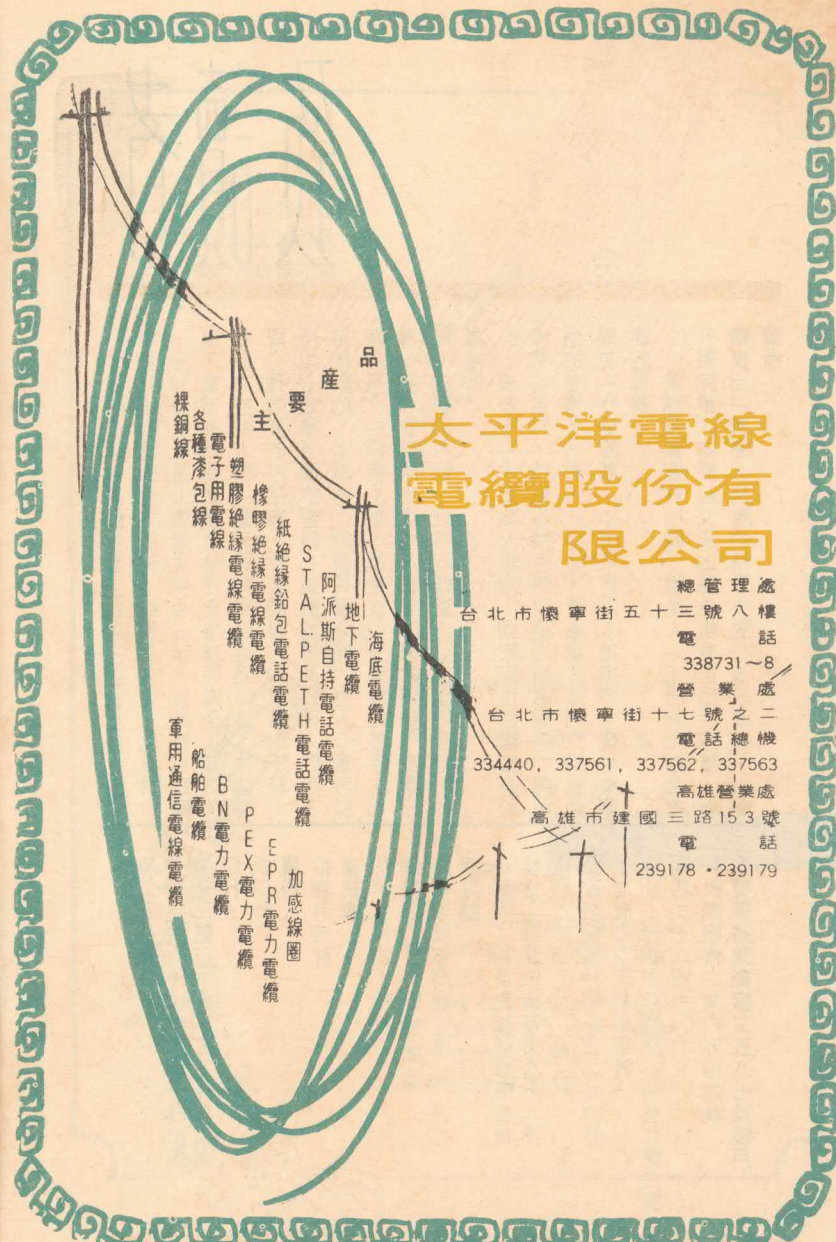
P. C PILE 接樁
 柴油自動打樁機施工
 震動打樁機施工
 無震動式施工

太平洋電線 電纜股份有 限公司

總管理處
 台北市懷寧街五十三號八樓
 電話 338731~8

營業處之二
 電話總機
 334440, 337561, 337562, 337563

高雄營業處
 高雄市建國三路153號
 電話 239178 • 239179



十年後的非洲

個國家政治尚稱穩定，有幾
未掃除貧困。「美國新聞和
d Zanker），曾遍遊非洲

「沒有，你說該該出去找她？」
「不，你還是留在家裡，也許她會跟你連絡。」
「好的，我留在家裡。」

獨立十

曉明譯

在這矛盾百出的大陸上，有幾
個國家則欣欣向榮，但自由並
世界報導」的記者詹克(Alfre
d Zanker)，曾遍遊非洲
並作以下實地調查。

十年以前，黑色非洲的國家充滿了信心：認為它們剛贏得的獨立必然會立即帶來繁榮和安定
今天，它們的大部分希望却未實現。真正的繁榮遙不可期。持久的安定可能還要數十年才能
獲致。

在非洲各地旅行的遊客，幾乎對每一個地方出現的矛盾現象，感到吃驚。

豐富的自然資源，是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夢寐以求的財富。但這些夢想大部分未獲兌現，絕大
多數人民仍然過着赤貧的生活。外國資金、技術和管理人才都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但大多數政
府希望趕走外國人，尤其是亞洲人。「非洲人的非洲」是最流行的口號。

非洲各國必須密切合作，才能成立一個全洲性的市場。但整個黑色非洲民族主義正方興未艾
。統治者滿腹猜疑地防衛着它們的主權和獨立。對大部分國家來說，主權和獨立是在六十年代初
期才獲得的。

非洲一位權威人士說：「許多國家面對着一個黯淡的前途。成立一個聯合非洲和新經濟巨人



，以影響國際事務的夢想，正逐漸消逝。」

在非洲，一項最引人注目的發展是中共的聲望正逐漸升高。最令人矚目的中共計劃是一條長達一千二百英里的鐵路，係從坦尚尼亞的達雅撒蘭到尚比亞的銅礦區。這條鐵路由一萬五千名中共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協助承建，可能在明年完成。中共已貸款美金四億元，由這二個國家均分。這是項無息貸款，在三十年內攤還。

中共在其它非洲國家的活動並不顯著，但正在不斷增加中。從中共的資援和技術協助中獲益的國家包括：衣索比亞、薩爾、索馬利亞、幾內亞、迦納、達荷美、喀麥隆、多哥、馬利、剛果、盧安達

、布隆地、蘇丹、模里西斯和馬拉加西共和國。

最近幾年，由於普遍的失業和生產力的低落，黑色非洲的全面經濟成長率還不到百分之四點五，遠比計劃中的百分之六為低，糧食生產更趕不上每年至少百分之二點五的人口增加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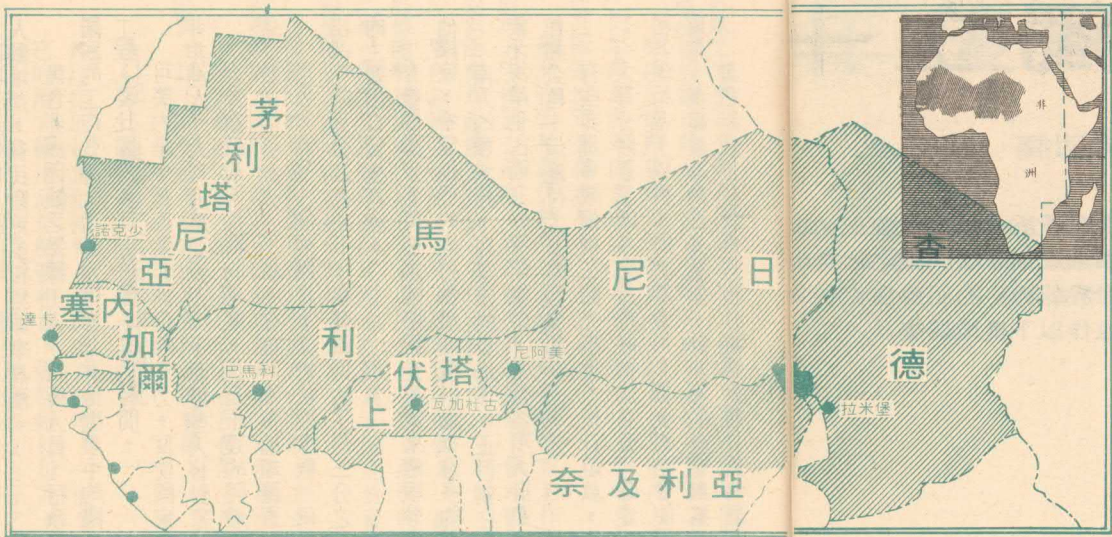
更嚴重的是，西非發生了長期的旱災，使這個地區四分之一的糧食生產和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牛羊遭受減產。災情最慘重的國家是茅里坦尼亞、塞內加爾、馬利、上伏塔、尼日、查德和奈及利亞的北部地區。

農業專家說，非洲如果改善供水設備和耕種方法，可使糧食達到自給自足，甚至有餘糧輸出。不過想要有急劇的變化殆不可能。

大多數農民連小學教育都沒受過，也不了解現代的農業技術。他們反對使用曳引機和其它現代化機械，分散土地所有權更是一大難題。

非洲的工業，是以礦業和糧食加工；以供外銷或國內市場為主要基礎。大部分國家也從事發展製造業。但製造業仍然很脆弱，即使在較開發的國家，其在總生產中還佔不到百分之十到十五。

從鄉村流入都市的人口愈來愈多，由於工業成長緩慢，無法完全吸收快速增加的就業人口。結果，幾乎在每一個都市裡，失業



圖為聯合國派飛機臨災區空投糧包情形

人數增加，貧民窟更多和犯罪率高漲。

黑色非洲因缺乏熟練工人、技術人員、行政和經理人才而感到苦惱。外國商人抱怨說，非洲國家的工作效率，手藝水準都比其他開發中的國家要差。據一位歐洲工程師說：「完成一件建築工程，要比國內多花五倍至十倍的時間。」

可笑的是，把商業非洲化的努力，反使國家的經濟活動衰退。例如，迦納和肯亞正加速驅逐非非洲人（大部分是亞洲人），而這些人會對當地的商業提供了活力。

大多數政府所採取的態度，比烏干達的阿敏所採取的較為溫和；這位總統去年發出命令，驅逐了數萬名亞洲人。不過，有些非洲領袖却譴責阿敏的極端做法。

黑色非洲另一個弱點是：太過依賴少數一兩種對世界需求量極敏感的出口貨。銅佔尚比亞輸出品中的百分之九十五，在薩爾則佔了約三分之二。利比亞主要依賴鐵苗輸出，奈及利亞和加彭的主要出口貨是石油。

有幾個國家希望發展國際觀光事業來賺取外匯，並減少對商品輸出的依賴。東非的肯亞和其他國家，希望他們的大狩獵場能吸引愈來愈多的遊客。

南方的賴索托，在美國的資助下，正計劃在它東北部的山嶺間，開闢一個廣大的滑雪勝地。象牙海岸也在西非的海岸地帶，進行各項大計劃。不過許多地區的主要障礙是由於缺少機場，旅館和公路，以應付大量的觀光客。

有些非洲專家懷疑在觀光事業上投資鉅款，是否對經濟進步有所裨益，肯亞一位經濟學家說：「大部分鈔票都讓外國旅行社和航空公司賺走了。我們賺到的一部分外匯，必須用來進口糧食和其他物品，以供外國旅客食用。觀光潮也會使國內的生活程度上漲。同時，在貧民窟和窮困的隔鄰，興建豪華的觀光旅館，對非洲的社會風氣將有不良的影響。」

黑色非洲正在跟西方和共黨國家建立新的經濟連繫，但它內部的區域性合作却少有進展。由

於缺乏完整的交通和通訊系統，使這項工作倍增困難。「非洲經濟委員會」的奧科拉說：「從美國或歐洲進口物品，往往比毗鄰的非洲國家進口容易。」

坦尚尼亞銷售蜂蜜到歐洲，而跟它接壤的尚比亞却向澳洲進口蜂蜜。尚比亞輸出了香到美國，而坦尚尼亞却向美國購買丁香。有一名旅客發現，打電話到華盛頓或歐洲，比打電話到鄰近的非洲國家城市來得容易。

非洲的領袖們仍然把團結他們的新興國家看作最主要任務。有些領袖——例如肯亞——是靠國內最強大的種族去建立一黨政權。其它國家——像坦尚尼亞——有許多種族存在，重要的是，每個政權必須能分享政權並得到正式的承諾。

黑色非洲目前有一趨勢，即組織一個強大，經常由軍隊支持，並以國家為團結目的的政府，這種趨勢給這塊大陸帶來更大的政治安定。所有的非洲人中，三分之二係受軍事獨裁政權的統治。每一個重要國家都廢除了國會在野黨，但是負責任的非洲人却提出了這個大問題：一日目前的領袖們下台後，會發生什麼事？

種族間的緊張局勢可能演變成無法控制。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由於許多障礙阻止了經濟的迅速發展，同時，政治不穩籠罩着未來，黑色非洲在今後十年內不可能有重大的經濟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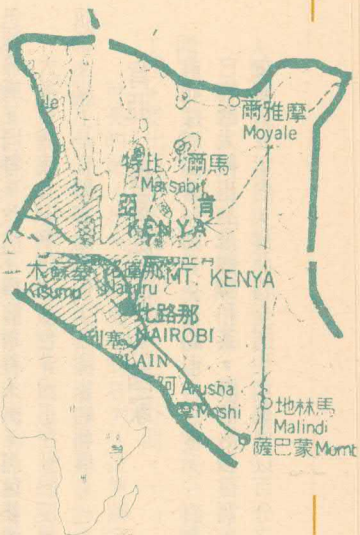
大多數權威人士承認，黑色非洲正在在有限度地發展。但在繁榮的表面下，他們看到了危險的訊號，以下是有關非洲六個主要國家的報導：

肯亞：最富庶的非洲國家

肯亞採取私營和國營企業的混合制度，一直享有穩定的成長和政治安定。

它的兩大輸出品是咖啡和茶，價格始終很高，國外投資不斷增加。

在過去五年內，肯亞的全國生產總值以百分之六到七的速率成長，國民平均所得至少提高百



肯亞的都市人口每年約增加百分之十，日益嚴重的失業和都市犯罪行為令人擔心。富農和貧民之間的鴻溝，仍然像英國殖民地時代一樣的大。

令人疑惑的是，當現年八十多歲的肯雅達總統逝世後，肯亞是否仍能維持政治安定。肯雅達是個受到所有種族尊敬的民族領袖。但他的一黨政權，是以最強大的基庫由族的統治為基礎；這個種族佔據所有重要的政治職位和賺錢的商業。

其他種族對基庫由族普遍感到不滿。如果缺少了肯雅達，可能爆發動亂和種族衝突。

坦尚尼亞：社會主義試驗場

在奈耶瑞總統的領導下，坦尚尼亞正在發展它獨有的非洲社會主義。

重點置於大眾教育，改善衛生設施和促進小農的生活。坦尚尼亞的主要工業和服務事業都由國家經營，不過也有一些跟政府合夥的私人投資。

它成立了兩千多個合作性的村莊，使農村生活面貌一新。受惠的農民有兩百萬，在坦尚尼亞

分之三。工業和製造業正在發展中。

一九七二年，國際觀光事業替肯亞賺到美金七千多萬元。都市、海濱和野生動物植物地區的旅館設備，不斷地在擴建。

不過這個人口約一千二百多萬的國家，並非全是樂觀的。據肯亞首都奈洛比的專家們表示，促成這個國家目前的「繁榮」，其主要因素是外國商業，以及新興的黑色資產階級。

的一千三百六十萬人口中，約佔百分之十五。不過在這個國家的某些地區仍免不了發生暫時性的糧食短缺現象。

坦尚尼亞的狩獵場和動植物的保護區是非洲最大的觀光勝地之一。從事製造業的工人在增加中，但製造業在國家總生產所佔的比率，還不到百分之十。礦產（包括鐵和煤礦），並未充分開採。

坦尚尼亞從美國、斯堪的那維亞、西德和共產國家得到大量援助，包括中共給予巨額的無息貸款，以建築一條由坦尚尼亞到尚比亞的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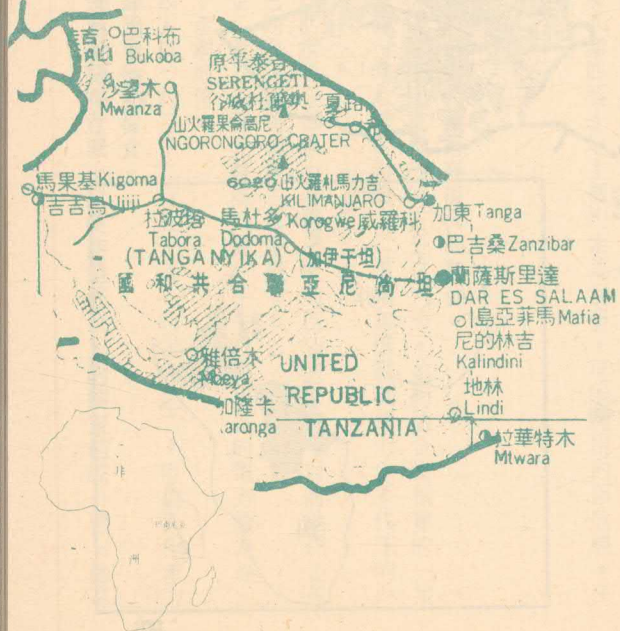
政治權威人士說，奈耶瑞總統的「非洲社會主義」究竟成效如何，目前仍言之過早。不過，其他非洲國家却密切地注視這項試驗。

衣索匹亞：

困難重重

衣索匹亞是世界上最窮和最落後的國家之一。

阿迪斯阿貝巴的現代化辦公大樓和旅館，跟都市裡的貧民窟



和鄉村的窮困形成尖銳的對比。阿迪斯阿貝巴的消費品價格比去年漲了百分之十二。文盲率比其它任何國家都要高。

在全國二千六百萬人口中，半數

居住在離最近的公路十餘英里的地方，約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是佃農。

他們必須把收成的一半繳給地主，國會最近否決

了一項土地改革法案

，根據這項法案

，地主所得

將減低到三分

之一。

製造業在全國生產中所

佔的比率還不到百分之五。咖啡佔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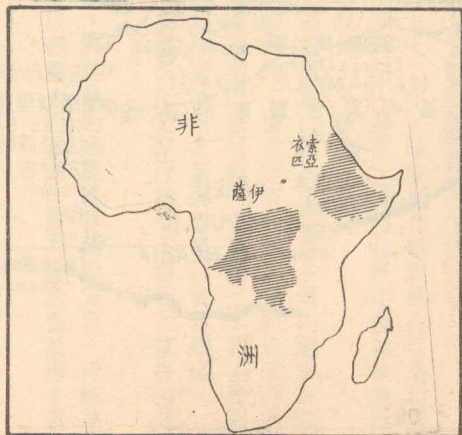
輸出之百分之六十，主要的顧客是美國。

美國、歐洲、蘇俄和中共提供了大筆援助

，外國投資在增加中，但是衣索匹亞的官員對

外國投資的興趣並不大。一位非洲人士說：

「衣索匹亞是個關閉自守的國家，並準備維持現



狀。」

由於繼任人選未定，政治風險很大。國王

塞拉西已經年過八旬，而王儲伍珊最近曾中風。除了醞釀

中的伊力德獨立運動外，都市裡的不滿似乎正在增加，此外，佔

支配地位的安哈拉族和蠢蠢欲動的科拉族之間也在發生摩擦。

大多數觀察家相信衣索匹亞的精良陸軍能控制國內的局勢。他們認為

為危險的是：伊力德份子的首領曾經要求衣索匹亞土地主權的索馬利亞，可能利用內部危機，在

這個多事的國家內製造新的禍亂。

薩伊：銅決定一切

這個前比屬剛果的金融穩定，跟世界銅市場的漲落有很大的關係。

薩伊有豐富的鋅、鉛、鈾和銀等，但銅佔全國總輸出的百分之六十，並約佔全國預算的一半

。如果目前的計劃能夠實現，銅的產量將從一九七二年的四十二萬噸加倍提高到七十年代末的八

十萬噸。

薩伊具有極大的水力資源，據統計約佔世界全部水力發電潛能的百分之十三。目前他們正在

薩伊河口的股加建築一個巨大的水壩，它的發電量將超過三百萬瓩。

一個由美國率領的財團，將耗資美金二億五千萬元修築一條一千二百英里長的電力輸送線，

從股加通到南方的沙壩——以前叫卡坦加——產銅地帶。

農業是另一個難題。鄉村地區住着總人口（約二千二百五十萬）的三分之二，但由於生產力

低落和運輸不良，却無法向首都金沙夏沙供應足夠的糧食。

莫布杜將軍會試圖在人民之間提高民族團結的意識，以便使這個巨大的國家結成一體。他是



阿拉伯的光榮與力量

· 劉語安譯 ·

以前，遊客遇到貝魯特的年輕畫家桑尼亞，話題總會轉到政治，桑尼亞也會在適當的時機強調黎巴嫩人是「腓尼基人」而不是阿拉伯人，那是十月戰爭以前的事。現在桑尼亞開口閉口都是：「我們阿拉伯人如何如何……」，「以我阿拉伯人來說……」。

「我以前在歐洲總覺得抬不起頭，」年輕的工程師在一個開羅宴會裡私下對朋友說，「我提起自己是埃及人，旁人就偷偷地笑，一九六七年戰爭更讓我難堪。」接著，他滿面春風地說：「可是現在我可以到處揚眉吐氣，我又以自己是阿拉伯人為榮。」

電視鏡頭隨著開羅一個遊樂場裡歡笑嬉戲的兒童轉動。男孩子橫衝直撞，裝做噴射機駕駛員；女孩子假扮護士。在歡笑聲中，一位面帶微笑的兒童心理學家對女主持人說：「目前新的尊榮氣氛將帶來埃及兒童所需要的快樂和安全感。」



埃及第三軍渡過蘇彝士運河在
西奈半島一據點歡呼的情形。

× × ×
時代改變了。從前被辱罵做「瓦哥」(Wog)是英國人對中東民族鄙視的稱呼)的民族，被漠視為落後沙漠的國家，現在受到世界的重視。阿拉伯人也重新估量自己。他們還來不及享受這個新地位，但是阿拉伯人裡瀰漫著一個強烈的信念，他們的境遇轉變了。藉著兩項突然、驚人的成功——十月戰爭和石油杯葛——整個阿拉伯民族得到新的權利感、重要感和尊榮。

阿拉伯的覺醒像沙漠風暴一樣突然。美國汽車駕駛人苦排長龍才能買到幾介侖汽油；美蘇新發展的和解情勢遽遭打擊；日本的高速奇蹟經濟突然停轉；英國，這個昔日在中東殖民的國家，被迫每週只能工作三天，其中阿拉伯至少是部份原因。阿拉伯石油加價二·七倍以後，世界各國不論貧富都得傾囊以購，宿敵以色列也陷入外交孤立。

自從紀元七世紀，回教軍隊羅馬馳出阿拉伯半島傳佈默罕穆德教義以來，阿拉伯人從未獲得過這麼多勝利。直到現在，西方列強還憤然無法因應。以前若條條大道通羅馬，今天就該改成條

條大道通利雅得（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和世界最富有的油主，六十九歲的費塞爾國王的王宮。每一個禮拜都有工業國家新派來的高階層代表團出現在費塞爾的宮庭裡，與嚴厲的現代克里薩斯（Cressus）是古代一個富有的國王）談生意。山終於來就默罕穆德了。

結果，阿拉伯的尊榮無限擴張。在戰爭結束後幾週裡，開羅大街的商店高掛著與戰爭有關的飾品，描繪導致十月戰爭勝利的渡河攻擊。埃及政府發行了一張新郵票，票上印著「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一個大規模的擄獲以軍裝備展覽在開羅展覽場揭幕，每天吸引好幾千興高采烈的開羅民衆。創造性藝術突然興起——詩篇、歌曲、舞蹈、戲劇都在慶祝偉大的十月勝利，和它帶給阿拉伯世界的信心。

有一個舞蹈團編了一支新舞，取名做「大渡河」。舞蹈者先低著頭，表示一九六七年戰爭失敗後埃及的痛苦。接著一批載著沙漠偽裝的部隊靜靜地坐上橡皮舟橫過舞台，音樂漸漸加強，埃及國旗升起，這是重演蘇伊士運河渡河攻擊。戲劇也恭逢其盛。國家劇院上演一齣象徵性很高的通俗劇「夏美拉，吾愛」，劇中一個巴勒斯坦新娘被所羅門王搶走；最後她的情人——象徵巴勒斯坦民族——解救了她。

最普遍的情緒表達莫過於近日愛國歌曲盛行。譬如：「今日，吾土，萬物生機；埃及，世界之母；埃及，世界之母；吾國，吾國，吾何以助吾國？」

這些激奮人心的東西，已經影響阿拉伯的個性，許多阿拉伯人克制不住要痛懲宿仇。但是很奇怪地，雖然阿拉伯人對西方有許多應有的和誤解的忿恨，一般情緒却是既往不究——如果西方國家願意真心誠意地幫助阿拉伯人在中東達成光榮和平，並且幫助他們走出中世紀進入廿世紀中期。

阿拉伯人雖然名噪一時，却少有外人了解他們。在西方人的印象裡，阿拉伯人和粗劣的希德尼·格林史曲特電影裡出來的一個模子：黑面蓄鬚，富而不仁，幹些走私販白奴的勾當。穿白袍，配彎刀，騎駱駝，虐待少年，滿口咒語，譬如「讓死駱駝身上的蛋子生在你長子的頭上」。這種印象

起自何處已不可知，但是歧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黑暗時代，在歐洲人第一次看到詭異恐怖的回教戰士，感覺到這個對基督教威脅的力量時。然而這些中東沙漠來的「野蠻人」也帶給歐洲和西方目前極重視的希臘科學和哲學。

在默罕穆德時代，一千三百多年前，「阿拉伯人」是游牧於阿拉伯半島的貝督因人，也就是先知默罕穆德的從人，他們把他的信仰傳佈給異教徒。今天，「阿拉伯人」大略指講阿拉伯語的人，照社會學家勃克的說法，「覺得自己是阿拉伯人的人。」「阿拉伯世界」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它有一億二千五百萬人民，散佈在十九個獨立國家。摩洛哥的伯伯人與約旦沙漠部落人比較，就像美國佛蒙特人與德州人一樣，住在以色列佔領的西岸的手藝匠，或是尼羅河三角洲上為生活掙扎的貧戶，他們與開羅知識份子或貝魯特都市裡的銀行家比起來，就毫無相似之處了。

「阿拉伯個性」雖然不存在，阿拉伯特性却很明顯。阿拉伯人有兩個明顯對立的行動傾向：自負和附從。自負的表現有驕傲、自大，對批評極端敏感。附從性可以從各種團體——家庭、家族、宗教、國家——對阿拉伯人的強烈拘束中發現。貧窮、忽視兒童教養（初期照顧以後，父母就不管兒女，直到長大能負起責任止），和家庭裡的激烈情緒斷傷了阿拉伯人的自我價值。結果形成反覆無常，甚至暴戾的性格。千萬不能對阿拉伯計程車司機吼叫；他可能會停車掏出手槍。

阿拉伯習俗都有來源。著名的阿拉伯好客源於游牧貝督因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你請人喝咖啡，明天你迷路在荒涼險峻的沙漠裡，他可能就是救命恩人。即使今日拒絕一個阿拉伯人的招待，也等於嚴重地侮辱他，因為你不給他機會來表現他極為重視的慷慨、善良和有錢花的性格。同樣地，阿拉伯人喜好艷麗詞藻並不僅僅是由於好誇張，其實能說善道的傳統已有悠久的歷史。從早期阿拉伯人以背誦可蘭經求知識到今天能言善辯的政客吸引大群聽眾，並不是靠演說內容而是因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都屬於這個傳統。阿拉伯語文豐富優美，可以寫出壯麗的詩篇，激起耀目的影像，譜出美麗的樂章。說話的人常常不知不覺激動地到了忘我的境地。

歷史上阿拉伯一旦出現有魄力的領袖，群眾就翕然景從，也只有這些人領導下，群眾才能完成偉大的成就。第一位領袖，當然是先知默罕穆德，他帶給阿拉伯人偉大的宗教，藉著宗教力量，衝破狹隘的部落觀念，發出團結的精神。第二位是八世紀的拉曼（Abd al Rahman），這位偉大的軍人學者把穆爾人的西班牙轉變成回教文化之花。拉希德（Harun al Rashid）使巴格達成爲第九世紀世界文化的中心。薩拉丁（Kurd Salab al Din）領導埃及復興，擊潰基督教十字軍。納塞（Gama! Abdel Kasser）雖然有過失，但是他常給埃及人對國家的新希望，激起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義的新精神。

如今阿拉伯又有埃及總統沙達特和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塞爾。未來阿拉伯世界的藍圖在他們手中設計。驟看之下，沙烏地阿拉伯似不可能做阿拉伯創新的前驅。它是深拘於傳統的集權王國，宗教警察仍會在街上抓住一個女人命令她把裙子加長，藏酒觸犯刑罰，竊盜還會受肉刑。駱駝商隊依舊橫過沙漠，即使在首都利雅德或者吉達港，還能看到驢子載著貨物來往於市場。但是天空中沙烏地噴射機劃空而過，鷹式飛彈、法式坦克取代了昔日彎刀，年輕人急駛著摩托車，穿過路旁高樓大廈和舊日的泥造陋屋，去參加午禱。

極端保守的費塞爾仍然掌握沙烏地阿拉伯，他雖然重視宗教傳統，却也深受前進阿拉伯人的敬愛。法國外交部一位中東問題研究者說：「阿拉伯人的夢想不能等閒視之，費塞爾說：『在我去世以前，一定要到耶路撒冷祈禱。』在阿拉伯人看來絕不是戲言。」沙烏地阿拉伯雖有古老的傳統，但是並不倦戀於過去。貝督因人已漸漸把駱駝換成卡車。精明的沙烏地商人計劃採購或自建「下游」石油設備，也就是煉油廠，甚至在西方國家設加油站。這方面又有新英雄出現——一位技術管理專家。有一位美國官員說：「現在有名的沙烏地人不是國王，也不是什麼將軍，是雅瑪尼（Sheik Ahmed Zaki Yamani）這位石油部長。」

與費塞爾不分軒輊的是沙達特。他不像是一位救世豪傑。十月戰爭以前沙達特只會虛張聲勢。

年輕時是法老王下面的軍官，屢出奇謀呼籲打倒腐敗無能的法老王。可是納塞領導的政變爆發時，沙達特却未預見端倪，在電影院裡錯過了重要時刻。一九七一年他誇口是「決定年」，激勵阿拉伯人預備對以色列「即將來臨的戰爭」，一整年過去沒有絲毫行動。

但是在去年秋天，沙達特的軍隊渡過蘇伊士運河攻入以色列佔領區，與以色列誇耀的軍隊打成平手。他立刻變成了阿拉伯英雄。如果他能再達成中東和平，就可以結束世界各民族歷史中最慘烈的衝突，率領阿拉伯人步上康莊大道。每一位阿拉伯報紙編輯說：「他有頭腦，有勇氣，只要再有點運氣就能成功。」

埃及的活動和氣氛顯示沙達特誠心求和。開羅電視台停止播映政府提供的十月戰爭紀錄片和健美婦女高唱軍歌的影片。並且用一部關於工廠工人，農地農人的影片代替，虜獲以軍裝備展覽突然停止，改成國際圖書展覽。

還有其他迹象顯示沙達特想促成和平。半官方的報紙 Al Ahram 報導總統將發函給全部埃及士兵，詢問他們要就業或就學。這是埃及預備至少復員部份卅萬大軍的首次暗示。該報還透露，對國內報紙的新聞檢查，除軍事新聞外，一律停止。此時這些報導尤其有重大意義，因為他們出於新總編輯阿敏的一篇文章。兩個禮拜前沙達特突然開革前任總編輯黑柯爾。黑柯爾一直是埃及政治中的一股力量，也是前總統納塞的密友，最近愈來愈猛烈批評沙達特對以妥協政策，沙達特認爲他踰越常軌。

更重要地，沙達特政府已經策劃了二次大戰後最大規模的重建計劃，其目標爲重新發展運河區，並有爲期六年花費七十億美元的吸引西方及阿拉伯國家投資於埃及的計劃。其內容有重建賽德港（Port Said）、蘇伊士城（兩地將成爲免稅港）及伊斯瑪尼亞、關塔拉。爲了鼓勵外人建旅館、遊樂區和工廠，將廉價供應土地，爲了加速新設計水道的交通，將加寬、加深蘇伊士運河，花費共十五億美元。

這些計劃如果付諸實施，阿拉伯人就真正接近復興了。問題是埃及荒涼貧窮，每年人口增加一百萬，全國只有百分之四可居地。開羅已經人滿為患，最近市長宣佈半數的房屋「不適用於人類居住」。至於生活在鄉下的大多數人民，境遇跟默罕穆德時代相差不多。十月戰爭雖然勝利了，戰後物價却猛漲百分之四十，新稅又剋扣不少薪水，外債高達出口總值的六倍。

目前沙達特、費塞爾和阿爾及利亞「革命派」總統包米迪三個人聲勢最大。阿拉伯問題專家稱之為「極小派」(Minimalist) 意謂他們預備與以色列和解，讓猶太人和平共存。極小派從未指明對以色列「和平」的意義。但是很明顯的，他們願意做重大讓步：承認以色列國的生存權，即放棄阿拉伯人「解放」巴勒斯坦的希望。如果不是阿拉伯人，不會覺得這稱得上讓步；但是沙達特明白，如果想維持他所重視的阿拉伯團結，絕不能再退一步。

沙達特能聯合大多數阿拉伯人追隨極小派，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費塞爾王也是重要關鍵。雖然戰爭能促進解決問題，但費塞爾的石油寶劍卻讓世界嘗到一點阿拉伯的長期力量，費塞爾的王國素來保守親美，他支持阿拉伯的動機頗為複雜。一方面他愛國心強，真正同情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而且是猶太民族主義的死敵。他是聖城麥加和麥地納的守護者，因此對收復回教聖城東耶路撒冷特別耿耿於懷。另一方面，費塞爾不願與西方開翻，因為有礙於沙烏地阿拉伯工業化及發展現代國家，更重要的也許是他不願意沙達特失敗，領導權落入「極大派」的手裡。

「極大派」(Maximalist) 指好戰的社會主義革命派，包括巴勒斯坦遊擊隊、利比亞和伊拉克，他們要毀滅以色列。他們的看法直截了當，認為沙達特同意停火，寄望美國解決問題，犯了大錯。他們認為大勝在望。戰爭會迫使阿拉伯人把更多的物資（武器或石油）投入戰場，最後以色列必不能抵擋。即使兩敗俱傷也無所謂。剩下的是阿拉伯人，從戰爭灰燼裡，回教像鳳凰一樣再生。利比亞領袖葛達費最近給沙達特的一封信裡總結了這種強硬哲學：「土地房屋可以捨，榮譽斷不可棄。」

激烈情緒的呼聲使以色列人對議和感到迷惑。許多以色列人堅信阿拉伯人最後會徹底毀滅以色列。希伯萊大學哈卡比說：「要阿拉伯民族妥協讓以色列生存，是一個觀念上的巨變和價值上的徹底蛻變，幾乎等於要猶太民族放棄猶太國。」還有些以色列專家甚至認為阿拉伯毀滅以色列的企圖有其可了解的，即使不可接受的原因。希伯萊大學毛斯說：「阿拉伯人根深蒂固的恐懼和觀念認為以色列是『帝國主義』的基地，威脅阿拉伯國家，如埃及和約旦的完整。以色列是一個生機旺盛的國家，不僅佔據阿拉伯領土，還會繼續引進移民，威脅阿拉伯的經濟。」

雖然以色列人有這種看法，但是阿拉伯極大派羽毛未豐，目前並無力量。葛達費在十月戰爭裡只虛張聲勢，不派出軍隊參戰，已大失人心。伊拉克在最平靜的時候也孤立無援，石油禁運時又不合作，聲望受損。巴勒斯坦人的立場當然很重要，但是游擊隊領袖保持緘默，而主要領袖阿拉法呼籲手下極大派，目前最好讓沙達特試試，靜觀結果。

萬一沙達特失敗，極小派免不了訴諸戰爭，下次戰爭會比上次更慘烈。上月參加阿爾及爾高階層會議的國家通過聯合公報，宣稱如果議和失敗「阿拉伯國家必定繼續解放鬥爭，不擇手段不分戰線努力到底。」即使費塞爾和包米迪這些極小派領袖屆時也會強制沙達特遵守諾言。沙達特的同胞也不會放過他。

戰事如果再度爆發，將不是十月戰爭一類的有限戰。蘇俄供給阿拉伯的斯卡達飛彈，可以加上核子彈頭，攻擊以色列戰略據點。另一方面以色列在迫不得已時會使用自製的核子武器，超級強國也難免捲入大戰。

這種看法雖然悲觀，但絕不是毫無根據，世界末日可能來臨，由於中東戰略地位重要，西方很重視這個地區。沙達特也正告美國——他需要美國幫忙以免激進份子貿然嘗試武力奪取以色列的想法。美國本質上仍然支持以色列，阿美之間看法自然有差距，但是雙方的了解是否足以共商意見仍堪憂慮。



品質可靠 省時省地
交貨迅速 省工省錢
最佳服務 歡迎賜顧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
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23612~4

台北廠：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75434~6

台北總管理處：
台北市懷寧街21號
電話：389854~9

高雄市民族一路工務所
電話：225665號

國產
預拌混凝土



「這隻狗，身價一萬五，懂不懂！」

西方政治控制阿拉伯時間頗短，從一八八二年英國佔領埃及到一九五〇年代英國在約旦、伊拉克實際影響力消失，為時不過七十至七十五年。但影響深遠，遍及阿拉伯各生活面。在阿拉伯人心目中，這種可恨影響的殘跡就是以色列，並不是因為宗教關係，而是它代表西方帝國主義利益在中東的基地。阿拉伯人所追求的自我感和安全感使他們相信，以色列國威脅他們的生存。

以色列也振振有詞地說，他們不能改變自己的外交政策來慰藉脆弱的阿拉伯自尊心。很明顯地，以阿衝突的「公平解決」辦法見仁見智，即使阿拉伯陣營裡意見也不一致。但是過去四個月，阿拉伯人深深地證明了他們的新力量和新面目。在未來的日子裡，他們會運用這兩樣東西，達成一個解決中東夙仇舊恨的辦法。

譯自：新聞週刊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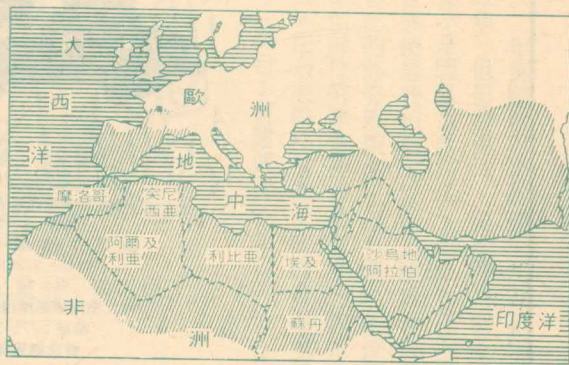
阿拉伯簡史

安譯

征戰

阿拉伯人原是居於阿拉伯半島中部荒漠養駝牧羊的人，互相攻伐的部落團結在先知默罕穆德的領導下，立志傳播他的信仰到世界各地。默罕穆德死

於西元六三二年，其後一百年，他的門徒建立了一個比古羅馬還大的帝國。第八世紀是帝國的全盛時代，疆域東至印度、中國的西部，包括波斯、阿拉伯半島、埃及、北非、西達大西洋。阿拉伯軍隊也佔領了大部分西班牙，並越過庇里牛斯山進入法國



不懈，震驚了歐洲十字軍。

文化之花

當歐洲還在黑暗時代中摸索時，阿拉伯帝國已經鼓勵教育獎勵學術研究。法蘭克人的皇帝查理曼

還不會寫字時，巴格達的阿拉伯學者已在研究亞里斯多德。阿拉伯以詩自傲，但是他們最大的貢獻是數學和醫學。除了發展代數和發現對數外，阿拉伯數字也是現代數學的基礎。阿拉伯天文學家精確地測出了地球圓周長，當時大多數歐洲人還以為地球是平面呢。

由盛而衰

十字軍東征時，阿拉伯帝國漸漸崩潰。英勇的庫德部落將軍沙拉丁 (Saladin) 再度統一敘利亞和埃及，並且把基督教十字軍趕出耶路撒冷，但是也無力挽回阿拉伯的衰頹。阿拉伯衰落與鄂圖曼帝國興起同時。一五一七年大馬士革和開羅陷入土耳其人手中，一六三九年巴格達又失，此時整個說阿拉伯語的世界都被鄂圖曼帝國控制。因此，當歐洲

進入最熱烈的發明冒險時代時，阿拉伯世界却沉淪在腐敗、混亂、遲滯的困境中——他們的黑暗時代。

再復興

土耳其勢力逐漸不能控制阿拉伯，歐洲列強乘虛而入。但是沉寂三百年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復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列強瓜分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的積怨由土耳其人轉移到英國人和法國人。其後歐洲列強允許阿拉伯人獨立，但是却仍插手阿拉伯國家政治，反抗異族統治的情緒公開化，且愈演愈熾。一九五六年，開羅暴民推倒了開通蘇伊士運河的法國工程師紀念像——幾個月後，埃及的納塞把外人控制的運河國有化，這個舉動象徵現代阿拉伯世界的獨立宣言。



阿拉伯好客之風起源雖複雜，但主要用具却很簡單：就是這麼一個咖啡壺



這是回教可蘭經關於吉哈德 (Jihad 聖戰) 的一段文字，意思是：「和信不上帝及末日者戰鬥」。



夜晚閃亮的眼睛

陳宏步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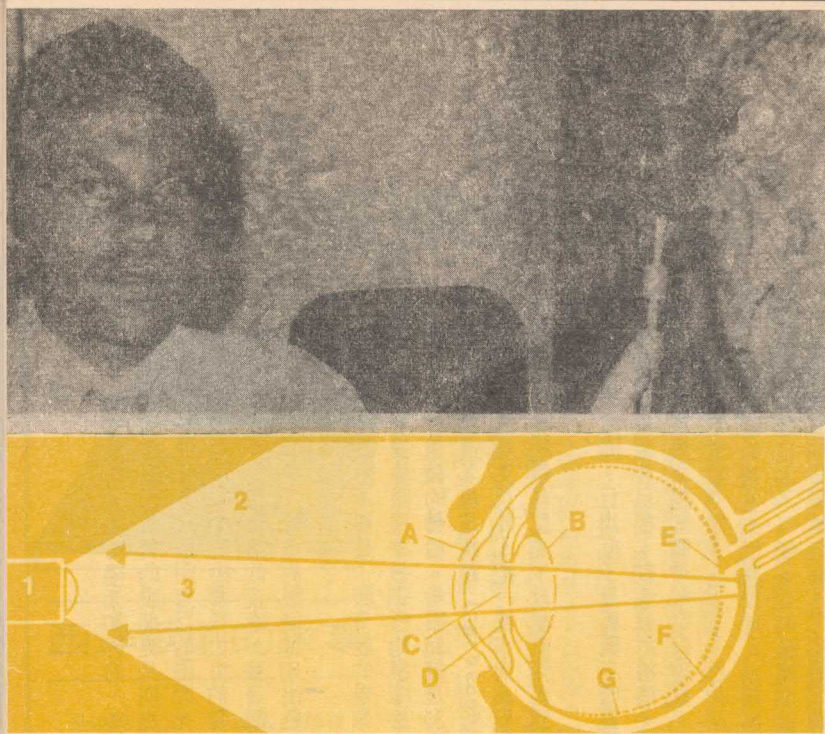
在漆黑的夜晚，曾經駕車奔馳於鄉道上的人，會在車頭燈掠過之處，看到一對對浣熊、鹿或兔子閃亮的眼睛。大多數人都曉得，這些亮光是燈光反射回來的，但在過去，一只閃耀的眼睛常籠罩着恐懼與迷信。

有關貓的許多神話，部分是起自它那對反射力好得出奇的眼睛。從前一般都相信，貓眼會射出一道光，以便在夜暗中尋覓獵物。其實貓可沒有這個能耐，它是靠反射來改善夜間的視覺。當光線進入貓的眼睛，穿過視網膜後，就射到了「閃光毯」(tapetum)上，這是一層介於視網膜和脈絡膜之間的晶狀細胞，具有高度的反射力。脈絡膜是一層滿佈血管的膜，襯附在眼球堅硬外層的內面。閃光毯把光線經由視網膜和感光接收細胞反射回去，結果大大的改進了光的感受性，並形成「眼閃光」(eyeshine)的現象。大多數的夜行動物都具有反射閃光毯。

即使沒有具備這種閃光毯的眼睛，在適當情況下，也會發出眼閃光。有時在彩色照片上，看到有的人眼呈鮮紅或粉紅色，這就是眼閃光在作怪。這種攝影師叫做「紅眼」的效果，很令人討厭，因為看起來滑稽不說，還有種怪異的感覺。

人的眼閃光，碰得巧的話，不經過攝影機也能看得到。要是觀察者的正背後有亮光或火焰，而一個有大瞳孔的人站在一些距離外，這時就能看到他的眼閃光。一個會發出眼閃光的人，外貌看來十分可畏，這可能就是很多人信以為真的所謂「凶眼」。

一位眼科學家檢查一個病人眼睛反光的情形（上圖），以測定折光的誤差程度。下圖顯示一條光束（2）如何從光源（1）出發，藉角膜（A）和水晶體（B），聚焦在網膜（G）和隣近組織（F、E）上。沒有被網膜吸收的光，則經由瞳孔（C）和虹膜（D），形成一條狹窄的光束或反光（3），反射回光源。



從眼睛中像貓一樣射出光線的想法，好像會牽涉到幾個犯罪的巫婆，其中至少有一個人，於一六九二年，在美國麻州 (Massachusetts) 賽倫 (Salem) 的惡巫婆審判中，被判有罪。有個證人在碧麗姬特主教 (Bridget Bishop) 的審判中作證說，好像她「……只是把眼睛投射向意圖加害的人身上，而這些人立刻就倒地不起。」

有一個更奇怪的迷信環繞著「巴斯拉斯克」(Basilisk)，它是一種神話中的蛇，有極其惡毒的眼睛。在十七世紀，布朗爵士 (Sir Thomas Browne) 曾描述道：「……這種蛇的眼睛構成它們身上最靈巧的部分，射出的可見光線，人獸的眼睛看到後，腦子就首先遭殃，接著再危害到心臟。」

相傳亞力山大大帝攻打一座城池時，就遇到一條守護著城門的巴斯拉斯克，他問計於亞里斯多德，亞氏教他用一面大鏡子打頭牌，使怪蛇能看到的自己的影像，結果怪蛇竟毀在自己的眼光下。亞力山大的這套法寶，和建議用來對付雷射光武器的裝備，有異曲同工之妙。

要是眼閃光的現象，能以科學的方式解說清楚，就可消除種種荒誕不經的迷信。一八九五年，**泡沃 (Henry Power)** 用一只檢眼鏡觀察到貓眼的閃光毯，說它的樣子是「……我所見過最美麗的東西之一。試想眼下是一片濃密有光澤，天鵝絨般的黑色，以一條近乎水平的線為界，緊靠著界限之上，是一個像珍珠樣的點，就是視神經的入口……，這個視神經盤周圍是極燦爛的寶石藍區域，漸變為金屬般的綠色；過了這個區域，閃光毯發出明亮的金色和粉紅色，帶有藍色和綠色的閃爍光芒。實在太美了！」

由於眼睛是一個光學系統，它的反射光線，比從鏡子之類的平面上反射，要複雜得多。想瞭解為什麼，不妨看看附圖。手電筒射來的光線，經角膜和水晶體聚焦在視網膜上。有些沒有給網膜或鄰近各層所吸收的光線，就反射回水晶體。由於反射回去的光線差不多是從水晶體的焦點出發，因而形成一條窄狹的光束。

貓和其他具有閃光毯的夜行動物，它們的眼閃光非常的明亮，所以光源不必要靠近觀察者的眼睛。然而，要觀察人的眼閃光，光源就必須儘可能的靠近觀察者的眼睛。最好是利用鏡子之類的光學器材，以便能直接順著光線往返的軸線來觀察。

一隻能把影像聚焦在網膜上的正常眼睛，可反射回一條很窄的光束。然而，屈光不正的眼睛，反射的光束就比較寬。在後一種情況很容易看到眼閃光，所以認為老太婆較可能有凶眼的看法，就有解釋的餘地了，因為她們的眼睛已經衰退，而射出較寬的眼閃光束。無論如何，這種解釋似乎比一六六一年的說法合理，那時認為年紀大，已過了停經期的女性，她如果有凶眼，是因經血留在靜脈所致。

雖然貓、鹿、浣熊、鱷魚，和別的夜行動物，因天賜閃光毯，而具有卓越的逆折光眼 (retro-reflective eyes)。實際上任何有水晶體的動物眼，都能產生眼閃光。最近每到夜晚，我拿著手電筒，在黑暗的門廊下尋找黑寡婦蜘蛛，看到射回幾對明亮的黃色閃爍光點。這些明亮的眼睛屬於一些普通的家蜘蛛。在大白天，你如果背著太陽，使

身影剛好靠近蜘蛛，這時陽光和你的一隻眼睛，幾乎在一軸線上，你就能看到它的眼閃光。以這個方式，看到黑寡婦蜘蛛的眼閃光是明亮的銀色。

有些動物展示非常鮮明奪目的眼閃光。千千萬萬常看電影的人，在「公元 2001 年的太空漫遊」這部電影的片頭，映出那隻大黑豹時，都能欣賞到眼閃光的奇景。大冶澤地 (Everglades) 的遊客，都有幸能在漆黑的夜晚，戴著頭燈來觀賞成百對綠色的、金色的、黃色的、和橙色的眼睛，閃耀在黑暗中。鱒魚的眼睛特別出色，活像火熱的煤炭，而非活生生的器官。不幸，這雙美眼却給它可怕的眼光破壞了。

眼睛的反射絕不僅是一種奇麗的現象，還有不少科學上、醫學和軍事上的重大用途。配鏡師和眼科科學家要算檢眼鏡來做例行的眼睛檢查。這種儀器是常見的手持式器具，有一只小照明燈和一個裝有觀看透鏡的轉輪。檢眼鏡就是利用視網膜的反光，來詳細檢查網膜。

視網膜鏡或 X 線透視鏡 (Skiascope) 這種視力測定器，可說是完全利用人眼的逆折光能力。這種儀器從幾英尺外，把一條窄光束投射進病人的眼睛。配鏡師沿著光束的軸線來觀察，他從病人眼中明亮的橙色反光，就能直接看到折光的誤差。例如，散光眼就能形成一個橢圓形的反光。

在軍事方面，已出現了幾種靈巧的武器瞄準系統，都是利用角膜或網膜的反光。有一種只要直昇機駕駛員瞪著目標，就能發射槍炮。來自角膜的反光，能起動感光光偶極體 (Photodiodes)，由光偶極體來控制瞄準和追蹤裝置。

美國太空暨航空總署 (NASA) 已把同一原理，應用到一件太空用途上。這個裝置叫做「眼開關」，當眼睛的瞳孔來回移動時，就能開啓或切斷開關。在強大的壓力下，太空人手和手指的移動會很困難或根本不可能，這時眼開關就能派上用場了。

太空總署的一家承包商，已把眼開關裝設到電輪椅的控制機構上。病人如無法操作一般電輪椅的控制器，對於眼開關當能運用自如。

眼閃光有個為時已久的用途，美國有五十個州已制定法律，加以節制，那就是「捕獵燈」(Jack Lighting)，利用反光燈在夜間打獵。那些被強光驚呆了的鹿、兔子、浣熊、山獅，還有其他像是快滅種了的鱒魚之類，都會許久都不動彈的引首就逮。捕獵燈用來找動物可說十拿九穩，但這種能使獵人滿載而歸的利器，有許多州完全禁止使用。不過，有的州則允許對某幾類夜行獵物，如浣熊和青蛙等，使用捕獵燈。

眼閃光誠然是一種奇異的景象，但決不是唯一付諸應用的生物反射現象。太空總署會藉地球資源衛星 (EARS)、太空實驗室和許多次的飛行任務，來廣汎調查穀物和森林的健康狀態。這些調查是在測量太陽光從植物葉子上波長不同的反光，以探查出疾病或蟲害。同樣的反光測量也能用在地面上，以精確檢查某些水果和蔬菜的熟度，以及蕃茄和其他漿果的新鮮度。

這些研究植物反光的技術，或許可用以測量各種動物眼睛的反射波長。如此一來，各種動物眼閃光中所閃現的黃、綠、金、橙、紅和其他色彩，就能用以鑑定和計算隱匿在夜暗中動物。

(譯自 Science Digest Nov. 1973)

第六版發行!!

西洋歌劇的故事

是期待已久，廣獲讀者喜愛的音樂叢書，第六版已鄭重發行，新版增印精美插圖多幅，相信看過本書，有機會再觀賞歌劇，必趣味盎然，回味無窮

定價五十元

請向下列地址購買：
音樂與音響社
(信義路一段17號)
拾穗月刊社
(郵撥帳戶2587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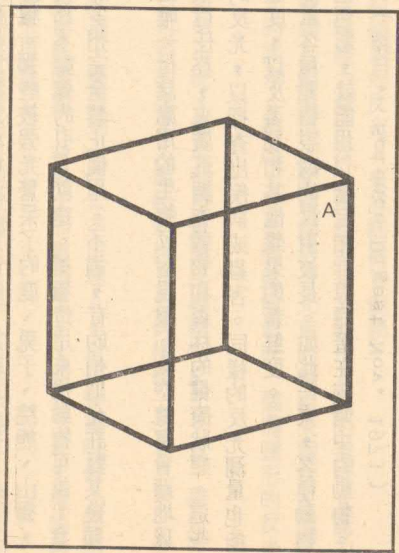
細說錯覺

陳炳松譯

你的眼睛是否常被一些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圖形所愚弄？本文將以視覺的多重穩定性來解釋此現象，並對視覺過程與方式作一詮釋。

奇妙的方塊

有些圖畫及幾何圖形，當你注視久了，會自然的變成另外一個樣子。一個最古老的例子就如左圖所示——一個透明正立方體的透視圖。當你一眼望過去就能看到其中有一面在前，有一面在後。但是你若目不轉睛的注視一會兒後，就會覺得它的樣子變了；原來在後的變成在前，在前的却變成在後了。真是忽焉在前，忽焉在後，耐人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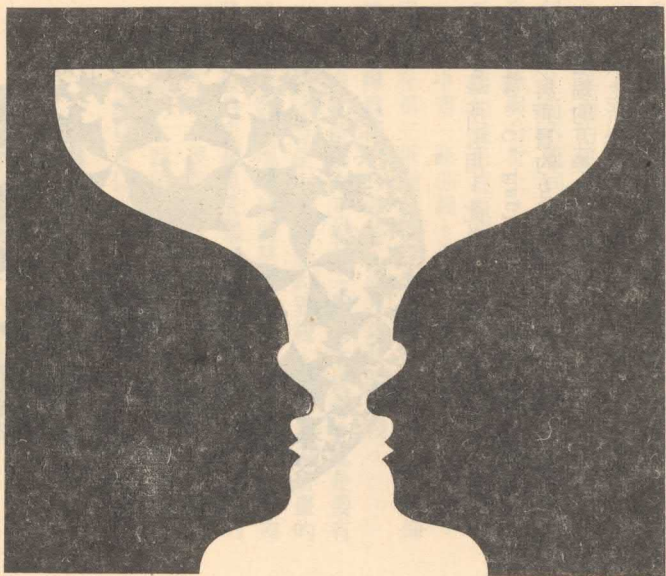
當我們不斷的注視一個圖形時，網膜所接收的訊號是不變的，因此腦部的感受也不會變。如果我們看一個模稜兩可的圖形，那麼我們眼睛所接收的訊號雖然不變，但是腦部所感受的却經常改變。心理學家對於這種感覺的交替變化甚感興趣，因為藉此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視覺系統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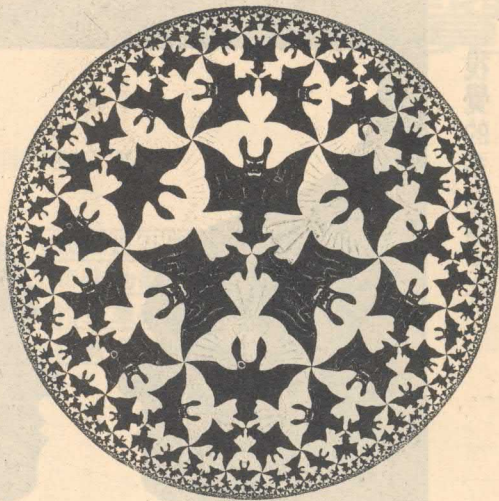
腦部的功能是對外界景象加以分析和描述。視覺不只是一種感覺，同時還具有想像的效果。模稜兩可的圖形雖然給我們一種不變的信號，但却能導致兩種或更多的想像，彼此之間迥然不同，但都一樣的有意義，這時我們的視覺系統就輪流採用各個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視覺是多重穩定性的。許多物理系統也有類似的多重穩定性，我們把物理系統與視覺系統作一比較後，將可找出一點視覺過程的基本原理。首先讓我們看看在什麼情況下，會產生視覺的多重穩定。

圖形與背景的互換

圖形與背景的互換常被利用於畫謎上，上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張圖可以看成一個酒杯或一對臉孔。此圖為丹麥心理學家艾德加·魯賓(Edgar

視覺的多重穩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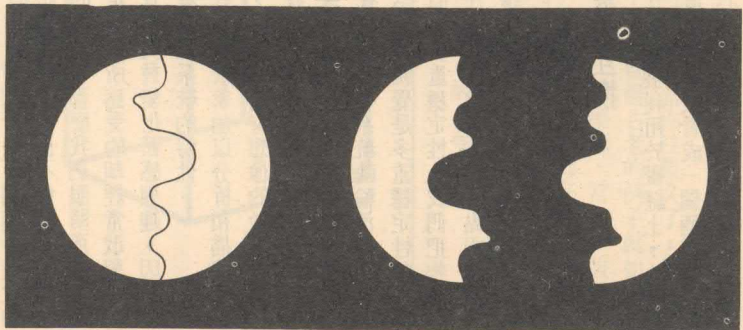


Rubria) 所引用。此外荷蘭藝術家毛雷斯·艾雪 (Maurits C. Escher) 有張蝕刻板畫也可說明圖形與背景的互換。圖名為「天堂與地獄」——天使與蝙蝠的互換 (右圖)。

以上所舉的例子很可能會使人誤解，以為只有在我們熟悉的形像中，才有圖形與背景的互換。事

實上在一個圓內畫上一條毫無意義的綫條，就可構成一個圖形與背景互換的圖形。這條綫可以看成輪廓綫或分界綫，那要看你把綫條的那一邊當做「裡面」而定。這種差別是顯而易見的，甚至會把某一邊當做一個具體的圖形，而根本不覺得另一邊的存在，除非把整個圓從中間分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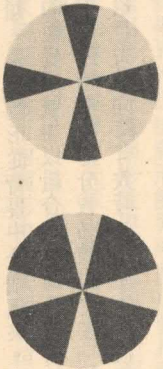
有一點很有趣的，就是你不可能同時把曲綫所分的兩邊，看成兩個獨立的圖形。即使你



把它想像為拼圖遊戲中相鄰的兩塊，它還是依舊頑固不靈的，一會兒出現這塊，一會兒出現那塊。在此涉及平面的屬性問題，就是一個平面只能屬於一個背景，而不能同時屬於其他背景。這種特性在圖形的判斷與分析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也是最近在電腦的圖形模擬研究中，所急於解決的問題。一個圓中畫一條曲綫，還不只形成圖形的二重性，因為還有第三種圖形發生的可能，那就是中間的曲綫被解釋為獨立的曲綫，而非圖形的界綫。

圖形與背景的互換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要有

一條曲綫同時是兩個圖形的界綫。由於畫家所畫的綫條與所欲表現的物體是合而為一的。而且一個物體不管以白底襯黑或黑底襯白，看起來都是一樣的。所以有的心理學家認為視覺系統之所以能夠辨認一個物體，主要是靠它的輪廓。然而我們已經說過，一條輪廓綫可以同時屬於兩個物體，此時視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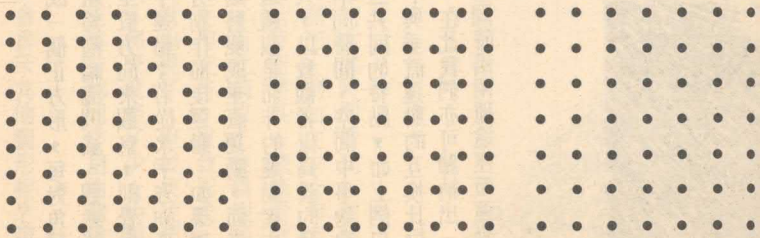


辨認，就要根據我們把綫條的那一邊當做物體，那一邊當做背景了。一個圖形經過黑白互換後，樣子還是不變，但經過裡外互換後就改變了。

在自然環境中，有很多因素幫助我們決定圖形與背景的關係。舉例來說罷！一個面積包圍另一個面積，被包圍的部分比較容易被看成圖形。一個面積被劃分為許多部分，面積較小的部分比較容易被看成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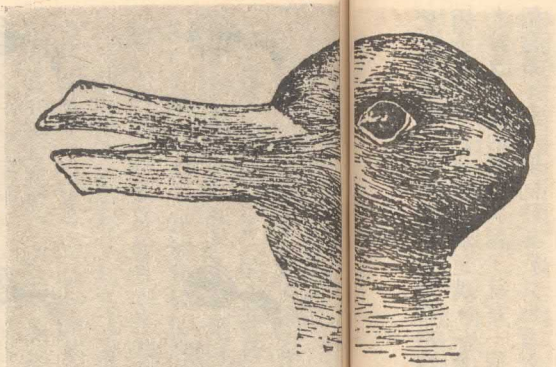
組合的互換

在視野範圍內，常包括許多物體，彼此相互吻合或重疊，此時視覺系統有能力把這些物體加以分



離及分類。先把圖形從背景中分別出來，然後再把所接收的視覺訊號加以組合，成爲具體的物體。在組合時相近或相似的部分較易被組合在一起，當有好幾種組合方法同時有效時，又產生模稜兩可的圖形了。

例如一組排列整齊的點，視覺系統首先就其規則性將其組合。排列在規則行列中的點，當點與點間的垂直距離大於水平距離時，將被組合成列。當水平距離大於垂直距離時，這些點就被組合成行。當兩者距離相同時，則產生行列交替出現的現象。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趣而又令人迷惑的問題。就幾何上來說，這些點既然可以組合成行，也可組合成列；爲何兩種組合不能同時出現呢？我們能以視覺過程的基本原理來解釋，就是當訊號被視覺系統組合時，各組合方式是單獨完成的，而不能同時完成。



似是而非的運動

將四個相同的燈泡排成一個正方形，每對角綫兩端的燈泡當做一組，兩組燈泡輪流閃滅。觀者將會覺得燈泡在移動。若從垂直方向來觀察，則覺得左右兩側的燈泡分別作上下運動；若從水平方向來觀察，則覺得上下兩燈泡分別作前後運動。如果繼續觀察一段時間，水平運動將變成垂直運動，而垂直運動變成水平運動。當這種似是而非的運動產生轉換時，由於兩者差異甚大，以致觀者以爲真的發生了變化。此現象涉及在不同時間、空間中事物的組合，但這些事物須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如上例中的燈泡只是位置變化。水平與垂直運動的互換比行列的互換，較易被人了解。在此我們亦可歸納出一個原理，就是同一物體不能同時沿兩種途徑而運動，亦不能同時占有兩空間。

認同的轉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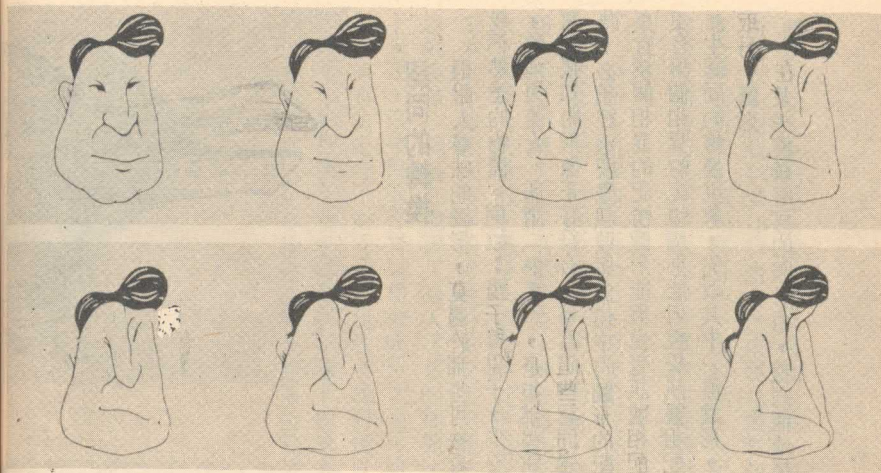
最耐人尋味的圖形，莫過於那些可被看成兩種我們熟悉的物體。例如：鴨子與兔子，少女與老婦，醜漢與美女。所謂「熟悉」，是指那些訊號與我們已獲知的形像正好符合。每當這些認同過程發生時，必須經過視覺訊號與記憶中的圖形的配合。如果有兩個相異的記憶圖形能與視覺訊號相配合。如果有兩個相異的記憶圖形能與視覺訊號相配合，則產生認同的轉換現象，先取其中一種圖形，然後再取另一圖形。

在某些模稜兩可的圖形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

視覺過程的正值反饋回路

這可用來解釋爲何在某時間看到一種圖形，而另一時間看到另外的圖形。例如在少女與老婦一圖（右下）中，如果開始時能將某一綫條看做鼻子，則此綫以下應爲嘴巴，而此綫以上應爲眼睛。這些局部的認同過程，能互相支持，以致形成一個穩定的圖形，老婦人於是就出現了。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把那條綫看成臉頰，那麼就產了少女的圖形。完整或局部的認同，都能維持認同作用的繼續進行。

爲何一個圖形出現時，會排斥其他圖形呢？這



是個很基本的問題。的確有的人只會看到一種圖形的，俄勒岡大學的羅伯·力普 (Robert Leeper) 會這樣解釋；如果一個人在觀看模稜兩可的圖形時，他一眼望去看到的那個圖形，正好能投其所好，那麼他就只會看到一種圖形。直到別人指出另一圖形給他看，他才會看到另一圖形。只有當訊號與記憶中的兩圖形接觸過後，兩種圖形才會交替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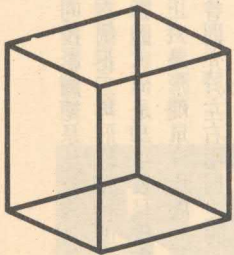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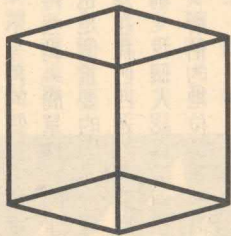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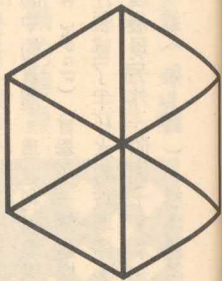
在平面上深度的轉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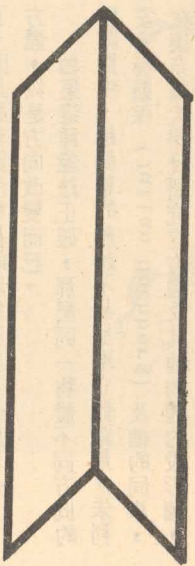
深度的轉換形成了多重穩定性圖形的一大種類。如左圖所示的立方體是一個我們很熟悉的例子。西元一八三二年，瑞士地質學家路易士·尼可 (Louis Albert Necker) 指出斜方晶體的透視圖會有兩種圖形出現的可能。那時他所做的推論是：圖形的外貌完全決定於某些「固定點」與觀察者的距離。當然這是一種很好的解釋，但是往往我們的眼睛並沒有移動，也產生了深度的轉換。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深度的轉換，必須先考慮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能把平面上的圖形看成立體的呢？在紙上的一條直線，映在網膜上仍是一條直綫。但是網膜上的一條直綫，却可能是外面許多綫中的一條（不一定是直綫）。在網膜上所成的像永遠是二度空間的，正如同以照相機所攝成的照片。了解這一點，我們對深度的轉換就不會大驚小怪了，因為視覺系統能對每條綫段賦予一個方向。

為何我們的視覺系統有這種特性呢？心理學家蓋斯托 (Gestalt) 以印象原理來解釋：在這許多可能形成的圖形中，我們將偏愛於「最佳圖形」，這最佳圖形很可能就是那最簡單的圖形。我們對圖形的簡單性比較能有客觀的標準。例如我們觀看「尼可方塊」時，我們將對每根綫條賦予一個方向，以致呈現出一個正立方體，因為在無數個可能的圖形中，以正立方體最為簡單。在正立方體中，每邊長度均相等，只有三種方向，且其夾角都是九十多，再也沒有一種圖形像正立方體那樣簡單而規則了。因此雖有深度轉換的現象發生，但仍然是正立方體，只是方向改變而已。

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同一物體不同方向的投影圖中，越簡單的將越不易呈現立體圖形。朱利安·赫斯保 (Julian Hochberg) 及他的同事，在康奈爾大學曾研究立方體及其他物體的投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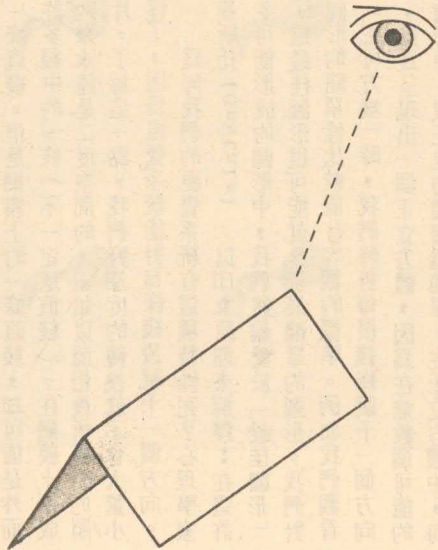




發現較複雜的投影圖總是比較容易呈現立體圖形。例如由六個正三角形組成的正六邊形也是立方體的一個投影圖，但是却很難呈現立方體，因為立方體並不比正六邊形簡單。中間的那個投影圖呈現立方體的機會則介於左右兩圖之間，有時能呈現立方體，有時仍舊是個平面。至於「複雜性」如何訂個標準呢？赫斯保主張以圖形中連續綫段的數目、內角的個數、不等角的個數來決定圖形的複雜性。本文一再強調「簡單性」的重要，事實上「熟悉」的程度也是個重要的因素。這兩種因素有時很難區分，因為在我們四週的人為環境中，較趨於採用簡單的結構。我個人認為這兩種因素在我們辨認視覺訊號時，所佔的地位是難分高下的。

在空間中深度的轉換

深度的變換不只發生在二度空間的圖形，亦發生於在空間中的實體。奧地利物理學家恩斯特·馬辛 (Ernst Mach) 曾舉了一個這樣的例子，用一只眼睛去注視盛了半杯水的玻璃杯，即產生深度的轉換。他還發現另外一個例子，拿一張白色卡片，中間對摺一道（如上圖），然後放在正前方，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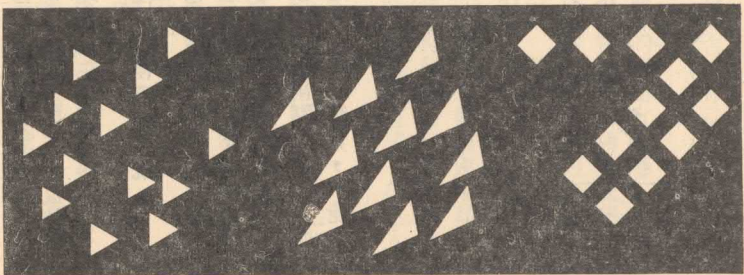
俯視一個屋脊那樣。閉起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注視着它，過一會你會覺得中間那道摺痕不在上面，而在底下了。然後你往後移動，使視線與卡片成四十五度，直到看到卡片的前端為止。過幾秒鐘後，你將發現原來平放在桌上的「屋頂」，現在直立起來，像一本翻開的書，同時光源的方向也似乎改變了，真令你覺得不可思議。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馬辛却忽略了。最近麻省理工學院 (MIT) 的墨雷·愛登 (Murray Eden) 發現如將頭慢慢地向左右移動，將會覺得反摺的卡片左右搖動。此現象可解釋如下：當我們看正常的景物時，雖然我們移動，但靜止的物體仍舊靜止。可是當我們觀看反常的景物時，（如上述反摺的卡片），在錯誤的前提下，就覺得物體在移動了。因為我們所接受的訊號被解釋為反常的物體，所以當我們移動而使訊號產生變化時，就會被解釋為物體在移動。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視覺系統並沒有不對勁，而是為了維持物體的反常景象，我們不得不解釋物體正在移動。因有這種能力，使我們在空間中能建立一個模式，藉類比的方式來解決許多視覺問題。若是沒有這個模式，我們還是無法以

「最簡化原理」來解釋在空間發生的「反常景象」。

對稱軸的轉換

幾年以前，我會對「模稜原理」潛心研究。當我計劃做一個「視覺重組」的實驗時，我在紙上畫了許多正三角形，注視一會兒後，我發現這些三角形的對稱軸隨時在轉換。這種現象可以這樣解釋：就是我們的視覺系統只能保持一個對稱軸。換句話說，雖然正三角形有三個對稱軸，但在我們眼中却是個等腰三角形，只是它的頂點可以任意選擇。當你取正三角形



中，任意兩個邊來比較時，對稱軸立即出現，垂直於第三邊。當一組正三角形指向上方時，轉換就停止了，因為我們的視覺系統特別偏愛於垂直的對稱軸。

當一組相同的不等邊三角形放在一起，對應邊彼此平行，它們的方向也會變化。不等邊三角形沒有對稱軸，為何也有這種現象呢？在此需以空間中的立體形像來解釋。當這組三角形指向某一方向時，立即呈現一組立體的等腰三角形，而且有六種可能出現的方向。

如果假設我們的視覺系統，有一個類似於直角坐標那樣的參考坐標，來定物體在空間中的位置，那麼以上這些觀察就更有意義了。三角形的方向轉換與坐標有密切的關係，當參考坐標產生局部的旋轉或歪斜時，三角形的方向和深度就產生了變化。

同理我們也能解釋為何同樣一個四邊形，有時看為正方形，有時看為菱形。正方形會被認為有沿着邊緣的縱軸及橫軸，而菱形則被認為以對角綫為對稱軸的四邊形。然而在某種組合狀況下，視覺中的對稱軸有局部性的旋轉，所以有些菱形就呈現出歪四邊形的樣子了。

正如尼可所說的，改變凝視點可以使圖形改變，當視覺訊號與多種記憶中的圖形相吻合時，凝視那最引人入勝的那點，往往可以使圖形穩定的呈現。然而即使凝視點不變，感覺却可以隨時改變，因此他的論點有附加說明的必要。我認為圖形的轉換是源於視覺神經的結構，當某一結構疲倦或滿足時，另一結構就取而代之，使另一新鮮或有趣的圖形呈現。有些研究者會注意到，凝視得越久，圖形轉換得越快，因為兩種結構都已漸漸疲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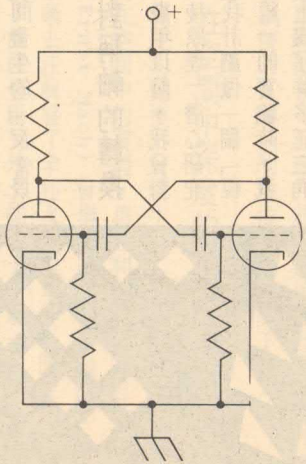
在某些方面，神經結構的作用很類似於多變振盪電路 (Flip-flop) 如下圖是一個由真空管組成的多變振盪電路。當其中一個真空管通電時，另一真空管因柵極電位較低而不通電。兩真空管的屏極與柵極藉電容互相交連，一個真空管通電時，與其屏極接通的電容就開始充電，直到其電位昇高至使另一真空管通電，一旦通電後，由於正值反饋回路使它完全通電，而切斷原來通電的那只真空管的電流。此過程週而復始，使整個系統在兩種狀態中產生週期性的轉換。

多變振盪器的「疲倦」為互制性的交連。換句話說，使真空管不通電的抑制慢慢變弱，以致不能

因此「最簡化原理」似乎可應用於大部分的例子，視覺系統好像一個「目的論」者，可以隨時動員，以最經濟的方式去理解外在環境。

具有多重穩定性的物理系統

視覺的多重穩定性有兩個特點：第一，就是在任何時間內，只有一種圖形呈現，混合或緩衝的圖形很難呈現。第二、不同的圖形會週期性的呈現。有許多物理系統亦具有類似於以上兩點的特性，如天窗就是一個例子，它不是關着就是開着，不能半開半閉。



使它不通電。在神經結構是否也有這種機構，值得我們去研究。

腦部的損傷對模稜圖形的辨認有影響。對多報告都說一個腦部受傷的人，對圖形的轉換速率比較慢，但與腦部受傷的位置無關。但是紐約大學倫納·可罕 (Leonard Cohen) 在一個研究中發現，在一群腦部受傷的退伍軍人中，兩耳失聰者對圖形的轉換速率加快，但單耳失聰者的轉換速率却減慢。這個發現究竟有何含意，目前還無法解釋，有待我們對神經系統辨認空間與形狀的方式，在基本上作進一步的探討。

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n, Dec. 1971.

警察問銀行出納員，可否將這個連續搶劫銀行三次的強盜特徵說出來。
“好的。”出納員回說，“他似乎一次比一次穿著更考究些。”

一個年青小孩幫祖父挖蕃薯，過了不久覺得累了，就不耐煩地問：「爺爺，您為甚麼要把這些蕃薯埋在地下呢？」

六代婦人的故事

· 擊領譯 ·

“這個故事是敘述有關愛娜、楚樂曼和她女兒、外孫女、外曾孫女、外曾曾孫女、外大會曾孫女的往事。那是一個既有順境又有逆境的故事，但大部份是克服了困難，繼續生活下去的故事。”

愛娜正坐在一個木椅上，她在等着告訴我一生的故事，她一面等着，一面却利用機會休息，她的頭自然地向前低垂。她是一位年紀相當大的老婦人，已經九

十七歲了。在她出生的那一年，正是葛蘭特 (Ulysses S.

Grant) 擔任美國總統，而卡斯得將軍 (General Custer) 戰死在小大角山之役中的時候。現在她已因年老，而身體僵硬，頭髮變白而稀疏。她手上因關節炎而起了不少皮膚腫塊。但是她就像許多年紀相當大的老人一樣，有時會有返老還童的情形，顯得像一個小女孩一樣。我認出她來，是在一張已經退了色的照片

上看到的，當時她才廿歲，個子小但長得很清秀，畢直的身材，穿了一件長裙子，身旁還站了個小女孩。而這個小女孩，如今亦已八十歲了。這個小女孩的女兒亦已六十二歲了。從愛娜開始，一直傳下來的六代女兒輩到最近一代是雅咪，十五個月大。

我來到華盛頓州為的是與我以後五代女兒輩們聊聊，過了六代，其間大約相距一百年。在第一代愛娜與第六代雅咪之間，發生五次大戰爭，一次經濟不景氣、工業革命及傳統社會習俗的大改革。要是我們把它的一連串變遷的經驗連接起來，則這位老婦人就不可以一眼以瞥之？！

我發現了兩件事：一是意料之外的，一是還能令人放心的。先說意外之事：在前面四代，我們回憶過去的那段日子，愛娜以及

其後代，全都與第一任丈夫離異，有些還甚至離婚兩次的。不管對一個婦人家，在經濟與社會情況變動下，會遭受多少的挫折，這些婦人們都不會以消極的態度，接受她們的丈夫所帶給她們的命運，這點却是令人尚可放心的事實。

使我們覺得更奇怪的事是愛娜的家族並非赫赫有名或富有，她們的家僅是普普通通而已，因為她們之中並沒有人受過高深教育，抑或是擁有甚多財富。假如我們以美國社會階層分之，她們都祇可算是勞動、或中下階層的人。她們的丈夫都是些農夫、小店主、勞工、流動樵夫等。而她們則作家事，或頂多作些記帳工作而已。為了維生而賺錢可以說是她們工作的目的。



圖九十七 由其他三代合拍的照片，按年齡的順序，即愛娜在最左邊。



第一代愛娜和第六代雅咪合照。

子及媳婦家約一哩，每天祇有一隻島貓 (Manx Cat) 與一條巴兒狗 (Pug Dog) 和她作伴。

以下是愛娜自述：

「我於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一日出生於密西根州，我父親名叫馬丁·萊爾生，母親名叫伊利莎白·萊爾生。萊爾生家族係來自挪威。他們起先係自挪威移居法國，適值法國宗教戰爭，他們又加入戰爭，成為戰士。在一五〇〇年代，他們又自法國移居荷蘭，在大約一六〇〇年才來到美國。我是在美國萊爾生家族第八代。

她們幾代均有露出過羅曼蒂克之愛的曙光：不管最初這些婦女們所感到愛情滋味如何，終究她們的婚姻都不太美滿，其主要關鍵，總脫離不了經濟因素。愛娜的外孫女說了：「無論何時，祇要貧窮從門口進入，則我們的愛情就從窗口溜出去了。」但是，一股相當大的力量，總是一代代傳下來，她們使命闔下窗戶，

咬緊牙根養育她們的孩子，最後亦就有了轉機。所以她們相信「能够工作就可以生存下去。」愛娜想她已經九十七歲了，所以再也沒有人願意雇用她。她現在住在雅基馬城，是位於華盛頓的一個小瀑布山，她的房子既破舊又狹小。不過，除了耳朵有點聾之外，她所有感官仍舊很管用。現在她一人獨居，住家離兒

我的父親做過各種工作，他在森林工作過，也在農田耕種過，同時亦當過「河中駕駛員」，所謂「河中駕駛員」就是穿着特製長統鞋，順着河流騎坐原木而下。在我兩歲半時母親就去世了

，我就和祖父、祖母住在一塊兒。我祖父有塊相當大的農田，我就在那地方長大成人。直到現在我還很想念祖母。我記不得祖母什麼時候去世，但是小時一些兒戲我還記憶猶新。因為每當我上床，祖母就同我玩「裝死」的遊戲。

個奶油色的大花。那當然是棵雌的，上面還可長出蘋果來呢。不知怎麼的，我可以在相當距離外，聞出一股曼陀羅華蘋果味，每次我都可以摘到第一個長熟的蘋果。有時還可摘到滿園兜的蘋果，一面走一面吃，就像吃安石榴一樣。由

工作都很忙碌，祖母亦沒有太多空餘的時間，因此，我就一天到晚無所事事，祇到處閒逛。要是她能雇用一個喜歡小孩子的女孩，我就不會覺得那麼寂寞，因為我會有了說話的對象。

不久，我在密西根州的哈斯

我的兒時生活與其他小孩並無不同。我經常在森林裡遊蕩，摘食野生植物。所以，我已能辨識黃樟皮何時可吃，我也知道鹿蹄草何時長出來、草莓何時成熟。還有曼陀羅華 (Mandrake) 蘋果。我曾經看過長了兩個大葉子，卻不會開花的曼陀羅華。祖母告訴我那是雄的。當然，那時的我不知道什麼叫着「雄的」，但是，我却知道它絕不會開花。另外一棵長出來了，在它上面長了一個小小的蜷曲物，且有一

於這種蘋果多汁，您可以把它打個洞，把裡面的汁吸出來。嘿！我多麼希望能像兒時摘食曼陀羅華蘋果！我個人感到很迷惑。別人沒教我什麼手藝，祇有學着女紅。祖母雇用了許多女孩；但是她們

一九一〇年愛娜和父親及哥哥合照。右邊為父親馬丁，左邊為哥哥雅比。



丁士接受教育，同時也在此地結了婚。那時我才十七歲，我總是這麼想，那種年紀結婚，在選擇對象時是不可能做了很正確的決定。還好，我和他生了兩個很乖的小孩，老大是個女孩，老二是男孩。

我的丈夫是個工人，所以我也就與他東奔西走，居住在他工作地點附近。我們的確到過不少地方，看過許多景色，可惜他却是個酷愛跳舞的人，我却從來不會喜歡過這玩藝兒。每當他去舞廳跳舞，我祇好帶着小孩，在舞廳裡等着他。小孩們要睡覺了，他却不管這檔子事，不與任何相識的人，舞個盡興，他是不會罷休的。

十年以後，我們終於離婚了。當我們分居時，我回到娘家，和家父及家兄住在農場上。就在

以上就是愛娜追述的往事。

愛娜的女兒露西在一八九三年出生，此時正是工業革命有了一點進展的時候。在一八九〇年初期，第一部電影剛為人們製作完成，人類的聲音可經無線電傳播出來。雅各伯·瑞伊士 (Jacob Riis) 亦在此時出版了一本書

——另一半(妻子)如何料理生活——報導城市及工業城鎮人們生活是如何地窮困。到處不是發生暴動，就是謀殺事件不斷發生，整個國家普遍發生罷工，因為工人掀起組織工會熱潮，而工業界及政府則召喚部隊來鎮壓。在露西五歲的時候，美國向西班牙宣戰，所持的理由是保衛受欺壓的古巴人民，而不說是為美國在古巴所擁有的財富而戰。最後却同時取得了波多黎哥、關島及菲律賓的控制權。

那兒，我學會了做許多事。父親為我買了孵蛋機和養雞設備，因為我有相當多的時間去養小雞。做這種飼養家畜的工作，以及偶而做做奶油等，我的日子也就過得很有意思了。後來父親把這個地方賣掉，而遷往西部，這是我一直覺得很遺憾的事，不過，父親也與一般人一樣，懷着一股幻想遷往西部，這原是無可厚非的。在母親去世以後，父親總是不滿意任何地方，當然也就不可能定居在任何地方，他是迷失了，所以最後也就搬到西部來了。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一日我們到達了華盛頓，也就在這一年，梅開二度與希布曉先生結婚，不久，我開始外出工作，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外面工作。一小時待遇一角錢，做的是洗衣服、燙衣服、擦地板等勞力工作，而父親

則作清除運河的工作，當然我的先生也加入父親工作行列。後來，我又做揀水果、包裝水果的事，我做的工作可說包羅萬象，洗掃房子、替人帶小孩、旅館服務生、替人煮飯，祇要您可想到的婦人家勞力工作，可以說無一沒有做過。我會告訴我家人，除了上月球之外，可說沒有一項不做的。

後來我的先生與我同在達可馬鎮的某農場從事畜牧工作，父親也和我們一起住，同時我們還做些砍伐樹林的工作，也從事開墾農場的工作，等到沒有工作可做，我們又得移居他處，以便找些差事維生。一九二〇年我們離開達可馬鎮，我先生轉到一林場替某參議員工作，而我的女兒却又因為婚姻破裂，她四個小孩就送到我這兒照顧了。

露西簡明地敘述了她的一生

，她並沒有提到有關上列以及外界重大事件的感觸。她祇提到受到貧窮不斷的威脅，每天生活所需在在得用她的體力去應付。她住在達可馬，大約離她母親家有一七五哩。現年已達八十歲，露西身體肥胖，頭髮全變白，而她的外表呆板，表情木然。她現在的生活，和過去的生活仍舊一樣，不過她有面對現實的天性而已。以下是露西的簡述：

我在九年級(約為我國教育制度的國三——譯者註)的時候輟學，在一家人家幫忙做家事，在十六歲的時候，我結了婚。我們相遇的經過是這樣的，因為我先生的哥哥開了一家馬車出租店，有一次，我租用了一匹馬，及一部馬車要回家，就在他哥哥家遇到他，經過不久交往，彼此情投

意合，常相約會出遊，半年後，我們就進入教堂行婚禮。我不知道當時我家人怎麼個想法，不過我猜想他們一定不高興的。

我和丈夫曾經回到密西根一段時間。他在一家農場替人工作，我倆第一個愛情結晶——露依絲，就是在那兒出生的。我一共生了四個女兒，老實說我一直希望祇生女兒，結果很奇妙地真是如此，一個男孩也沒生。後來，我們又回到華盛頓，在達可馬住了一陣，又搬到塞拉 (Sera) 去。我們經常在搬家，所以祖父常跟我們開玩笑，說是我們這麼樣搬家，連所養的母雞都不敢下蛋，經常豎起雙腳，隨時準備主人要搬家。

後來大約在一九二二年我和丈夫分手了，因為我總認為他是個好吃懶做的人。我到一家洗衣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各地供應機構

- 台中分處：
台中市自由路二段一號
- 基隆儲營所：
基隆市成功一路一〇七號
- 台北儲營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號
- 新竹儲營所：
新竹市中華路四九六號
- 苗栗聯絡站：
苗栗鎮中正路四六號
- 嘉義儲營所：
嘉義市民生北路六號
- 台南儲營所：
台南市中山路一二號
- 高雄儲營所：
高雄市大義街五六號
- 台東儲營所：
台東鎮馬蘭橋
- 花蓮儲營所：
花蓮市吉林路二號
- 屏東儲營所：
屏東鎮四結上四路五六號
- 馬公儲營所：
馬公鎮民福路一六號
- 天然氣營業所：
苗栗鎮中正路四三號

站油加
GAS STATION

站油加用航國
MARINE FUEL
STATION

站油加港漁
FISHING BOAT
FUEL STATION

店工作，為的是貼補家庭開銷，而不是去養他這個大男人。有一次我臥病在床，他却能橫得下心來不回家照顧小孩，這個行為我受不了，所以我們祇好就此各奔前程。

我出外工作賺錢，小孩則託媽媽帶。不久我又再度結婚，那

大約是四十五年前的事，嘿！時

間過得多麼快！我這位第二任丈夫是在廿五年前五月去世的，我認識第二任丈夫是因為第一任丈夫曾經在他那兒工作過。我想以上這些簡短的敘述，您就可以瞭解我現在生活是怎麼樣了。

不過，現在情形似乎都在轉

變了。我的外孫女告訴我，她會給女兒一些避孕藥片，假使她需

要的話，但是她要是用避孕藥片，而和他人睡覺的話，我想我會打斷她的脖子的。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因為有了它要比沒有來得保險些。她現在已看過不少愛情故事書，我希望她不會重蹈我們過去所遭遇過的逆境。

譯自 REDBOOK, Feb. 1974

「拾穗月刊」是一份綜合性的譯文雜誌，內容包羅廣泛，人人可讀，歡迎長期訂閱

訂閱價格：半年八十五元，全年一百五十元

訂閱地址：台北市懷寧街八十二號

新亞出版社

郵撥號碼一三二九四號

他人心意

可以窺見乎？

菁萍譯

科學家們終於支持了卡薩諾瓦 (Casanova) 及其他研究員在針對不易捉摸的人類心理所做的研究。他們已經證明人們在任何時候都在不知不覺地洩露自己。我們所有的人都將秘密的慾望藉細小的身體抽動，微弱的聲音顫抖發出訊號。對一雙敏銳的眼睛來說，似乎沒有比這首老歌的歌詞更真實的了

：每一個微小的動作，都有它的意義。有了這方面的知識，如果你訓練你的眼睛及耳朵，就能成為探討心理的行家 (Mind reader)。你能發現隱藏的念頭、希望、夜想、以及恐懼。你甚至可能成為魔術大師——所謂魔術不過是直覺地與他人同感，有能力回應他人所透露給你的一切。

此一能力既令人驚奇却又簡單。學習探討心理，你祇要訓練自己敏銳地去找尋一些基本訊號，然後以福爾摩斯的古典技巧將它們組織起來就行了。

譬如催眠師及舞台魔術師，很早就已利用人體訊號。他們能夠找出藏在戲院裡任何角落的東西——有時甚至是藏在城市裡的任何角落——祇要注視知道東西所在的某人的細小肌肉拉動、或是眼睛的轉移。影劇界的老前輩稱這門技巧為「肌肉研究」(muscle reading)。

將同樣的過程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你能得到了解他人心理的透視力。

基本的原則是：你的每一衝動 (Impulse) 均伴隨着某一形式的身體變化。變化的目的是促使你準備行動。譬如當你想到跑，你的身體就為跑的動作準備妥當——你的血液開始起化學變化，你的心臟跳動較迅速，你的脈搏也加快，你的肌肉變得緊張。

較複雜的反應也產生同樣的訊號。你會比較靠近你所喜歡的人，而比較遠離困擾你的人。這些都

是表徵行動，也是你真正所想採取的行動的次一等說明。

卡薩諾瓦是解釋軀體語言的專家。在他的回憶錄裡他指出許多次的風流韻事，但很少是他追求的成果。他祇要走進聚在一屋裡的女人中，然後就找尋訴說故事的訊號，這些訊號暗示了她們對他有興趣，以後的發展就是坐享其成了。

到底這些訊號是什麼？據卡薩諾瓦說，它們是手的輕微顫抖、眼的迅速一瞥、突然一陣子不自在、腳不耐煩的敲打地面、或是突然意外的呼吸變化。

然而近代這方面的研究不是在客廳，而是在實驗室裡進行。已故的開農博士 (W. B. Cannon) 及他的學生，在哈佛大學完成了大部份的科學基礎研究。開農博士證明，每一個情緒狀態，均伴隨着可測量的身體變化。

有經驗的觀察者，能很容易地解釋這些身體變化所包含的意義。此一事實也就是測謊器的基本原理。當一個人被詢問各種問題時，測謊器記錄脈搏

、呼吸或皮膚傳導力的變化。

耶魯大學的一位心理學教授指出：大多數的人在不知不覺中，很容易洩露自己的情感。想到跌倒的人，就會搖擺他們的身體；生氣的人不是撐開手掌，即是緊握拳頭。不贊成提議的人消極的反應，做一些和預料相反的舉動。譬如應該很自然向前傾的時候，他們總往後仰。

其他臨床研究顯示，即使更微妙的情感，也反應在生理動作上。渴望奇遇的女人，其雙眼會徘徊在吸引她們的男人身上，而透露了自己。當她們和男人身體接觸時，偶而如手相碰、或肩摩擦，他們會無意識的延長接觸，好像說：「這就是我想要的，現在你知道了。」不動感情的女人，避免任何身體接觸的機會，好像躲閃熾熱的盤子或電線。她們避免直接注視，僵硬的坐在椅上，雙膝經常是緊緊靠在一起。

一位紐約的心理學家說，所有這些訊號，是一種特殊語言的部份。這是一種訊號語言。有它本身潛在的邏輯、自身強調的形式、求助的呼喚及被關

切的要求。任何懂得解釋這些訊號的人得以了解他

人，如同對方將自己所想的用正楷大字寫在黑板上。

顯然在任何場合中，很少有不同的身體訊號表示同樣的意義。但是正如晴雨計，這些訊號可測量我們周圍大多數人的情緒狀況。下列是最普遍的表情，在朋友及商業往來的人的身上，你能很容易地訓練自己看出。此一習慣將對你的了解洞悉能力大有助益。

眼睛：我們學會在說之前先看，眼睛語言可能是所有交流形式中最普遍的。祇要在視野內，人很少會轉動雙眼離開他所想的人或物。很明顯自然的是人們總是避免去看令他們害怕或不愉快的人或物。一個藏了東西的人，總是雙眼徘徊於藏東西的所在處；一個以雙手做了惡事的人，會一再的注視雙手，就像馬克白夫人一樣，爲了確定丈夫的雙手不會有洩露故事的記號。（註：馬克白夫人慫恿其夫謀殺蘇格蘭王奪取王位，後因罪惡感纏身，不能解脫而自殺。）

動作方向：所有身體移動的方向，一貫是朝向它所喜愛的、避開它所厭惡的。在我們體內有一潛伏的衝動去觸摸我們所想要的。雖然教養壓抑了此一衝動，然而我們的肌肉是不會聽教養的，常是伸向我們的希望的方向。一個戀愛中的女人，像時間本身一樣，總是向前移動的。

焦慮動作：不規則或不穩定的動作是緊張的訊號。這類舉動經常是坐立不安、敲打桌面、狂亂的嘔吐香煙、或是來回踱方步。這些舉動代替了一個人真正想做的，它們也是否定的記號——表示想要改變或是解除緊張。

顫抖：每當一個人開始顫抖時，你可以確定他正在同時被拉往兩個方向。在戀愛最初階段的女人常會顫抖，暗示了對後果渴望及恐懼的衝突。男人常會由於壓抑憤怒而顫抖。顫抖是一強烈的衝突和同一強烈的壓抑起衝突的訊號——如同同一牢牢入塢的船，它的推進器正以高速攪動時一樣。

說話猶豫不決：當人們有某些令他們窘迫不安的事實隱瞞你時，會打斷他們滔滔不絕的言談。在

一些極端的例子中，當令他們不安的事被隱瞞得太久，或是他們過度恐懼被揭發，會導致他們結結巴巴。對一有洞察力的聽者，說話困擾常洩露了某種恐懼。

遺忘：在所有發出的訊號中，最清楚的是遺忘。經研究的結果，已確定遺忘行爲經常暗示一隱藏的慾望——希望不去理會那些令人痛苦或不愉快的經驗——一場債務、或是不喜歡的人的名字。人們很少會忘記別人欠他的錢。一個人可能記不得例行公事約會，像是看牙醫，或是出任陪審團，但是他將永遠不會錯過和他所想見的女孩子的雞尾酒約會。很多男人遺忘他們的結婚週年紀念日，這現象在女人中幾乎是少見的。

然而一個否定的反應對你也可能是肯定的訊號。一位正和你共飲的女孩子，忘記了在別處有人等她，這正閃現給你一肯定的消息。把書、或包裹或雨傘留在你耳傍的人，也經常透露給你同樣肯定的消息。把這些疏忽當作恭維來接受。

筆誤：字或音節意外的錯誤，通常是一個人真

正欲望的線索。在許多例子中，下意識的錯誤是有趣的。一位過度壓抑自己的銀行家，在他晚年發現自然界研究是頗令他滿意的嗜好。但是在他給朋友的信中，却洩露了一個較根本的興趣。他寫道：昨天在一潮濕陰暗的地方，我無意間發現了一菜園的「野妍婦」。（註：此處為英文拼字錯誤，妍婦當黃瓜的筆誤。）

顯然沒有一個肌肉研究、或言談研究系統能用得到所有時代的所有的人。人的心訴說許多語言。對某一場合的情況必須顧慮到，對人類舉止行為的範圍，及情緒轉移的形式必須時有修正。然而有五項基本原则，若能巧妙運用，你能對他人心理得到一可靠的概念。

單獨的一片烏雲不是下雨的徵兆。正如可靠的氣象預測，必須依賴綜合因素——雲的數目、體積及種類、風向、晴雨計，心理預測也如此。男人坐立不安，可能是他穿的衣服太緊，女人打哈欠可能是真正的疲倦而非厭倦。

規則一：尋求全部的型式。一個人所想的通常

己免受傷害。一個告訴你事業成功的人，可能真正在訴說事情進行得不順利；一個吹噓他的風流韻事的人，經常是根本沒有的；以低聲下氣對你說話的人，大多數是想對你咆哮——如果他們有足够的膽量。往往是寂寞的人在抱怨他們有多忙。

規則四：照字面上解釋口誤。現代心理學研究指出，在人的腦海裡不會發生意外。夢的情節不是偶然事件，而口誤就像夢有同樣的含義。最近一位新聞情報員稱紐約為「一個都市其中有7.5人享受和平及民主的福利」，他所想的正是如此，而是播音稿上7.5百萬人之誤。

規則五：解釋停頓為隱藏某事的欲望。當人們有利於自己的話要說時，通常會說出來，他們公開吹牛或開玩笑，但是當他們有一困窘不安的想法時，一種檢查機械作用（censoring mechanism）抑制他們。找不出話來，於是他們停頓、結結巴巴，有時甚至完全沉默下來。任何類似的談話中斷是一訊號，表示某一痛苦的或是不愉快的思想出現。你經常能正確地猜測某一思想到底是什麼，祇要詢

由幾方面顯示出來。一個女人當她對你起敵意時，很可能表現出來：（一）以不明顯或否定的言論，如「你發福了」「這領帶真糟」。（二）她可能較緊張，坐姿較平常僵硬及不穩。（三）她將躊躇的離開你，避免不必要的接觸。這些訊號中任何一個單獨看來，可能是偶然意外的——至少沒有涉及人的意義。但是一組看來，它們彼此相互印證，指出了在那人表面言行下的基本態度。

規則二：將重覆的想法解釋為秘密的欲望，強烈的欲望有介入人的談吐的傾向——說話的人往往是最不自覺的。一位渴望被愛的女孩子，會無意中將她大部分的談話涉及愛情事件。她可能在不同意的掩飾下，告訴你她的朋友或電影明星的經歷——多多少少有些羞怯的暗示這些是可耻的。經常一隱藏的欲望，會以一笑話主題出現。事實上，大多數談及性笑話的人潛在的目標，不是幽默而是引誘。

規則三：將所強調的事實解釋為相反的訊號。有關在黑夜行路吹口哨的老說法，正說明了正確的心理学上的原則。人們發展情緒武裝盔甲以保護自

問自己，如果談話不中斷，自然會繼續接下去的是什麼？

當然，以上五個原則可不一定是絕對正確的。基本上說來，它們是風信標——多少顯示出情緒風吹的方向。但是往往這就是你所需要的知道的。一帆船駕駛員操縱他的船，橫渡長島灣是不需要六分儀、星座航海圖以及最新詳細氣象報告。往風信旗一瞥及對舵柄的觸摸，能使他安全地航行。但是起初他必須培養自己的航海適應力。

此處也是同樣的原則。對他人的敏銳感，祇不過是直覺——由於觀察而變得尖銳。加上不斷的練習，你能很容易的培養可靠的觀察習慣。

假使你能嚴格的運用以上所寫的，你未必變得更健康富有，但是你將變得更聰明。你能得知他人所想，並能依照自己條件決定是否垂釣、斷餌、或是前往淹溺自己。誠如培根所說：知識就是力量。

譯自：Pageant, January, 1974.

南極工作人員的 冬夜生活

張靖博譯

一個灰暗十月裡的早晨，氣溫在華氏零下卅度以下，兩百個渡過六個月漫漫冬夜的美國南極麥克爾度基地工作人員，很散漫的排列在他們冰雪機場跑道的旁邊，等候第一架由紐西蘭教堂城飛來的補給運輸機。這架飛機的瀝臨表示南極的冬天真的過去，夏天業已來到。他們都穿着壅腫的極地服裝，戴着太陽墨鏡，穿着巨大的電熱皮靴，很焦急的向北方望着，期望着隨時在天空中出現的黑點。

飛機終於出現了，一架 C-130 美海軍

YAG 中隊的力士型飛機飛臨上空，並降落在六千五百呎長的冰雪跑道上。飛機除帶來了五十六位替補人員外，還帶來了他們渴望已久的信件，家鄉消息，和修理機器設備用的緊急零件。

新來的人和原來在基地過冬的人，一看就可以分辨出來。新來的人都是滿面紅光，而原來的人却面色灰暗，臉上好像塗了一層蠟，兩眼總是毫無表情的，直直的向前望着。心理學家說，這是長久生活在黑暗中及同事間過份熟悉所引起的。

在基地六個月的冬天裡，人們好像生活在一座被黑暗、寒冷，和狂風圍攻的孤城裡面。當最後一艘破冰船起錨離開的時候，每個人的心情都感到緊張起來，他們知道必須自己堅強起來，來渡過這六個月的黑夜孤獨生活。

冬夜季節一開始，人們對外界的興趣便受到限制，多半就會更注意自己的問題，和如何應付這種可怕的自然環境。為了解除漫長冬夜的單調生活，他們每年在冬季舉行三個慶祝節日。第一個節日是落日慶典，約在四月廿一日。太陽完全落下地平線後舉行。第二個是午夜會，約在六月廿一日舉行，以慶祝南極冬季的午夜。

第三個是約在八月廿日左右舉行的日出會，以慶祝太陽在地平線上初次露臉。會中肉排、啤酒、雞尾酒供應豐富。每個人都可以大吃大喝。飽餐後還有一些餘興活動節目如遊戲，長髯比賽，服裝比賽和頒獎等，都具有傳統色彩。還有一年舉行了一次人與工程車輛的五百碼賽跑，以基地的街道做運動場。當十八輛各式笨重的拖車轟隆轟隆的開大馬力前進，和十八個穿着壅腫的科學家及助理人員搖搖擺擺的拚命奔馳的時候，全基地掀起了一陣歡樂的熱潮。比賽延長了十九分鐘，結果助理人員獲得勝利。但有三輛拖車因馬力開的太大而損壞了機件，所以後來便沒有再舉行。

工作餘暇，每晚都可以看電影。基地內雖然存有大批影片，但反復放映，已使人感到乏味。除電影外，還有紙牌、保齡球、乒乓球、及小型推板比賽，也是消磨時間的方法。基地內還辦了一份小型不定期報紙，登載些家鄉消息、體育新聞，有趣的對話和笑話，以調劑生活。

如果要想進修可以參加基地辦的很多補習課程，有歷史、語言、一般科學、數學、和金工。

教師都是現成的，科學家們擔任數學和一般科學課程，白鐵工擔任金工課程，海軍軍官擔任語言課程。每一位讀完全部課程的人員都發給證書，稱為南極大學畢業生。

一九六三年還開了一班俄文課程，由交換科學家蘇聯人塔拉克諾夫博士擔任教師。交換科學家是國際地球物理年會合作精神的延續。美國、蘇俄，和其他國家在南極的基地，都常有科學家互相交換，讓他們可以在南極各基地上從事某一個特別項目的研究。塔拉克諾夫博士剛到美國基地的時候，頗擔心不受歡迎；但當他搬入宿舍不久，就有很多熱情的美國人去拜訪他，問候他。最初他祇會說一個「請」字。但經過六個月的共同生活和教授俄文的關係，他居然已經說的不壞了。他不喜歡西方的電影，他說那太殘暴了。他喜歡喝威士忌酒，因為很像俄國的佛特加酒，喝下去熱呼呼的够味道。

有些人厭倦了基地裡面的電影，遊戲，課程和其他有組織的娛樂，想找些自己的業餘活動。有一個膽大的傢伙，居然花了九天的時間，在羅斯海厚厚的冰上鑿了一個十五呎深的大洞，把釣魚線垂下去釣起魚來，竟然收穫不少。

除餐廳外，另外一個人們常去的地方是業餘無線電間，因為他們可以從無線電員那裡聽聽最新的消息，還可以呼叫，和自己家裡的人通話。馬克麥爾度業餘電台經常可以和美國的一六五個業餘電台聯絡。接通以後，再由美國的業餘電台經有線電話接到打電話人的家裡。每天約可接通十四次。打電話的人千遍一律的多半都是先問一問太太他們的車子怎麼樣了，孩子們都聽話嗎？錢够不够用，然後再問一問全家的健康情況。雖然僅是幾句簡單的問候，但雙方能聽到一萬哩外親人的聲音，對感情和精神方面的維持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天氣不佳則很難接通，就是接通了，聲音也是一陣高一陣低的不容易聽清楚。好在他們都有充分的閒暇，今天接不通，明天再來。在晴朗的平靜夜晚，人們還可以在宿舍附近散步，但不能走得太遠，最多幾百碼，還不能離開路標，以免陷入突然的暴風雪中而回不來。

在南極漫長的冬夜中，有些人感到非常厭煩，恨不得早一天離開，全部工作以後的時間都消磨在睡眠和漫無止境的閒談中。但有些人則感到這是研究學問的大好機會，他們除規定的研究題目外，還做了一些額外的，很有價值的科學研究。當他們回到文明社會以後，每個人都以曾到過這個第七大洲，而獲得的稀有經驗感到自傲。

(取材自：Antarctica: The Worst Place in the World)

室內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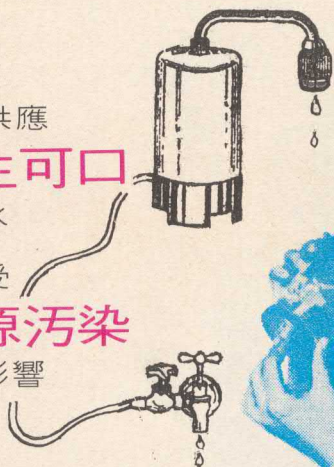
「室內樂」純美宜人，氣氛和諧，薰沐其中，情感起伏而不氾濫，恍如處身月白風清之夕與二、三知友促膝互訴衷曲，其誠摯的温情慰藉遠非其他樂式所可比擬。本書為棄唱先生精心編譯，對「室內樂」有詳盡的闡釋，素為音樂同好所喜愛，現第三版已問世，歡迎鑑賞。

定價
二十元

請向全省各大書局購買或利用
2587劃撥帳號函購。

隨時供應
衛生可口
的飲水

不再受
水源污染
公害影響



因為飲水不潔，會引起疾病。但是您家中，要是安裝了台鍊淨水器就可安心了。只要打開龍頭，清淨甘純的飲水即源源而來。為飲用衛生的水，保障全家人的健康，請用台鍊淨水器。

*遠東百貨公司地下樓

台鍊淨水器展示中心示範表演，歡迎參觀。

台鍊淨水器

台灣鍊水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台北市南京西路352號2樓

服務電話：557166-9

聯華實業公司

聯華液化工業氣體供應全省各地



氧氣 · 氦氣 · 氬氣
氮氣 · 混合氣 · 乙炔

總公司：

台北市長安西路77號
TEL. 555981-5

五堵廠：

台北縣汐止鎮保安里保安路
84-3號

TEL. 642260

樹林供應站：

台北縣樹林鎮保安街46號
TEL.

新竹供應站：

新竹香山工業區9號
TEL. 22091

台中供應站：

台中縣烏日鄉中山路792號
TEL. 81512

嘉義廠：

嘉義市博愛路695巷29號
TEL. 22943

高雄廠：

① 高雄縣大社鄉旗楠路62號
TEL. 361161.361165

② 高雄市中山三路35號
TEL. 221636



要是再不善加保護，一種已經延續九百萬年的鳥類，可能不出二十年，就有絕種的可能


• 羽勤 譯 •

沙丘鶴是現有鳥類中，最為古老的一種，在美國內布拉斯加一個城鎮小河中，所發現的某種鳥類骨骼，據推斷是屬於鮮新世（第三紀中近成期之後世）時代的生物骨骼，已經與現代鳥類品種的骨骼無法區辨了。但是經過研究之後，它應該在生物進化史上，連續九百萬年沒有發生變化，至今仍舊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某種鳥類。

沙丘鶴是一種軀體不小，外表美觀的鳥類，它約有三呎半高，十磅重，兩邊翅膀伸開約有六呎寬。成鳥的顏色不是淡灰色，就是紅褐色，祇有在喙部上端延伸過面部至頭部鶴冠一段沒有羽毛的地方是紅色的。沙丘鶴要比一種與它種類接近的啼聲鶴較沒受人注意，這種啼聲鶴是在北美洲一種體軀最大，數目最稀少的鳥類之一。

然而，沙丘鶴已經在某些地方有日益減少之勢，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呼籲各界人士給予關心。啼聲鶴已經自公元一九一六年就受到正式立法保護，同時又有極嚴密的防守其生存區域，從這些方面看來，沙丘鶴就遠不如啼聲鶴來得幸運，它們目前在加拿大西部及美國一些地方，經常遭遇到獵人侵襲的厄運。這種情形的確是太不公平。雖然有人說可供獵取的鶴鳥多達二十萬隻之多，可是這種龐大數字並不可靠的，因為到目前為止，對於鳥類品種及數量還沒有一個很精確的資料，可供科學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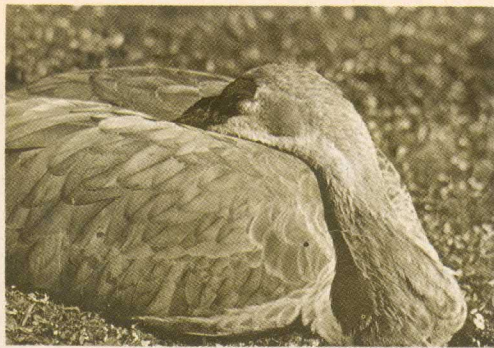
沙丘鶴及啼聲鶴都是一種害羞、警覺性高的鳥類，所以它們絕不會在人類



鶴的 隱憂

在求偶期間，鶴總是拍着牠們的翅膀，在地上跳躍着，繼而飛上天空，這種行為開始於秋天，直到春天下蛋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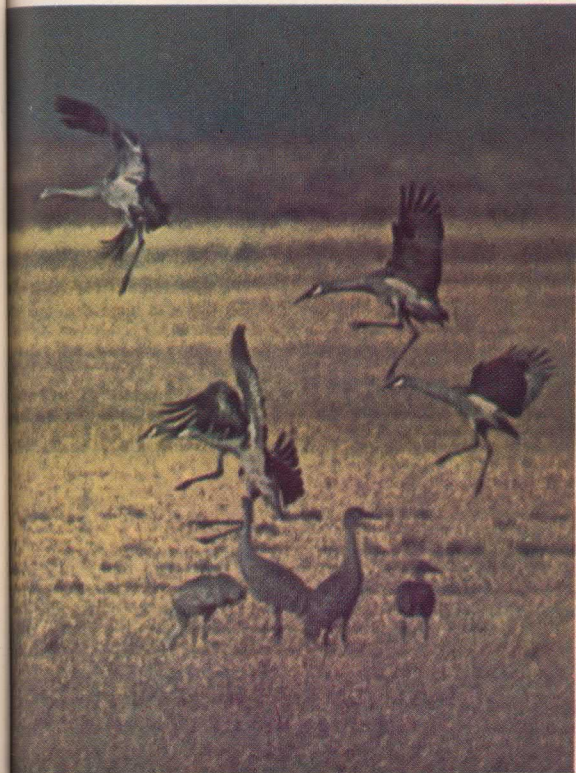
1

2



- ①鶴通常都是蹲下來，把嘴藏在背後羽毛或翅膀內。
- ②剛從蛋殼出來的雛鶴
- ③美國加州一處保護沙丘鶴的地方，但在西部有些地方却允許人們射殺沙丘鶴。

3



走動頻繁區域棲息的。雖然在北美洲一帶，這些鳥類曾經為數甚多，並且分佈很廣，但是在人們移居及農業發展壓力下，它們在十九世紀初葉，離開了東面沿海一帶，而躲藏在美國及加拿大的東部大草原。它們在這些地方覺得很安全，不過好景不常，到了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又因這些地方大力墾植，它們再度受到困擾。

由於它們自然生活習慣起了相當廣泛的變化，沙丘鶴的分佈範圍隨之減小，到了一八六〇年代，它們已經在安大略（加拿大南部一州名）完全絕跡了。考據記載，它們在其他地方最後棲息的年代大約如下：伊利諾州——一八九〇年，內布拉斯加州——一九〇四年，南達科塔州——一九一〇年，北達科塔州——一九一五至一九二〇年間。目前它們祇剩下四種了，那就是古巴種、佛羅里達種，較大種與較小種，除了最後一種外，其餘都遭到了性命威脅的厄運。古巴種的沙丘鶴為數僅一百隻，目前棲居在松島一個小小的地方，確實境況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已為國際保護自然生物協會（IUCN）列入境況危險之類。

雖然美國東部的沙丘鶴已經消失了，但是在路

易斯安那州南部、阿拉巴馬州、密西西比州南部、喬治亞州南部以及佛羅里達州南部仍舊為數甚多。然而農業的發展，打獵的興盛，導致這些鳥零星分佈在喬治亞、佛羅里達及密西西比州的一些人跡罕至之地。佛羅里達州目前為數約在兩千至三千五百隻之間，這些沙丘鶴目前已為 IUCN 列入禁獵之範圍內。

古巴種及佛羅里達種沙丘鶴，曾經是生活在東部沿海一帶，而目前所殘餘下來不善移棲者。較大種沙丘鶴却是善移棲者，零星分佈在北部各州，從密西根南部至俄勒岡、華盛頓，北邊延伸至英屬哥倫比亞。東部地區沙丘鶴在冬季也與佛羅里達州種沙丘鶴棲息在同一地區。因此，它們也受到相當的保護。但是由於西部地區移棲沙丘鳥為數較少，且在幾個州受到獵襲，所以它們目前情況如何不得而知。在北美洲約有六千隻較大種沙丘鶴，雖然這種鶴鳥並未列入 IUCN 保護之列，但是美國野外生物及魚類保護局却把它們列入。

唯一不受到危害的沙丘鶴品種是較小種沙丘鶴，其所佔的數目約為沙丘鶴總數的百分之九十。這種鶴鳥是棲息在北極或近北極地區，從加拿大東部

向西移棲西伯利亞，在冬天則主要棲息在德克薩斯州、新墨西哥及墨西哥等地，這些品種鳥可能是因為棲息在偏遠地區，而很安全地不受困擾。最新的估計，這種較小種沙丘鶴為數約廿萬隻。

當移棲鳥類協約由美國與英國在一九一六年簽署後，沙丘鶴就成為受保護的鳥類。但是在北達科塔州及薩克基萬省（加拿大）的稻穀，一再受到嚴重的損害，終於使中央候鳥棲遷路徑委員會要求准予獵取鳥類，他們認為祇要沙丘鶴數目減少一點，就可以緩和它們所能造成的損害。幸好這個建議沒有獲得通過。

沙丘鶴攫食穀類就在秋收之前，或秋收期間，這時它們從他處移棲此地，大肆侵襲西部大草原農業區。一個較大的聚集區是在薩克基萬中東部分的貴爾湖一帶，此地亦是農業發展前沙丘鶴大量孕育的地方，這是在一八〇〇年代末的時候。有時在九月分農作物正在收割之際，這個地方會聚集了為數約二萬至三萬五千隻鶴鳥，而農夫們在保護他們農作物免於受襲亦就顯得特別費力。

沙丘鶴覓食的時間大都在清晨或黃昏，這個時候它們就離開淺湖或泥沼棲息處，飛到稻穀田裡，巴州（加拿大西部一個州）制定開放打獵期的辦法，尤其是在稻穀損失重大地方，更鼓勵人民獵殺鶴鳥。當野生動物與魚類局生物學家推論說，移棲進來的沙丘鶴能夠抹消了獵取所施的壓力，政府當局即刻於一九六七年開放了科羅拉多州的獵禁，而後在一九六八年接連開放了北達科塔州、南達科塔州及奧克拉荷馬州的獵禁。

野生動物所發生的損害，其影響並不在於整個經濟問題，而是在於農夫個人所承受的損失，加拿大野生動物管理處曾經作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期間，農夫們受到沙丘鶴的侵襲，每年平均每人損失約一百八十四美元，可是有些農夫們所遭受的損失，要比別人來得嚴重多了，所以他們一再施壓力給政府官員們，希望能考慮開放獵禁，以為減少損失的部分有利措施。當然，在經過縝密研究之後，沙丘鶴所造成的穀物損失，利用獵殺的方式並非萬全之計，應該還有其他更有效的辦法，可以解決這項損失問題。

在棲息目的地選妥之後，沙丘鶴大都是以極大數目聚集在一起，而帶給人們許多困擾。所以，想要消除它們所發生的困擾，勢必要在減少它們整個

有時好幾十隻聚在一塊兒，有時還多至數千隻。要是因氣候異常收成延遲或放在野外曝曬，稻穀的損失就要格外嚴重了。在它們吃食稻穀時，不僅把稻穀糟蹋得滿地都是，同時還把包在外面的穀皮弄得凌亂不堪，因為它們祇想取食其中的稻穀而已。鶴鳥似乎有種習慣喜歡回到原來的稻田，而且祇要幾百隻吃過幾餐後，就可造成很嚴重的損害。因為在薩克基萬省幾個地方，曾經遭受相當厲害的侵襲，省政當局及加拿大野生動物管理處，於一九五九年宣佈農夫們可以射殺沙丘鶴鳥。

公元一九六〇年中央候鳥遷棲委員會，受到政府方面支持；以及薩克基萬省天然資源廳，加拿大野生動物管理處的贊同，再度宣佈訂定獵禁開放季節。此次，更由內政部長批准一種試驗性的禁獵開放期，自一九六一年元月一日至卅日，其地區僅限新墨西哥一州。這次試驗被認為是成功的，原來有些獵人以前對射殺沙丘鶴並沒興趣，經聯邦政府一再勸說，也就加入行列，而且大有斬獲。

隨之，在一九六一年秋季，卅天開放打獵期的頒令陸續在阿拉斯加、新墨西哥及德克薩斯州宣佈。加拿大亦順應人民請求，在薩克基萬省及曼尼陀

數字方面着手。假使在田地裡射殺它們，最後祇落得它們易地肆虐而已。大多數的農夫們，都是沿着他們農地圍牆射殺飛行中的沙丘鶴，也有人是在沙丘鶴的居處與田地之間，留下通道與陷阱者。無論如何，這些作法都不太適當，因為，這些沙丘鶴從甲田地趕出後，它們就會往乙田地去，這豈不是將甲農夫的負擔，轉嫁禍給他的鄰居乙農夫？

有一個方法似乎很有效果，過去幾年來加拿大野生動物管理處，及薩克基萬省政當局均積極辦理試驗過。這個方法是這樣子的，在薩克基萬省拉斯特山湖附近地區，大部分沙丘鶴吃過的穀物都落在地上，而這些地方又是不能長好農作物者，有幾個附近的農場被承購下來，併入拉斯特山鳥類避居區，形成了約三萬三千多英畝的野生動物區。這地區大部份的土地原來就是大草原，同時被承購下來的農地亦被允許改回作草原，或是種植一些乾草。除外，有十八塊田地大約一千兩百英畝，種植了大麥，作為鶴鳥及其他水鳥的食物。鶴鳥取食東西有個習慣，那就是盡可能找靠近它們所棲息地方的食物，而政府所擁有的田地，就在湖邊，所以常常是它們所選擇的第一個目標。就在它們取食完了這些田

地的穀類之後，農夫們所種植具有商業價值的穀類不是收穫完畢，就是因為地處較遠，它們來此取食時，祇剩下收成過留下殘餘的穀類，而不致於取食尚未收割的穀類。

由於在拉斯特山湖所作試驗的成功，為射殺沙丘鶴所作任何辯護已屬多餘，可是禁獵季節開放不久，這很顯然是政策上一種威嚴的考驗，從原來獵取沙丘鶴以減少農作物損失，一變而為僅僅作為運動上的一種打獵活動，同時還強調是純娛樂的打獵期。換句話說，很顯然的是射殺沙丘鶴，已不再是阻止穀類受損的辦法，沙丘鶴已由原來農作物的害鳥，轉變而為人們娛樂的對象。

聯邦政府在一開始時就應該知道，除非這些鶴鳥被射殺到一個非常少的數字，始能有助於緩和穀類損害。同時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理由，在阿拉斯加、新墨西哥及德克薩斯州開放獵禁，並不能對問題發生地的薩克基萬農夫，有任何幫助可言。政府當局之所以這麼做，不外是受不了政治壓力之故。而這種壓力的施予者不是打獵的人，却是一些地主們，政府當局却很為難地要打獵的人，參與這次禁令解放的活動，以促使這個活動顯得很「成功」。早

射殺這種鶴鳥的權利，因此，每年到底殺了多少數字就無法知悉與控制了。十一年來獵取這種鳥類的結果，導致獵物數量與範圍不斷增加，因此，獵人亦就毫無忌憚地，隨心所欲射殺鶴鳥了。我們暫且拋開道德上是否可射殺這種奇特鳥類不談，但是我們也該重視這種鳥類適當管理與妥善保護的問題。依據最近調查估計，沙丘鶴每年在美國與加拿大被殺害的數字，約在八千至一萬隻之間，另外還有百分之廿五的沙丘鶴受到嚴重傷害，而至癱瘓的程度。由這個數字算起來，被殺死及受重傷的沙丘鶴，每年應該是在一萬至一萬二千五百隻左右，亦就是佔了這種鳥類總數廿多萬隻中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

耶魯大學森林及環境研究所教授們，曾經對沙丘鶴的各種不同管理方式作過試驗，以求取適當數字保留沙丘品種的方法。可是所遭遇到最迫切的問題是缺少一些臨界變數的資料，例如：生命期長短、成鳥下蛋年紀，下蛋成鳥所佔總鳥數的比率、自然死亡的原因與比率，以及每年幼鳥所增加數量等。我們僅粗略知道沙丘鶴的壽命是不短的，並可大概知道約廿年到廿五年之間，確實的年限還沒有

期定居在西部大草原的人，不僅射殺了沙丘鶴，亦射殺了啼聲鶴以作為他們日常食用的東西。就像其他鳥類一樣，鶴鳥對這批早期的先驅者是很重要的。當然，沙丘鶴的肉煮起來得法的話是很好吃的，可是以現代人奢求的口味，以及現在的文化道德觀念，筆者真是懷疑打獵的人是否能吃得下這種鳥肉。我曾經和許多打鶴鳥的人談過，得到一個綜合的感想，那就是每個人都射殺後把它們丟棄，有些人是因為不知道這種肉可不可以吃，有些人則是因為覺得這種鳥看起來不像一般獵獲物，所以在潛意識上就沒有吃這種肉的意念。

最令人遺憾的莫過於管理當局的態度，他們雖然負有為沙丘鶴謀求保護之責，但是他們並沒有作任何調查工作，以探究人們射殺這些鳥類之原因，也沒有去瞭解這些鳥類被射殺後之去處。很有趣的是大部份的人，祇是把射殺沙丘鶴作為一種運動項目看待。

由於對射殺沙丘鶴政策上的轉變，政府當局為他們自己造成了一個新的困擾。因為既然這種行為已被認為是一種娛樂活動，而不是一種去除殺害鳥的措施，每一州或每一省政當局都一致宣稱擁有

足夠資料可資查稽。就像其他壽命長的大鳥一樣，沙丘鶴在長成後第一年並不下蛋，它們很可能延後到第四或第五年才下蛋，每次下蛋亦僅祇兩個，但孵出來以後，通常每年祇有一隻可以活成幼鳥。為什麼會有如此低的生殖率，確實原因無從查考，但我們可以推論，可能是無法覓取足夠養活多隻幼鳥的食物。同時，幼鳥在能夠獨自飛翔與覓取食物之前，還須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由它們的父鳥與母鳥陪伴着，通常它們需與親鳥共棲一處渡過秋季，有些還延長到隔年春季，始能完全獨立生活。

對於野生動物管理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須知道每年所增加幼鳥或幼獸的數目。對於沙丘鶴的此項問題研究，野生動物管理員會自獵人處獲得樣品作資料，利用幼鳥與成鳥的比率作指數，已經能知道每年沙丘鶴的增加率約為百分之十八。最近又獲得一項資料，那就是沙丘鶴的幼鳥，比成鳥更容易被射殺。

由於從獵獲物來推斷每年沙丘鶴的增加率，並不是完全確實可靠，因此，我們又從田間取食，飛翔於棲息處與田間途中，以及拉斯特山湖區沙丘鶴作個觀察統計，結果發現在秋季，幼鳥所佔的比

率約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八。因此，根據每年射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沙丘鶴的情形看來，幾乎射殺率與增加率相等，甚至還有可能超出，同理可以證明，沙丘鶴的減少率已不容有自然死亡率的增加了。

由上面所述的事實看來，要是仍維持目前的射殺率的話，沙丘鶴的存在可能不到十九年就消失了，要是每年射殺數字可以減少到八千隻，則它們的踪跡也許還可以維持到三十八年。要是每年再減少射殺至四千隻，則今後沙丘鶴的總數，將由原有的廿多萬隻，降到保有十二萬六千隻的數目。不過人口估計方法目前還算不太成熟，所以統計出來的結果往往也有好幾種，我們真懷疑，到了應該採取補救辦法時，由於太過分而沒估計到的結果，將是悔之晚矣。當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間，沙丘鶴的減少率被推定為百分之卅五，野生動物管理當局認為這是一項錯誤的估計，實際減少的數字並不如此，所以即刻下令開放獵禁。

很遺憾的是，政府當局仍舊信任傳統的管理方法。要是對水鴨及野雞採取傳統的老辦法，因其生殖力相當強，這猶有道理可言，可是對於生殖力極

低的沙丘鶴，採用這種方法，就不太合適了。更詳細一點來說，要是沙丘鶴以目前射殺率繼續下去十年，那麼到那時候，不出九年時間，它們就將滅絕，要是十年到了就停止射殺，要恢復到目前廿多萬隻的沙丘鶴，就得經過八十年的時間。

要解決危害殺類生物的辦法，並不一定一定要將那些動物與人類隔離，事實上這也是辦不到的，可是我們可以尋求更為和平的手段，因為目前科學發達，電子計算機已很普遍，我們不妨藉用這個工具，改進以往對野生動物的管理缺陷，如此，我們還可保存下來遺傳甚為長久的野生動物品種，同時亦不會妨害到人類生存所依賴的食物。

一位母親連生一打小孩，六個男孩，六個女孩，隣居問她，下一個希望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

「我不想男孩子，或是女孩子了，我祇希望是個孩子就好了。」

中國技術 服務社



投資顧問
工程設計
建廠監理
機器安裝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
二段五三號八樓

電話：514811(三線)



安死術

吳明江譯

有一位廿六歲的年輕人喬治·齊曼尼亞克，因為騎摩托車遭遇車禍，頸部以下全部癱瘓，於上個月住進新澤西州尼布敦市的一家醫院。雖然，他不如威爾遜總統那樣善修辭藻，但是當他躺在病床上的時候，確實感到支離破碎，情願一死。他乞求他廿三歲的弟弟李斯特把他殺死。據警方說，李斯特居然答應了，用的是一支鋸短的獵槍，在近距離射擊。兩兄弟友情原本甚篤，但李斯特還是因此被控謀殺。

去年十二月，五十九歲的尤金·鮑爾因喉癌住入長島的拿梭醫學中心。住院七天後，即陷入昏迷狀態，過兩天就死了。醫師蒙提馬蘭諾開具的死亡原因是「癌症」，但地方檢查官認為是死於「憐憫的殺戮」，並控告蒙醫師謀殺。據檢查官說，蒙醫

師（卅三歲）以過量氯化鉀注入鮑爾的靜脈，五分鐘內鮑爾即死亡。

上面這兩宗案件，都牽涉到一個爭論不已的問題：「安死術」（即「憐憫的殺戮」）和所謂「死亡的權利」（以病人及其家屬感到最少痛苦的方式來了結生命的權利）。當然，不可能有人會真正鼓吹用激烈的手段——譬如齊曼尼亞克所用的射擊——來結束性命，因為，一個人突然殘廢，無論怎麼嚴重，還是有意想不到的進步的機會的。至少，他可能會重新拾起生存的慾望。但對於已經奄奄一息的病人，可不可以用外力促使他了其殘生呢？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醫學不斷的進步，更使得病人、家屬、醫生、醫院、神學家和律師們感到，這一問題實在是非常的錯綜複雜。

當病人所有的復原希望都已破滅時，到底應該

讓他再活多久？這是醫生的難題。這個難題有一部份可以說起源於二千四百年前的半神話故事裡。本來，自從醫學之父希坡克拉底，坐在愛琴海的考斯島上一棵大篠懸木下以來，安死術（*euthanasia* 希臘文，意謂「好死」）就以多種方式被廣泛的使用過。但發自那棵大篠懸木下，後來成爲不朽的醫師誓言的，却有這麼一句：「我絕不接受要我處方可致人於死的藥物的要求，也絕不做此建議。」幾世紀以來，許多醫生因爲這句話，而不敢給病人致命的過量藥物，不管病人是如何慘痛之極，或奄奄一息、絕無生機。不過，現在有許多學者認爲，過去這句話一直被人們誤解了，它原來的意思並不是那樣的。這句話原來的用意，很可能是要防範醫生變成宮廷裡毒殺事件的共謀，或者被想毒害妻子的男人所利用。

對安死術反對最烈的是牧師，幾乎不分宗派。他們抗議道：如果醫生可以決定病人什麼時候死亡，那麼，醫生豈不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很多醫生也不贊成安死術。醫術高超，使病人豁然痊癒，固可以讓醫生感到神聖無比；但是扮演死亡的使者，

却是他們所厭惡的。心理分析學家更指出，每當醫生想起死於自己手下的病患時，就會覺得心寒。

格拉斯哥大學的一位「老人學」教授W. F. 安德生醫師，最近在一個由倫敦西敏區羅馬天主教大主教所主持的會議中，指控「安死術」爲「醫藥過失殺人」。他說，現代的醫藥已經可以使病人完全解除痛苦，所以「憐憫的殺戮」早就落伍了。也許他說的對。毫無疑問地，新的技術和設備，可以常常被用來保全那些已經病人膏肓、且又殘廢的病人。譬如人工呼吸器、血液配對試驗和輸血系統，以及各種安全可靠，經由靜脈注射而用以治療、滋養或維持電解質平衡的液體，再加上其他種種救生用具，這些都使醫生具備了神奇的力量，使醫生們能起死回生，挽救許多從前無法醫治的惡疾。差不多在廿五年前，醫生在治療生命末期的病人時所面臨的抉擇，還是很清楚的。他可以任其自然，讓病人就那樣過去；不然就投以致死劑量的藥物，讓病人早點死去。這種投藥算是一種積極性安死術，在西方國家，法律上雖認爲是「他殺」，但事實上却很少審判這種案件。

在公開而有紀錄的場合合理，醫生們一律堅決表示他們決不做積極性安死術，因爲那是一項罪行。

但私下有些醫生却承認，有時候爲了加速病人的死亡，醫生會過量使用病人平常所用的藥劑。不過這種情形到底有多少，就沒有人知道了。

到了現在，因爲種種延長生命的神奇儀器之出現，又產生了新的問題。病人的心臟、肺臟，應該用人工機器來維持數週，甚至數月嗎？利用生理化學方法來維持病人的生命！即使病人已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只不過是一堆器官、組織的組合罷了，也值得做嗎？如果，醫生不使用這些特殊療法，或者使用到某一程度，再把儀器關掉，那麼，他就做了一種前所未聞的行爲。這種行爲或許可以稱做「消極性安死術」。他「消極地」讓病人死去，而不把病人當做實驗品。

有些講究修辭的法界人士認爲，「安死術」和「死亡的權利」不同，二者並非一回事。但事實上它們的結局是一樣的。醫學上的特殊療法越多，行使消極性安死術的機會便越增加。對臨死的病人，應該使用積極性安死術呢？還是應該行使消極性安死術？這是技術上的問題，視疾病的種類而定。其中的分野通常很模糊，外行人尤其無法分辨。

古希臘所遺傳下來的金科玉律中，沒有一條完全適合現代的死亡邏輯。在本世紀以前，病人多半要有一個更新的定義。幾千年以來，大家一直認爲心跳和呼吸停止就算是死亡。原則上這個看法並沒有錯，因爲心跳停止後，數分鐘內腦也會死亡。但是如果靠儀器幫忙的話，腦組織卻可以無止境地「活」下去。反之，如果腦組織先停止作用，我們也可以利用人工的方法，使心臟和肺臟繼續工作。所以醫學的觀點看來，法律上的死亡定義是落伍的；現在一般的看法是，腦的活動停止廿四小時以上，才算死亡。

但問題又來了。就如哈佛大學的神經科醫生羅勃特·史提伯所說的：「誰來決定關掉儀器呢？在什麼時候關掉？」關閉儀器，或者根本就不用它，確是一種消極性安死術的做法。不過法律上承認這是倫理問題，不是謀殺，也不是其他什麼罪行。連教皇庇護十二世那麼嚴謹的衛道者也同意，我們不必使用特殊手段來維持生命。但他和其他衛道者一致堅持，如果使用普通方法（如餵食、普通藥物療法、照顧、保護等）可以維持的話，一定要盡力以赴。這種觀點從歷史上看來是正確的。在一九二二年，如果讓糖尿病患者早點死去的話，那實在是悲劇，因爲臨床上不久就有胰島素可以應用了。同樣的，水腦症和兒童急性白血病也有這種情形。但這

死於自己家裡，尤其是農村。但今天在美國各城市，則百分之七十是死在醫院裡，或看護所裡。醫療和死亡已經制度化，有專門的地方來處理，死者和個人的關係也就很遙遠了。在醫院裡，家庭醫生已無立錫之地，取代他的是專家和住院醫師們，他們會使用精巧、昂貴的儀器。

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新教（基督教聯合教會）神學家傑姆斯·葛斯塔佛遜博士說：「以往反對無意義地延長生命的，多半是醫學界以外的人，但現在有部份醫生也開始反對醫藥必勝的傳統論調，反對不惜犧牲任何代價以保全生命的做法了！不過，不同的醫生彼此之間多少有不同的觀點。偏重醫學研究的醫生，比較注重未來治療的發展，而比較關懷病人的，才會讓病人自己去決定。」

塔佛司大學的梅爾文·J·克蘭特博士在稜鏡雜誌（美國醫學會出版）上談道：「住院醫師常把瀕死的病人當做不屬於常人的另一種人看待。他們很成功，努力追求醫學知識，却忽視了『存在』和『象徵』知識的重要，因此把病人唯一的人性也剝奪了。」他又說：「如果病人自動要求停止醫療，就會被住院醫師認爲精神有問題。」

如此看來，醫學的進步，已使「死亡」二字須

種突破性進展畢竟不多。對老年人和奄奄一息的病患而言，可能已經不會再有出現奇蹟的機會了。

面對着病人痛苦脆弱的未來，以及擺在眼前的危機，醫生們應該怎樣下決策呢？下決策的只限於醫生一人嗎？美國醫學會新當選的主席馬克姆·陶德博士要求醫師們，至少在做一般性決策時，應該和別人商量。他建議由牧師、律師、醫師和一般人士組成小組，共同諮商討論。他說：「社會已經不同了。這件事應該由社會來決定。」把責任讓大家來分擔，這是很合理的。但是那種諮商小組不可能寫出一條適用於各種情況的指引來。通常，遇到這種情形，醫生都會和病人的家屬商量，不過家屬多半受醫師的影響極大，最後，做決定的還是那一、兩位醫生。

有些醫生會在不知不覺中行使安死術，但自己並不太知道。西北大學醫學院副院長李查·凱斯勒博士說：「關於這種決定，並沒有一定的規則可循。對我個人而言，這種情形實在很像一場私人的、情緒的、潛意識的、類似宗教性的戰爭。我決不會單靠冷酷的分析資料，遽下決論。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這幾個因素都有了，加起來就是那樣，所以，現在我決定把儀器關掉。』雖然如此，我

還是承認我在某方面可能會經不知不覺地使病患早點結束，我自己事先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我相信大多數醫生都有這種經驗。」

×

×

×

羅幼拉大學神學院的李查·馬克米柯神父，也有凱斯勒博士的那種矛盾心情。馬神父說，有許多情況實在很難劃出明顯的界線來。他舉了一個例子：巴爾的摩有一對夫婦，生下一個患「先天性伸舌痴患症」(mongolism)同時又有消化道阻塞的小孩，這對夫婦拒絕醫生為小孩開刀打通消化道，結果讓小孩活活地餓死。如果沒有「伸舌痴患症」，開刀對消化道阻塞本來是一種很平常的治療方法。馬神父評論道：「像上述這個例子，人們往往會先考慮那個病人的生命有何意義。一旦認定某種生命沒有價值時，後果就不堪設想了。納粹黨就是因為這種觀念，才做出種種暴行；起先只施之於有精神缺陷的人，後來用在政敵身上，最後使用來對付全人類了。在這種觀念下，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普通療法和特殊療法分界不清楚的時候，羅馬天主教有一條叫做「雙重效應原則」的逃避法，可供參考。例如，病人叫痛，就給他止痛藥，劑量慢慢增加，最後到達致死劑量，病人自然而然就會死

去。

西格蒙特·佛洛依德晚年患頸癌十六年，接受開刀卅三次之多，活到八十三歲。最後他說：「現在活着也沒有意思了，只是受苦而已。」他和他的醫生馬克斯·舒爾達成了協議。舒爾醫師後來說：「我先給他廿毫克嗎啡，約十二小時後，再給他一次同樣劑量，他就昏迷過去，長眠不起。」佛洛依德依自己的意願，擇時而逝，死有哀榮。

舒爾醫師的決定畢竟比較容易。不過，一般並沒有那麼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無法分辨到底應該實施積極性還是消極性安死術？同時，醫生們對病人的預後，意見也往往不一致。病人本身，有時痛苦難忍，恨不得一死，有時又會好一點，希望繼續活下去。另外在繼承人方面，當討論到關閉儀器的問題時，他們真正關心的恐怕是遺產的處理。看來醫生的這一大難題，恐怕要無止境的存在下去，不得解決了。在美國和英國，曾經有人試圖使積極性安死術(有極嚴格的限制)合法化，可惜沒有成功。但毫無疑問地，以後還會有入努力去爭取。然而說起來這其實是一個人性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死如佛洛依德，實在是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啊！(譯自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時代雜誌)



藝苑選粹

本刊花間集的合訂本
，圖片均為彩色精印
的西各名家繪畫

定價 2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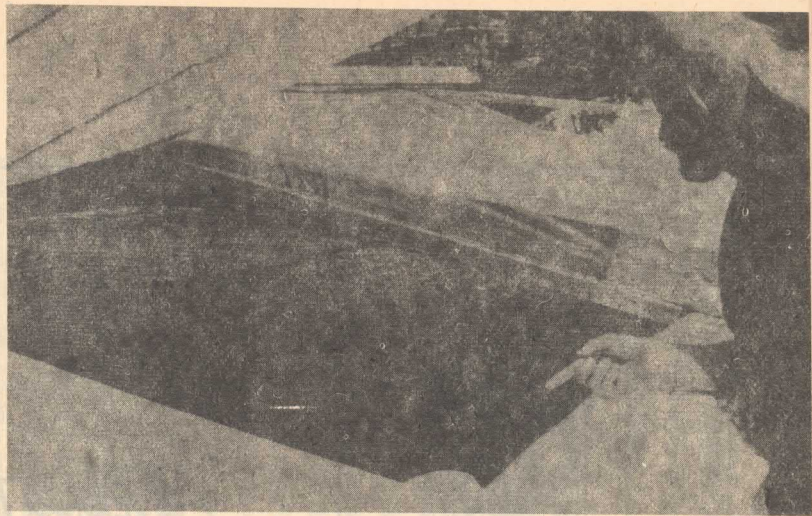


七號法庭

(中國時報譯為浩劫後)

Leon Uris原著
張時譯

定價 28 元



家庭養魚法

(後院魚塢)

• 梁秀菊譯 •

您可曾想過在房屋的後院可以養魚？綜合後院和魚類孵化處的一些特性，兩位革新派的科學家——達德博士與麥克拉克尼博士——設計了一套相當簡單的食物供應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做。更重要的是，它在生態學上說來是能自給自足。

在圓頂裡熱得很，又潮濕，好像雨林地帶一樣。水自各方聚集流入了小水道。炙人的陽光又從弧形邊緣的鋸齒隙口照射進來。環繞四周的走道除外，這構造的底部是寬十五呎的池面。

走道上站着的是達德博士，一位海性學家，他正在用手捧着一團不停蠕動的蚯蚓。麥克拉克尼博士，一位漁業生物學家，站在他旁邊，彎下身去搖動一塊用保麗龍做的板子，大約有一呎長，

是一種特為養魚而製的小筏子。達德把蚯蚓倒在上面，然後他們站直身觀看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這些蚯蚓蠕動着蠕動着就分開，有些朝下鑽入水中。「呀！你看！」麥克拉克尼說。

這時忽然有十二隻四吋長的小魚游到水面，搶食小魚，發出花啦啦的聲音，橄欖綠的水面也泛起了泡沫。達德露齒而笑。「美嗎？」其實他並沒有問什麼人。

這兩個人正在做一個實驗。圓頂、池子，和魚組成了一個他們叫做「後院魚塢」的雛形。這和庭院花園一樣。假若這個方法可行的話，你會看見每家的後院都會突然有一個圓頂隆起。

雖然圓頂、池塘，和魚苗的價格聽起來很貴，平均來說約在

美金二百元左右。但這池子裡能生產多少魚？還沒有人能確定。最初的設想是「能供給一個有四五口家庭的蛋白質需要。」達德說。有些人認為會超出很多倍。

「在這兒我們所嘗試着做的，」麥克拉克尼說，「是發展一種合乎生態學的方法，利用這種方法，一個家庭或其他小團體的人，可以在蛋白質方面自給自足。假若你想開闢一個庭園，當地坪整理好了之後，就可去買一本有關園藝的書，書中自然有各式各樣庭園佈置的方法。但是一個人想要生產肉類蛋白質的話，那就比較困難了，充其量，祇不過是養養小雞而已！」

這兩個科學家正設法要把群眾都引進這個實驗中，人數多多益善。「從這片土地的這頭到那

頭排列着成百的圓頂。」達德陷入了幻想。「一個『群眾的科學』，每位養魚人將他們的發現，提供到魚類學的一般知識體系裏。」

他們的研究組織——(The





把經營養魚視爲另一種計劃是錯誤的，「達德說，「因爲它是和我們其他的計劃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例如，該學院有一塊十二畝的地在麻省渥滋荷城外，可德角的南端。走到田莊和古老的大穀倉後面，再越過一個小斜坡，就可以看到許多圓頂。當我在那裏的時候，只好做了三個魚塢，其它一個個像彈坑的洞列成一排，從坑的這頭到那頭有十三呎到十五呎長，正等著裝水和加圓頂蓋。

在這個過程裏，蚯蚓把泥土轉變成高級肥料，可以施肥到附近兩畝的菜園上。

在菜園的中央還擺着一個底下裝有輪子的開底雞籠。工人們經常把它移動到新的位置，做爲一個活動的肥料製造廠。雜草和其他有機廢料堆成了四個三十呎長的混和肥料堆。

New Alchemy Institute) 配合養魚計劃，又進行了其他各項的調查：如完全不同的能源，新的社區種類、熱帶內林生態學（在哥斯達黎加擁有一片七百五十畝的田地，又在聖芭芭拉租了一片較小的土地。）不用殺蟲劑的昆蟲控制法、和像龍蝦與蛤這樣的水產收穫。

支持他們研究的一個主要機構是有機園藝和農作雜誌。負責簽署大部分的後院魚塢計劃。「

旁邊是一個粗糙的木箱，長、寬各十二呎，深一碼，裏面裝蚯蚓。成萬做肥料用的紅色蚯蚓在富有養分的泥土中蠕動。每天下午從學院廚房裏出來的殘羹剩飯用鏟子鏟進去；每天早晨，又篩出一團團的蚯蚓給魚吃。

第二座小山丘上，共有二十二個浴盆大小，在地上挖的池子排成四排。一位從附近渥滋荷海洋學院來的醫技學生仙麗，正在照顧她的實驗蚊蚋蟲田。這種蚊蚋小飛蟲，生有絨毛般的觸鬚，在傍晚時分，經常成群的出現。它們是以色列緋鮭鯉魚繁殖成功的秘方，麥克拉尼說，而且可能還含有某些未知的生長刺激素。

在蚊蚋田裏，還培植了一種叫做血蟲的小幼蟲。每個池塘中

的架子上懸掛着一條麻布袋，小蟲就養在這裏面。隔一段時間，一條麻布袋就送到一個魚池，在此魚兒可以大快朵頤。而幼蟲的食物則又來自魚糞，如此就完成生態學上的循環。

另一個食物循環在達德家後面進行，用一個像汽車大小，底部襯有乙烯基塑膠的池子，裝着從達德家化糞池中滿溢出來的渣物。每隔數日，達德用網從這個池裏濾出一些孑孓、蚊蚋，和蛆，倒入魚池中餵魚，而由魚糞所構成的污泥，又是一種很好的花肥。

「目前所感到煩惱的是，大部分的資料都必須靠我們去摸索得到。」達德說。「中國人在小池中養魚已有幾千年歷史。但是不僅彼此情況不同，同時我們壓根兒就不知他們怎麼弄的。」

然而目前該學院所知道的，

已經足夠給開始養魚的人一個成功的希望。茲將各項資料說明如后：

目前看來最適合在後院飼養

的是提拉匹亞種 (Tilapia) 一種口餵的鱒魚。(由公魚含着魚卵一直到孵成小魚，至自立更生爲止。)

它們很健壯，易於餵養，且味鮮美——有些像鱸魚，因爲它們

圓頂：最便宜而又容易建造的圓頂，是





元的硬木板來做軸心，做螺旋和大釘的木料需另加美金六元。

池子：

已經用過的有兩種——一種是小孩子的游泳池，一種是在地面上挖的大洞，底襯塑膠。學院用的第一座池子是一個十三呎的圓池子，三呎深，大約值美金六十元。在最佳的條件下可養一百五十條魚。研究人員本不願用坑地的熱。但是稍後他們發現情形並非如此。一個挖下去的池子較地面上的池子便宜，祇是不能移動。今夏他們要用水泥和木頭的池子做實驗。

溫度：

最適宜飼養的溫度是華氏八十度到八十五度。要是在六十到

七十度之間，雖然魚兒健康，卻不會長大。溫度最低不能超過五十五度，最高不能超過九十五度，否則，魚兒都會送掉小命。冬天是個難關，達德想用電熱器浮

在蓄水池上使他的魚過個溫暖的冬天，但電的價格却太高。所以他把長得最好的魚搬進地下室，用電熱器來抵禦寒夜，希望他們能支持到來春。其餘大約四吋長的魚兒，都送給了朋友。因此現在的計劃是在夏季飼養足夠的魚，以備在不能生長的季節裏，以冷凍的魚來供應。

食物：

提拉匹亞魚種是靠浮游海藻類維生；這種海藻在池中只要一且開始生長就會自動地繁殖下去。達德和麥克拉克尼開始時是利用這一地區中許多池中的水來培植

海藻的。然後自然就把不適合圓頂裏生長的海藻群淘汰掉。

海藻主要是以魚糞為食物。

但爲了要使海藻快速的生長，科學家就在每一個池中掛一個袋子，裏面盛裝着肥料和富於養份的泥土。當海藻的全盛期過了之後，再換一個新的袋子。像這樣的施肥方法需要一些技巧：太多的話細菌就會分解和剝奪水中的氧，最後是剝奪魚兒的小命。

麥克拉克尼發現，當魚兒小時，在飼養期間，它們需要動物性蛋白質，這就是爲什麼會需要蚯蚓、蚊蚋，和達德家浮游生物的原因。另外，若是裝置紫外線燈和通電的格子系統，收集像棒球大小袋子的蟲只需要兩小時。

當每件事都進行得很順利，一個後院養魚人還該期望些什麼呢？「這是一個實驗，每個參加

的人都是實驗者，是冒險家。」

麥克拉克尼說。「但是我可以擔保兩件事你必能得到：經驗和趣味

。除這以外的是希望能在餐桌上擺上一些有意義的食物。」

譯自一九七三年六月份科學文摘

去年春天，我在院子裡種了些菜，眼看長出芽來，心裡很高興，也就格外細心照顧着。到了夏天，菜也快長成了，有一天兒子急忙從外頭跑進來，說是鄰居養的一群鴨子正在院子裡開宴會，跑出去一看，的確場面熱鬧異常，慘的是我心愛的菜兒。鄰居知道了過來道歉了事。

個把月後，此事早已忘光了。鄰居太太手拿一包東西過來送我，打開一看，是一隻宰好了的肥鴨子。我們笑得很開心，因爲裡面還附了個紙條寫着：「請享用我們的『院子』吧！」

人的

新面貌

吳茅源譯

有些人把它看做一次新的（宗教）改革，尚未成熟，有待再一個馬丁·路德出來領導。有些人歡呼，以為是進化的新關鍵，舊有的人性基礎由此完全崩潰，重組成爲更富靈性意義的形式。其他的人可能較少激動，以為就像鐘擺不可避免的回盪，現在又要恢復那些又已遺忘的真理——或許是危險的迷信也未可知。

無論如何，我們賴以立身的許多觀念的確

面臨着重大改革。數十年來居於領導地位的思想，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或則處於嚴格考查之下，甚或直接受到攻擊。人類控制環境的自信落到極低潮；危險的科技、可疑的進步！甚至進化思想也同樣的不安，不敢寄望於人類自身，只盼超人出現。

紛亂的一部分，在於挑戰一項古老而崇高的二分現象。中世紀的時候，宇宙是渾然一體

，天覆於上，地載於下，同受神的掌握。文藝復興帶來人本主義（humanism，也譯做人文主義），科技革命繙成機械主義，由是打散了宇宙的統一性。以後的三百年，人類和宇宙的關係分裂成爲兩個層次：這個二分是笛卡爾的創意。笛卡爾身爲虔誠教徒，又兼理性主義的巨擘，他指出，人類只能就他可以量度的世界討論真與假。靈性世界顯然不適用此無量度。於是留做哲學家和神的領域；他們也往往接受笛卡爾的看法，以爲他們的論述不構成永恆的教訓，物理世界則成爲科學文明的領域，甚至有時機械比人更像這個世界的主人。

現在，許多人發現物質主義破產，開始挑戰這個二元論的觀點。生態學帶來新的關切和認識；支持唐（John Donne，英國詩人、神學家）所說，任一族類生命的滅絕必導致全體的消滅。從月球回顧地球這個超大的太空船，可能成爲另一個挑戰的因素。

反對既存文化的新意識，代表着強烈的情緒，近乎泛神信仰，令人連想及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但是復起的宇宙觀，與浪漫時代的普

遍信心相較，還是很有差別，七十年代的熱忱當中蘊涵了謙卑的認識。人和他的宇宙，其複雜，超出以前所想像。所以專家受到攻擊，有些自我批評而棄絕其專業不爲。他們用以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不如原先期望的那樣有效。他們彷彿犧牲整個的人來適合其一部分。樂觀導致錯誤的熱心，以爲某種方法或某個系統就是答案了。現在，到底有沒有任何一種系統，可能完全超越人類的倔強，不但受到懷疑，而且逐日俱增。

意思的爭逐泛及各個思想的範疇，雖然並不具有一定的方向。這些觀點未必見得是新的；可能老早就爲人所熟知，也可能是重新加以估量。本週開始，時代週刊將就行爲、宗教、教育和科學四個關鍵領域做一番檢討。

本週，我們就行爲專欄，考查目前心理學的主流，佛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和行爲主義，所受到的一些挑戰，包括人類學家眼中的人類本質、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的限制和某些悲觀的看法。

七十年代極渴望靈性。宗教專欄下星期將

檢討宗教思想的新發展。有些精神空虛的人回到聖經派 (fundamentalism) 求取安寧。其他一些從聖靈 (pentecost) 的經驗尋找內在的精神體驗，甚至走向陌生的東方神秘主義。

教育專欄將考慮所謂教育機會平等的前提，檢討有關先天遺傳差異的爭論，職業訓練的新興趣——尤其對智商可能的影響，以及大學生退學的現象。

最後，科學專欄將探討，對科技成就現在普遍性的冷漠態度（甚或仇視）。由純粹科學發展所歷經的途徑，反映出某些科學家自身的認識：他們發現，他們提出的解答並不如原先想像的那麼好。

目前在西方世界，這些想法並非主流，或許永遠不會是。它們也許只能煽起痛苦，無益的衝突，破壞和諧，扼阻積極的思想。它們對進步與行動大肆批評，適足以帶回默思 (quietism)，妥協於接受現狀，而非努力加以改造。可是由好的一面來想，用不同的觀點來跟原行的認識相激盪，可能發出有益的力量，對

是迷信，「個體裡面有某些東西在進行著……心態、情感、目的、期望」，施金納堅決以為這些不外虛構而已。

另一極端，佛洛依德派極度關切個體裡面所進行的。佛洛依德認為，人事實上經常受到內在而不自覺的慾望所衝擊，往往因此造成精神病，需賴精神分析治療。在他那時候，性的壓抑是最重大問題，所以他也不關心與精神病有關的其他概念，如現在瀟灑的無聊感 (meaninglessness)。他曾寫信給朋友：「我向來只管『人』這棟大廈的底樓和地窖」。宗教？佛洛依德列入「人類精神病的類屬」之中。

精神分析和行為主義仍然構成學術界。它們大有差異，根本不是死對頭；是否也有所共通呢？人本心理學家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覺得，它們對「人」所採的觀點都屬縮影性。人本心理學自許為第三勢力，敲着學院派的門牆。社會學和人類學方面，很多古老的信念也同樣受到挑戰。由此我們重新認識人的堅忍和潛力。老早以前的人認為，人有某些

人與社會的基本概念加以深入探討。「人」的新意象，說不定複雜了些，可也要實際得多。基於這個意象而有的進步的理想，終究不會無用吧！

行為篇：人性之重現

「我們可以應用『遞奪感覺』(註一)，藥物、催眠和賞罰施與，完全控制人的行為。我相信這一天已經到了。」——詹姆士。

V. 馬康納

行為主義心理學家常說的話。過去四十年間他們產生這個令人頭大的信念：人可以塑形，依照他應該如何，操縱其行為，簡直就像實驗用的老鼠或鴿子。致力於此最甚，莫過哈佛心理學教授施金納 (B. F. Skinner)，暢銷名著「自由與尊嚴界外」的著者。他認為，所謂賦予人以「自由」，其實是將他棄絕，置諸周遭種種不可控制的外力所操縱。在他看來，只有可觀察的行為是真的；「裡面的人」(譯註：佛洛依德派主張人的心理有「本我」、「真我」、「超我」三個各自獨立的主體) 完全

特定的成分(人性，有人認為這個名詞「不科學」)，全然不受環境變遷的影響。「人性」被逐很久之後似乎又偷偷回來了。這顯然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傳統上，自由主義向來主張人可以無限制地改變、美化，保守主義則比較傾向人終究是人，罪惡難免。

最出名的人本精神分析家羅洛·梅 (Rollo May)，他同意，佛洛依德強調一個人過去的「非理性、受到壓抑、仇恨、難以接受的種種慾望」，對心理學貢獻很大。可是，他更認為，佛洛依德遺漏了許多屬於人性的性質。同時，梅警告，行為主義必得當心不要造成機械社會。「我有信心，『人』會再度被發現」。然後或許可以重新重視愛、創造、音樂和所有其他重質、內省的體驗。

這種體驗已受到「人性潛力運動」所重視。但梅在他的新著「權力與天良」(Power and Innocence) 中說「人性潛力運動還是承續美國人向來的天真，誤認我們說是在步向道德的完美」。每個人都有罪，他堅持，務必對美與罪兩方面都保持敏感。

梅說過，每個人都有所空想，「如果我們生活在烏托邦裡，用正確的方式訓練，就都是完人了」。他不同意「我們之所以有缺陷完全是社會的過失」。向來說有強者能從「受制約的大眾」中脫穎而出。人的本質誠然有其罪惡性，可是又何嘗沒有反抗不義、鬥爭腐化、維持自我完整？梅相信，這個時代需要新的道德——「假設每個人該當對自己的行動負責，從而建立起目的的道德」。

人本心理學家，還有一些當代心理分析家，比較強調人可以主動的決定他的生活方式。老一輩的佛洛伊德強調人受下意識的控制，往往低估意志的作用。意大利的精神分析家阿薩吉利 (Roberto Assagioli) 寫道：「在現代心理學、精神分析和教育學裡，意志這個因素很不受重視」。舊金山的精神分析家惠利 (Allen Wheelis) 同意：「聰明的現代人倚在座椅上，並不見得就把手放上駕駛盤」。可是總要改變的。惠利談及應行「自我超越，由內心開始改變而及於外」，以「自由的體認」為始。

心的格洛佛 (Stanislav Grof) 用 LSD 在垂死病人身上試驗。他發現，LSD 的效果經過數個階段而發生，到最後的階段，病人感受到「廟堂神秘、入會儀禮 (註二)、神秘宗教等等所描述的『千禧年』 (註三) 奇蹟」。格洛佛結論，這種體驗係屬人性本能，而且「暗示可能由此聯結現代科學與古代智識」。

其他關於意識不同狀態的實驗，主要以阿爾伐波 (alpha wave) 為對象。阿爾伐波是一種腦波，通常出現於輕鬆而清醒的狀態。這方面的研究者相信，如果用「生物回饋訓練」，就是說，一方面記錄觀測腦波，一方面 (用燈光或其他信號) 告知被試他是否已成功地產生阿爾伐波，人可以學會自主產生這種腦波。由於大家都渴望心靈的安寧，佛家所謂涅槃 (nirvana)，生意人已經在賣家庭用「阿爾伐機」，開設「阿爾伐訓練學校」。生物回饋「研究會」的主席，心理學家穆和蘭 (Thornycastle mulholland) 表示，這種商業主要吸引「天真的人、絕望的人和迷信的人」。

然而，生物回饋是真實的現象。所謂「臆

自由之後又如何？維也納心理醫師佛蘭珂 (Viktor Frankl) 的看法，與佛洛伊德所講求快感的願望相較，其實「求意義的願望」更為基本。忽略對價值的關切，不啻損及人性的本質。正如佛洛伊德派的分析期望解脫性與侵略的慾望，佛蘭珂的治療 (語言治療法，logotherapy) 意圖解放靈性的下意識部分，使人能認識其內在的需要，從而在生活中尋找意義。

心理綜合治療 (Psychosynthesis) 也是 (至少對某些人) 假設靈性方面的實在與重要性。阿薩吉利以前受過佛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訓練，他創造出這種治療法。「我們離宗教的門不遠，不過要病人自己去開」。阿薩吉利的理論假設人有若干層「內在結構」，包括較高的層次，靈性、哲學、藝術「總部」之所在。為了探索這些區域，他不但用傳統的精神分析方法，而且用一些神秘的儀禮和冥想。

其他一些心理醫生，經由藥物文化，接受意識之有所不同狀態。有些甚至就用藥物來做研究。其中最著名的，馬里蘭心理治療研究中

「器學習」 (Visceral learning) 也是一樣的真實。臟器學習乃指經由學習而認識，進而控制，有如心跳、血壓、體溫、胃腸收縮等，所謂不自覺而且不自主的生理現象。跟阿爾伐波的情形一樣，這個學習的程序包括：「要被試試者『產生』某種現象，然後由他成功時用信號告知他。」

洛克斐勒大學的 N·米勒 (Neal Miller) 從事着這方面的研究。他曾經奇跡似的訓練成功一位高血壓患者 (雖然只是暫時) 控制、降低他的血壓。(但他也指出，類似的嘗試也會在其他患者身上失敗過)。在特皮卡的麥寧哲基金會工作的心理學家格林 (Sinner Green) 訓練偏頭痛病人控制增加往手臂的血流，減輕其癱狀，有多次成功。(目前他尚未能解釋為什麼這樣做會有效)。格林會檢查過拉馬 (Swami Rama)，能停止心跳十七秒之久的奇人。格林和他的同事認為，人可以掌握自己的調適。他預料，人們總有一天可以不靠藥物幫助，只經由自我體認和對體質的控制，保持其健康。無論他的想法是否可能，這種研究總

能幫助我們了解，生物現象和行為之間複雜而陌生的關聯，由此揭開人類本性新的一些面目。

心理學界通行的行為主義向來主要關心於環境對人的影響。人類學界以前也是這樣。自從波亞（Franz Boas）以來，美國人類學家大多傾向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偏重各個社會的不同，以為人的感情和思想是由他的生活方式所塑造。人類學家不接受人有任何固定、遺傳的本性。米德（Margaret Mead）早期所做的研究，一意思顯示出在不同社會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很有不同。他後來解釋道：「在一九二〇年代，我們的資料只為了一個很簡單的目標：反覆證實人性的不穩定和易變」。語言學家薩比爾和華夫（Edward Sapir and Benjamin Whorf）也支持文化相對論，主張因使用不同的語言，就會對事相採不同的認識。人的思想決定其語言，反之亦然。（譯註，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南太平洋的土人用幾個不同的字彙描述不同深度的藍色，而他們的視覺就能很確切的分辨；我

們的語言籠統的用一個「藍」字，所以很難以辨認這幾種色澤之不同）。

米德逐漸修正他的看法，其他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也提出新的觀點。強斯基（Noam Chomsky）主張，人類學習語言的方式，以及各種語言的結構，基本上是天下一致的。法國的雷維—史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收集了各種文化的數千則神話，指出，誠然各個歧異很大，但其一致相似則更為明顯。他相信，心靈的最深處有着某種根深蒂固的激動，從原始時代以來未曾有所改變。

人本主義相信人和社會終能改造、完美。李維—史特勞斯極不同意。「人本主義已經失敗。各種殘酷不仁都用它作藉口、掩飾。它對人誤解，意圖切斷人與其他天性的連繫」。對於人口膨脹、環境污染、和「次第毀滅物種」，他深表憂懼。如同其他許多研究早期社會的學者一樣，他羨慕原始社會之能以在人與自然間達成平衡。

泰格和福斯（Lionel Tiger, Robin Fox，字面的意思是老虎和狐狸，有趣得緊，

他們第一次見面竟是在倫敦動物園！），是另兩位羨慕原始社會的學者。他們也相信「根深蒂固的激動形態」，稱之為「生物文法」（Biogrammar）。

「一種生物之外形、生理、行為，來自遺傳基因所代表的成功的適應形態」，他們在皇家動物學報寫道：「它必得像它的祖先一樣，依着極特定的方式生長、發展」。侵略行為（Aggressive behavior）對人的情緒演化和生存有其關鍵性。母親與嬰兒的關係極為重要。「自然的安排，母親和子女應該在一起」，他們補充道，「『母親』，是哺乳動物的奇跡——靈長目最好的代表」。

泰格和福斯曾被冠以各式各樣的惡名，從法西斯，到性自由，到「索然無味」。他們並不吃驚。「你對一個教了四十年文化相對論的人說：『老兄，抱歉，你這套錯了』，他怎麼會喜歡你？」，福斯說得像個哲學家了。他相信，他們主要是受到政治批評，「認為我們應該致力於所謂的、對的、真的」。

泰格和福斯認為，人類整個族類的存亡，

完全繫於瞭解其生物本性。「這並不是一種命定論」，他們堅持，「如果有人嫌萬有引力定律妨礙了他的自由，這傢伙是沒藥救的。對通情達理的人來說，這條定律代表着一樁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們或許忽略了與萬有引力同樣基本的行為定律」。有些人類學家也着眼於行為的生物基礎。他們認為，人類必須向其動物性遺傳本質學習以求取調適，否則進化律對人類將會與對恐龍同樣的殘酷。

社會學是另一門變動很大的學科。社會學主要是美國產物——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五的社會學家在美國工作。一次大戰後這門學科在大學裡站住腳，取得學術地位。二次大戰後，由於企業界和政府開始需要應用社會科學的幫助，社會學家乃步出象牙塔，發掘並解決國家性的問題，從而成為自由主義的一支臂膀。「貧窮社會學」在六十年代特別忙碌，從事於城區重建，就業機會等計劃。這些努力結果慘敗，使得許多社會學家失去自信。「我們現在探究更難（更基本）的問題」，美國社會學學會的執

行拉森 (Otto Larsen) 如此表示。哈佛的雷瓦達 (Lee Rainwater) 補充說，(社會學家) 政治性的活躍「已經消失，社會學家自覺在火線上的表現不佳。現在主要關心的，轉移到對問題本身的認識，而不再談如何去解決或改變它」。

耶魯的貝爾 (Wendell Bell) 說：「傳統的社會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 不切實際。無論它怎麼做——環境計劃、社區研究、補償性社會代理，都沒用」。紐約州大的社會學家米勒 (S. M. Miller) 和萊納 (Ratner) 批評這種觀點，稱之為「美國式的無為症」(American Resignation)，做為他們給尼克森的內政所加的招牌。「無為症」論稱，許多社會問題「源自根深蒂固的個人特性」而無法解決。米勒等人對此堅決反對，他們指出，「無為」理論其實是主張「捨降低目標外別無他途可循」。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家甘斯 (Herbert Gans) 相信，六十年代的計劃並不是失敗，而是根本沒有真正實行過。不過，不管怎麼說，七十年代不是改革派的好日子。

條路並無終點。烏托邦是不存在的。我們不如反過來尋找自我」。

許多社會學家都有同樣的發現。在他們心目中，在一些人類學家心目中，在一些心理學家心目中，人類有史以來就懷抱着的，那種由人的靈性作主的烏托邦理想，逐漸退色、逐漸消逝。代之而起的想法使許多人難以忍受。其他一些人還希望人可以用他重新發現的意志來發揮他天賦(雖然有限)的潛力。這些樂觀的實用主義者放棄人由社會創造的想法，認為社會要由人來創造——同時也接受這件工作所要求的責任與痛苦。

譯自四月二日的時代週刊。

註一：遞奪感覺 (Deprivation of sensation) 係用適當的設施剝奪人與外界溝通的感官，使他看不見，聽不見，觸不到，嗅不到。往往對行為有極大的影響，甚至造成精神病症狀。

註二：入會儀禮 (Initial ritual) 指加入某些秘密會社或原始部族而進行

社會學家古德諾 (Alvin Gouldner) 同意：「社會學界的激烈爭執已告一段落。爭執需要精力；人總會累的。激烈派現時都在養息創傷。」

在六十年代，古德諾寫道，「快樂」的社會學家們鼓吹美國社會樂觀的一面。只要能有適當的技巧和經費，所有的重大問題都可以解決。他們以為人是消極被動的，屬於社會與文化。古德諾說，這是錯誤的觀點，沒有考慮及人的情感和理智。在他的「西方社會學的危機」(The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一書中，古德諾主張社會學家將來不可做假作自居客觀，應該承認他們自己也是社會的一部份。「社會現象的瞭解，不該只經由『發現』外在事實，也得向內體認，內省自身。」

一位前任哈佛政治學教授也有類似的結論：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不久前富有哲學意味的說：「我們一直假設，每個問題都有辦法解決，善意的嘗試必能得到好的結果；烏托邦不是夢想，而是只要循着正確途徑前進就可以達到的目標。我們這一代首先發現這

的儀禮。

註三：千禧年 (Millenia) 是新約聖經啓示錄所描述天國復臨的種種景象。



一九七三年

諾貝爾物理獎

定瀛譯

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物理獎頒給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西研究所的布林·傑瑟芬遜，通用電器公司研究發展中心的艾偉·吉哈維及I. B. M. 湯姆華特生研究中心的李奧·依薩其。傑瑟芬遜是一個理論物理學家，獨得此獎之半數，其餘半數則由實驗物理學家吉哈維及依薩其兩人合得。

他們三個人來自三個不同的國家，英國、美國和日本。但得獎的理由都跟一個非常簡單的量子力學現象——「隧道現象」有關。在過去十數年中，他們三個人所發現的理論及實驗都深深地影響了物理學的發展，直到現在他們的實驗技巧還被視為是一種相當重要的技術。

「隧道現象」是物質波的一個現象，在有波動力學及量子力學時這個現象就被視為當然。在光學的理論中，我們若用一光束通過一片透明的玻璃，它可能全部被反射回來，但是我們若加另一片玻璃上去則有些光線會通過這片玻璃。以量子力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光束以隧道現象通過障礙物，但是，我們以古典物理的觀點來看，這件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好像一個棒球打在厚厚的牆壁上，不但球不會反彈回來，你會發現這個球已經通過了牆壁並且繼續前進，而牆壁上竟毫無球的痕蹟。以或然率的觀點來看，這種情形未嘗沒有，但是太微乎其微了。就算是一個微觀的世界

，電子或其他基本質點要通過一個用原子或核子位能所築的能障時，其機會也僅有一億分之一而已。雖然這個數目小得可憐，但是對物理學家來說，這用來觀察已經足夠了。早在一九二八年歐本海默發展了原子離子化的理論，傅樂及諾得罕發展了金屬發射電子的電場感應理論，這種「隧道」現象就有待解釋。同年，哥姆，古尼及卡登應用了類似的觀念於放射性物質蛻變放出阿爾伐質點的研究。

到了一九四八年，電晶體的發明，人們風起雲湧地研究半導體，尤其使人熱絡的是有關半導體的P-N連界。如果半導體晶體（例如矽）的某部份鑲入了少數別種金屬，若那些部位因而帶有負電荷，我們稱之為「N」型，若我們其他的部份鑲入另一種元素，造成某些部位成為缺電子的孔，我們稱之為「P」型。在晶體內，由這兩種型所產生的界面我們就叫做「P-N」連界。不管電晶體及半導體的組成或功用為何，它們裡頭或多或少有這種連界存在。如果用一個够大的電壓作用在P-N連界上，則電流會突然急遽增加。因為這種連界有實用的價值，所以有許多人就集中精力去研究它的反應機構。一九三四年辛納假設了一個比較可行的機構用來解釋絕緣體物質由於這種急速的高電壓所產生的介電破壞現象，這個破壞現象就發生在非常薄的P-N連界上（只有幾百個埃的厚度），且在這非常強的電場中，它的電壓並不太高。近十年來，辛納的隧道現象在P-N連界中是否重要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所在。一九五八年，依薩其用實驗來證明並揭發了真象，也替半導體的設計開闢了一條坦途。

依薩其在一九四七年東京大學完成了他的大學教育，畢業之後就加入柯貝克吉歐公司，如此半工半讀地攻讀博士學位。一九五六年，他到新力公司擔任高級設計部主任，在那裡他接觸了有關半導體連界破壞的問題，以依薩其的想法：「有些在概念上非常簡單的實驗往往被人們搞得錯綜複雜，牽強附會。」因此，他做這種實驗就從最簡單的地方開始着手；首先，他測量P-N連界的電流與電壓。他所研究的這個連界比以前別人所研究的還要薄，小於一五〇埃。這種厚度必

須要有高度的技術將合金嵌入半導體中方能達到。而訣竅就在個中，此時有許多現象會發生，例如在負電阻區內，當電流減少時電壓反而上升。這裡頭就牽涉到隧道理論了。在依薩其發表的第一篇文獻裡，他將這些觀察到的現象，用一個簡單的隧道模型來說明。遺澤所及，以後的一些研究者就再也不必費腦筋去斷定發生這種現象的來源與具體意義了。

今日，為衆所知的「依薩其雙極」或「隧道雙極」，在研究半導體的隧道現象已是不可或缺或的儀器了，其他如研究晶體振動，電子帶層結構及不純物態也都少不了它。「隧道雙極」在電子設備上用途頗廣，諸如：擴大器，偵測器或微波系統的振盪器，太空通訊的測距器等無不唯其是賴。依薩其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他在一九五九年取得博士學位。爾後，他就到了美國，在紐約的IBM的湯姆華特生研究中心繼續領導研究特殊的半導體結構。他的傑出貢獻使得他的祖國日本及居住國美國同感與有榮焉。

當依薩其的發現發表之後，有人在紐約的通用電器研究發展中心也戲劇化地發展了另一個新奇的發現。這個人是艾偉·吉哈維。他在一九五四年由挪威移民至加拿大，曾在一家建築師事務所當助手，不久就轉入加拿大通用電器公司當機械工程師。一九五六年進入該公司研究發展中心接受高等工程訓練，在這裡他發現許多人鑽研固態物理，而他個人也似乎對此有興趣，於是他請調至物理部門，並開始在瑞森勒理工學院選讀高等物理課程以利改行。在中心的這段日子他和費許共同研究一種由兩片金屬中間由一層非導體間隔的隧道現象。他們繼續研究及觀察的結果，發明了一種二片鋁膜用一層只有數十個埃的氧化鋁間隔開來的東西。鋁在絕對溫度一點二K時（攝氏零下二百七十二度）是一個超導體，他們這個研究小組數度想將此物冷凍至這個溫度以下，看它有什麼變化，但是鑑於經費及無具體的實驗理由，這個實驗計劃就打消了。吉哈維從事他的第一個研究超導體的計劃是探討在超導體中電子激發光譜的能階及它在貝登—開普勒—薛瑞弗超導體理論中所扮演的角色（此三人為一九七二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他想在這個光譜的能階之中也

許有隧道電流的效應，於是他就計算了最具代表性的一切能溝，並且發現這些能溝幾乎都有幾個毫伏特的間隔。這就是他要的答案了。從此，他就有充分的理由來從事這類的實驗，並且知道從何處著手。他訂出了一套量鉛—氧化鋁連界電流與電壓的方法。鉛的超導體溫度是七·二度K，所以我們能够在四度K時使兩片薄膜的一片維持其超導體性質。吉哈維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當電壓低於鉛的能溝參數時，隧道電流就會急遽降低，但是在電壓較高時却無影響。

這確實是超導體研究的一個革新，在以前量能溝的方法是既費事又費時，現在吉哈維將這種技術公開之後，人們只要有電流計及電壓計就足够了。進一步的研究發現：能階與一群變化的超導體參數有關。吉哈維很快地就發現了超導體的聲振光譜的微細結構。假魯威爾及麥克米南之手，這項實驗已變成研究固態光譜最有用的技術之一。其他一些有關用隧道連界來解釋超導體現象者，離題太遠，在此不擬贅述。半導體的超導體性質所以能有今日的認識，吉哈維功莫大焉，因為他提供給人們一個既簡單，直接又有效的方法，科學家以吉哈維當模範實無過之。

幾乎跟吉哈維同時，英國劍橋大學的學生傑瑟芬遜發現了梅思堡效應中的紅色光位移現象，一九六二年他跟隨匹伯德做有關超導體的實驗，同時也選修了一門由貝爾電話公司研究所的安德生所開的固態理論。安德生非常欣賞他，認為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天才，那年正逢安德生的休假年，無法繼續指導他，於是他說：「對一個教授來講，這是一個很為難的事，但是，我相信你會做得很好，若有什麼事在課餘多跟我連絡、討論。」有一天傑瑟芬遜拿了一些連界的隧道電流計算給安德生看，這個計算和吉哈維類似，但是它是兩面俱為超導體的計算。他們得到了一個極顯著的結果；那就是除了吉哈維所發現的電子隧道電流之外，伴隨著這個電流有一個超導體對存在。隧道電流跟兩個超導體所具的超導體波函數有關，一個超導體電流可以在連界上流動而不會產生電位差，這個理論也預測了超導體電流以相當的電壓產生振盪。不久，這種電流在磁場中的效應也被測定了。與相位有關的超導體電流其強度真是大得驚人，安德生和魯威爾兩人很快地用實

實驗證明了零電壓的超導體電流（直流傑瑟芬遜效應）。薛彼諾證明了振盪超導體電流（交流傑瑟芬遜效應）。我們反顧一下，以前有許多人在做吉哈維的實驗之中，也曾觀察到直流傑瑟芬遜效應，但是他們都將之忽略了，以為只是一種不純物的干擾作用。一旦科學家正視這個問題之後，許多以前無法解釋的東西都派上用場了。就好像當年馬克斯威所導出的電磁波理論發表之後，光的干擾現象就豁然開通一樣。傑瑟芬遜開闢了這一道門戶使超導體的研究大放異彩。一個由傑克里維，蘭比，馬希陸及西瓦所組成的研究小組將量子相位與超導體波函數的理論連成一貫。派克，泰勒和蘭瑟堡等人在美國的賓州大學用直流傑瑟芬遜效應測定了一個基本物理常數 e/h 。這個常數在量子電動力學非常重要，現在已被許多國家的研究所採用。許多電子儀器也根據傑瑟芬遜效應設計變成非常精確，這在此之前這些儀器的精確度都是大有折扣的。電子計算機的零件也採用了半導體來縮小體積增加效用。諸如此類的發展正方興未艾，傑瑟芬遜的成就不但解決了以前所不能解決的事，而更深一層的意義是：繼往開來，承先啓後。

有一點我們必需注意的是，傑瑟芬遜效應並不限在超導體隧道雙極，只要有兩個超導體被一層絕緣體間隔，這種效應就會存在。

我們再去看創造這些具有決定性物理上重大發現的三位科學家都是年輕有為的研究生，伊薩其是卅三歲，吉哈維卅一歲而傑瑟芬遜則僅有廿二歲，這對現在的研究生不啻是一種鼓舞，而對其他的人也不必失望，只要我們有智識有幹勁何愁事不與何愁事不成。

「美國新聞處」提供

新忠興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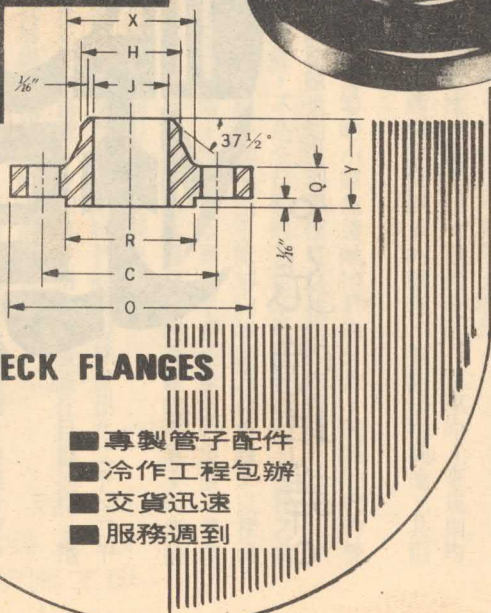
高雄市楠梓區左楠路435巷18號

電話：221445

新復興鐵工廠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四巷十七號

電話：362241



300LB.

WELDING NECK FLANGES

300磅
焊頸法蘭

- 專製管子配件
- 冷作工程包辦
- 交貨迅速
- 服務週到

鯨魚

。張時坤譯。

(續完)

陸上哺乳動物極為重要的視覺，並不是鯨類所最仰賴的，聽覺對牠們才是最重要的。長鬚鯨和抹香鯨過著聲音世界的生活，就算牠們沒有聲帶，牠們也會說、會唱。牠們也會聽，憑著回音，送出音符，使鯨類周圍有了消息。

抹香鯨咕嚕咕嚕叫，是爲了與別的抹香鯨通訊，牠們發出一連串的、有規則的碎裂聲，來探勘周圍地區的情況。牠們聽到別條鯨魚的聲音，並能夠找到他，其距離超過三哩以上。

這說明爲什麼人偶而發現一條孤零零的小鯨魚遠離牠們的父母。因爲牠們的雙親非常清楚牠們的幼兒在何處，而幼鯨也知道到那裡可以找到牠的親人。

鯨魚這種尋找的能力：聲納裝置，不是全自動的，也不是純被動的。依我之見，鯨魚直接的放送和收聽，像雷達的天線一樣，似乎能夠向每個方位旋轉，以探測四方。當鯨魚想要知道有什麼在牠周圍時，牠會採取與水平面成垂直的角度，將頭突出水面。傳送的角度（可能吸收的角度也同）與其圓筒形的身體成垂直；而無疑地，鯨魚有一付特殊的耳朵，不停地朝向海洋深處探聽。

在水面，抹香鯨不停地靠聲納探測深度，如果牠們的碎裂聲探出在二千、二千四百或三千呎底下，有一隻或更多隻的烏賊，立即直立潛水，並直往目標捕捉。牠們垂直地傳達的前奏，似乎對我解釋了抹香鯨的垂直潛水特性。

鯨魚顯易發現摩托快艇所發出的特殊噪音，這可能是頻率的問題。在噪音圈中央，抹香鯨的聲納收受功能可能誤導，因此牠不得不靜止地（和狂怒地）停在海面，而由於牠靠牠的聲納潛水，這樣一來牠也不能潛水了。

一條抹香鯨遇上麻煩時，領頭的公鯨會下令這群仍留在聲納的有效距離之內——可能延伸數哩——的鯨魚撤退。一旦受困的鯨魚無法脫身，鯨群內會派一、二條前往查看——受困的如果是小鯨，就派其母親，如果是已成長的，就派另一條大鯨去查看

。我們的觀察中，有數次鯨群消失在被俘擄者東方約一哩處，然後在三、四十分鐘之後，重出現在牠的西方一哩處。要游此段距離，至多花掉鯨魚二十分鐘。此意即這群鯨魚的聲納有效距離內，逗留一段時間，告訴牠大家正等待牠回去。

究竟什麼器官使鯨魚產生聲音呢？所產生的聲音又如何呢？沒有人確切的知道，專家們仍然在研究這問題。一項錯雜的因素是鯨魚沒有聲帶，但是牠們有喉頭，有呼吸管道和噴水孔。這些全能發出聲音，不過這些全屬非常複雜的器官和系統，我們一直無從完全了解。

鯨魚就算沒有一付見得到的外耳，但他比魚更有好處，牠們有中耳和內耳，而魚，換句話說，只有內耳，亦無法找出牠們聽到的聲音發自何處。可是鯨魚，確有外耳的——因為深藏在表皮之下，我們才看不見。

中耳及內耳無疑地具有極高的靈敏度，中耳部份被類似蛋白的液體所包圍，其內耳聽覺細胞發音特別好——像蝙蝠、貓、老鼠等，能得出超音波的聲浪。

另外一項非常重要的特點是，鯨魚的聽覺神經出奇的大。人類的腦子裡，視、聽覺的中樞體積大小相同。鯨類（蝙蝠）之中，其聽覺中樞遠大過視覺。值得注意的，鯨魚和蝙蝠兩者在進化中，均放棄陸地，選上另一種生活方式；蝙蝠到空中過夜間生活，鯨魚下水求生，以致視覺減退。

長鬚鯨和抹香鯨依賴聲納裝置作自我嚮導，而聽覺對牠們是最重要的感覺器官。視覺在感覺器官系統中只佔一小部份。

多數的鯨魚，眼睛呈藍色，略帶灰暗。一旦潛水，它立刻告訴你是充滿生命的。從近處看，它們非常美麗——藍黑的瞳孔像水晶般的閃爍。只是眼睛略小，又近視。至少長鬚鯨和抹香鯨是如此。食人鯨的視線似乎就極為良好。

鯨魚的眼睛和其身體大小比例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人會說就除了眼睛以外都

在成長）。人類的眼睛與其身體之比是十七分之一。鼯鼠——近視眼的動物——則是十分之一。但鯨的眼睛却僅有六百分之一大。也許牠無此需要，即使鯨魚浮到水面，牠的眼睛仍留在水裡。

有些蛙人說，鯨魚（特別是座頭鯨）似乎小心翼翼，不在水中去打擾人。這無法確定是否與其視線有關。座頭鯨在避開人類時，即升起牠的鰭狀肢。這意味著牠們似乎憑聲納而知道人類在牠們的前面出現，並非憑視覺。牠的眼睛在頭的兩側，無法看到正前方。

這並不是說鯨魚的眼睛全無用處。牠的視線也許跟我們不同，或者不佳，雖然如此，鯨魚還是看得見的。我們雖從三呎不到的地方拍攝鯨魚的照片，我們看到鯨魚的眼睛不是個盲目的動物。

對我而言，嗅覺在鯨魚重要的順序中排名第三位。其實，我不是以人類的嗅覺來談論它，而是指遍佈其整個身體中的特殊感官。鯨魚的皮膚與陸上哺乳動物全然不同：表皮和真皮較薄，即使較大的鯨魚當中，亦僅有一吋半厚。換言之，覆蓋全身的油脂格外厚。皮膚的薄度也許具有觸覺的功能。這是陸上動物很難想像得到的。

我們有幾次看到鯨魚互相擦身，這動作幾乎常是交配的前奏。幼鯨彷彿憑藉與母鯨身體相互摩擦而長大。牠們也喜歡摩擦「卡利索」的船體。

我心中毫無懷疑，鯨魚也像陸上哺乳動物一樣，喜歡被寵愛、撫摸。被捉住的食人鯨、大海豚似乎樂於以身體與人類相接觸。依照水上動物園的訓練者和管理人的說法，照料這些動物最好的方法是撫摸牠，或刷洗牠。

到目前我們可以說，鯨魚在其他感官方面並沒有特別秉賦。牠們的舌尖——像人類的舌頭，一樣懂得品嚐嫩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鯨魚具有品嚐鳥賊的嗜好。但我們不能說鯨魚一旦將牠下肚時，心裡會不高興。

魚類中味覺最佳，但海中哺乳動物中却非常脆弱，或者根本不存在。有牙齒的鯨魚完全沒有味覺，只有長鬚鯨還有一點點。

當作鼻孔的噴水孔，抹香鯨沒有裝上人類所有的神經細胞，不過，長鬚鯨還保留一些味覺的細胞。

我們知道的這一點點，當然不容許我們建立鯨魚感官生命的足夠想法。不過，我們可以說，這感官生命是複雜的，在動物心理學的架構內，佔了很重要的地位。（例如，抹香鯨的腦是現存動物中最大的，其腦殼也含有特殊的和神秘的器官：鯨腦所密封的「油槽」Tank。

我們沒有方法知悉這些巨大動物的感情生活。我們甚至幾乎不能想像在水中牠們喜歡怎樣生活，以及賴聲納指導自己，仰靠聲音比視覺更多是爲了什麼，我們只好放棄自己的念頭，屈服在我們永遠無法感覺出鯨魚所「感覺的」是什麼事實。

最喜歡吃肉的抹香鯨，對烏賊的口味比什麼都喜愛。牠們在深海——二千到三千五百呎間，找尋牠的珍饈，該處的烏賊有時達四十呎長，不過抹香鯨吃的不光是烏賊，牠什麼東西都吃。就目前所知有大甲殼類、海狗、雞魚和長達十至十二呎的鯊魚。因此我們可下結論，抹香鯨能在海底停留二小時之久，游行數哩以尋找可食之物。牠們天賦的雷達，在這黑森森的海底追獵食物當中，無疑擔任著重要的角色。

深海的大烏賊——捏造的 *Karen* 不是傳說的海怪。牠的確存在，不過很少浮出海面（即使有，也在夜間），幾乎不可能被人類捕捉。一種碩大無比的烏賊——*Architeuthis*，沒有人見過，祇有在抹香鯨的胃裡（還沒被消化）才可以看到。在亞速群島附近捕殺的一條鯨魚胃裡，發現一條完整的烏賊，長達三五呎，重達三九七磅，而這抹香鯨本身也不過四十七呎長。

抹香鯨要捕食大烏賊不是容易的事。烏賊具有發育良好的神經系統，眼光銳利，具備能分泌毒液的唾液腺。我們可推測抹香鯨的攻擊全憑閃電戰術，牠在烏賊有能力反擊之前，衝向牠，一口吞下。從我們找到的殘留物中，證明牠不是老是成功。當兩雄相遇時，各以不同的武器展開生死鬥，其情況之慘烈超過我們的想像。烏賊企圖以牠的觸手抓鯨魚的眼睛和噴水孔，並以吸盤撕裂鯨魚的皮肉。同時，鯨魚則想全力再度浮上水面，其頭上却頂著巨大烏賊笨重體軀。你可以想像出鯨魚以其銳利牙齒，把大烏賊軟軟的肉體，撕裂成片片的飄浮到海面。但戰爭並非一發即止，因爲大烏賊的致命器官不易擊中，即使抹香鯨也一樣。

我們只能想像在黑森森的深海中，其戰鬥像什麼樣子。大烏賊和抹香鯨雙方一定互使機智和力氣，因爲牠們雙方均有最優秀的軍備。對抹香鯨可怖的喉部，大烏賊以牠的觸手、吸盤和嘴反抗。由於牠們高度靈敏的神經系統和感官，頭足能儘速地移動，而且精確無比，運用自如。更且，本身賦有智慧，以這些作武器相抗，真是大抹香鯨的敵手。

所有的鯨魚都是食肉動物，其消耗活生生的肌肉量大得驚人。如果牠們活在陸上，根本不可能得到那麼多的肉餵養自己（事實上，甚至在恐龍時代，從無相等大小的生物存在）。鯨魚只有在魚產豐富的海裡，才能找到大量的食物倖存下來，因爲僅僅一口的食量，就超過一噸重。

長鬚鯨爲了餵活自己，不停地在水中，張開血盆大嘴，其下顎低低的，長達鯨魚全身的一半，可以一口吞下數噸的水。然後閉上嘴，在上顎的鯨鬚像一種過濾器，水被迫得從鯨鬚濾出，然後把留在口中的東西：蝦、水母、小魚等一股腦地吞下。

長鬚鯨是無齒鯨類 *Mysticeti* 中最奇怪的產物。牠們約九至十呎長，其齒之組成類似指甲，它們雖硬，却易碎，只有在上顎才找得到。更且，其邊緣帶縫狀物，空隙依照鯨魚所吃的甲殼類大小而定。因此，脊鰭鯨吃極微小的生物，即有絨毛般的過濾組織。而藍鯨吞吃較大的甲殼類和小魚，就有更寬闊的縫狀物。

不論鯨魚吃什麼，牠們每天均需數噸的食物，尋找食物成了牠們最基本的工作。在夏天，牠們到高緯度的南北極尋食，那裡日子大半是陽光普照，光合浮游生物大量繁殖，是鯨魚最喜愛的佳肴。

每年這時候，鯨魚一天廿四小時在極地狼吞虎嚥，牠們開始作極地遷移時，就需要補充這些營養食物，但在遷移的路程中牠們却什麼也不吃。鯨油的皮下層是供給這一旅程所保留的食物。（其實，鯨魚死後，其身體保留暖氣達卅六小時）。況且，這皮層由比水更輕的組織組成，因之抵銷了鯨魚的重量。與肺部裡的空氣混合，這皮層促使鯨魚更容易飄浮。

爲了便利你對鯨魚食量的估計，試舉一條在成長中的脊鰭鯨爲例，牠每天約吃三又二分之一噸的浮游生物。一條已長大的脊鰭鯨估計約爲前者的一倍半——這表示牠吞入口中，過濾而出的水，每天將近一百萬立方呎。

長鬚鯨的主食是一種二至二吋半長以內的甲殼類，學名叫——*Euphausia superba*。此種甲殼類在卅五呎到三五〇呎之間的深處產量極豐。每年夏季，南北極的水域裡，如毯狀般鋪滿數百平方哩——多得使水呈紅褐色，原因在此種甲殼類的體內含有豐富的維他命A。牠們既身處數百平方哩的甲殼類之中，只要張開嘴，就可填飽肚子。

牠們的菜單尚不限於此。除了這特定的一份和浮游生物外，鯨魚有時活吞生魚

——甚至偶而也吃企鵝。例如，在座頭鯨的肚子裡，解剖出來發現有鯖魚、鯉魚、鱈魚、墨魚、甚至水老鴨 *Cormorant*。

我們的友人：灰鯨，在進食時極爲挑剔。夏季期間，沿著西伯利亞海岸，從海底吃著甲殼類……*Amphipad*。冬季裡，在貝加，加利佛尼亞的鹹水湖吃貝、蝦、蚌、蛤。

當潮水漲退之際，可看到成群鯨魚隨潮水進退。牠們以九十度角摔向一邊，尋找食物，並以身體在海底挖掘。牠們將水和沙隨同貝類一齊吞進口中，然後升到海面，以頭抵住海面，使用舌頭當活塞，透過鯨鬚濾出水液。沙跟水一齊排出，貝、蝦則吞下——部份靠重力的壓迫，部份無疑靠食道肌肉而爲。

觀察者長久以來懷疑爲什麼灰鯨將頭摔出海面，好像在觀察四周的樣子，牠們每次可維持一分鐘左右。舊日補鯨人相信鯨魚是在盯住他們的。不過，依我們所見，可下斷語：牠們如此做在方便獵食，不過，垂直的姿勢使得牠們能夠從口中濾出碎物，並迅速嚥下保留下來的一切東西。

依人類的標準，鯨魚全部消化器官是非常奇怪的。我們已提過，鯨魚並不咀嚼。抹香鯨因爲沒有白齒，不能咀嚼，而長鬚鯨一顆牙齒也沒有。由於牠們將食物整個吞下，不得不有強壯的胃。事實上，牠們多數有三個胃或胃囊。第一個胃（前囊）製造非胃液，並利用強健的胃壁來摩擦碎食物，其內部含有沙及粗糙面，幫助揉碎食物。

前胃和胃可容納一噸的甲殼類——約一千立方呎的食物。一條八十呎長脊鰭鯨的胃裡，可容納五百萬隻小蝦，重二噸。

第二個胃，分泌消化液，稱幽門胃。它利用循環孔（幽門）伸入腸內，這跟人

一樣。

抹香鯨只有兩個胃，牠們也許能一口吞下一隻鳥賊，不過鳥賊肉軟，無需咀嚼、粉碎。只有一個難題：鳥賊的嘴。

只有在抹香鯨的腸裡才找到龍涎香，而這極似由鳥賊的嘴所形成。有條抹香鯨的腸內曾經發現千磅重的龍涎香塊，一筆巨大的財富。

鯨魚（抹香鯨）如果沒有這種東西，不落到捕鯨人的手裡機會應更多，因為牠的肌肉不足為奇，鯨油也比不上長鬚鯨，但其灰色的鯨糞（龍涎香），一直受到極高的珍視，最初可作醫藥用，而現在已成爲歷久不衰的香料來源。此外，抹香鯨尚有一種好處：生產特殊的純蜜臘。

鯨魚的消化道終止於腸——其長度較諸人類或陸上任何哺乳動物要長得多。人類的腸是其身體高度的五、六倍，抹香鯨則爲身長的二十四倍。一條五五呎長的鯨魚，腸長超過一千呎。海豚 *dolphin* 較短，只有其身長的廿倍。

據說，愛使世界推動，愛也使鯨魚遊歷不息。愛——至少是性，使鯨魚離開北極寒冷的冰，來到溫暖的貝加，加利佛尼亞的湖裡，一旦牠們完成遠行，就進行交配。

鯨魚因其種類之不同，性的成熟年齡也相異。藍鯨是五歲，小海豚七歲，長鬚鯨大半二、三歲即能生育。然而，性成熟並不表示鯨魚成長的結束。到達思春期，牠們仍繼續成長。

灰鯨的交配和生育，是在墨西哥礁湖的平靜水域。如果懷孕將屆一年，牠們感到日子迫近，這時，牠們似乎極不願到達目的地。但要牠在廣闊的海中生產，又不

情願。牠們需要一片淺水，受保護的礁湖、溫暖的水域。而牠們知道那裡有這樣的地方。懷孕的鯨魚組成鯨群遷移的先鋒隊，牠們依例先到貝加、加利佛尼亞，其餘的則緩緩地漫游。

貝加、加利佛尼亞的海岸，點綴著灰色沙丘，寸草不生，形成最佳且不受打擾的生育場所，因爲該處少有陌生客竄入，在鯨寧願選上這類場所——沙丘和孤立地，因此受了一個匿名：「沙漠鯨」。

多數鯨群到達該處後每年佔據很長時間，而且記住「秘密通道」——入口——進入礁湖。如果這是牠們初次旅行，牠們會跟著鯨群中最有經驗的老鯨走。不管怎樣，牠們似乎全知道水道的瓶頸，選取個人生產的樂園，或熟練地作愛。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這裡是極好的藏身之所，牠們甚至不懂逃避捕鯨人。一八五二年，查理斯·史堪蒙船長 Captain Charles Neville Scammon 終於發現了牠們。史堪蒙係被一連串的噴水所吸引，他尋根究底，引導牠進入礁湖。在那裡，他發現了從未夢想過的鯨魚集中地。

有九年多的時間，史堪蒙和他的鯨叉手在此屠殺數以百計的鯨魚，裝滿了數以千計的鯨油。自然，他們嚴格約束自己保持這秘密，今日此礁湖已改名爲史堪蒙湖。

第十年間，史堪蒙妒忌已極的敵手，下定決心要平分這筆財富，暗中盯上史堪蒙的船，不久，秘密即告揭穿。因之，屠殺灰鯨數已不分上下。到了廿世紀初，各類鯨魚已頻臨滅種邊緣，只有靠國際間一連串的協定——由墨西哥政府以強硬、可敬的手段強迫訂定的協定來挽救。即使如此，從被史堪蒙船長和他的捕鯨手伙伴大量屠殺以來，也費了將近五十年才使鯨魚再度出現，而灰鯨截至廿世紀初期亦始重

新大量地被發現。

今天，鯨群中大半的鯨魚都不到三五歲大，平均五十呎長。如果讓牠們單獨活著，牠們將活過半個世紀或更長久，並能達到五五或六十呎長。

史堪蒙船長著有「北美西北海岸的海中哺乳動物」一書，其中所述遠超過當時任何人。史堪蒙寫道：

當公鯨打算交配時，牠們撤至礁湖最遠之地，離海岸約卅哩的內陸。

以我個人的觀察，指明懷孕中的母鯨先尋出孤立地，該處水的鹽度已增加浮力，豐富的食物能使牠們產生適量的奶水。雖然如此，許多母鯨生產的時候仍停留在通道附近。

當我首次進入礁湖時，猜想我的好奇心至少像史堪蒙船長那麼大。極目所至，每一個方向都在噴水，一直射向灰濛濛的天空。每一處，都有鯨魚靜靜地浮在水面，顯然睡熟了。那時至少有不下百條的鯨魚映入眼底。

史堪蒙礁湖廣大無邊，通道分歧，要探測委實不易。我們選上馬坦西塔斯——Matancitas 礁湖，此處似較合於我們的工作。馬坦西塔斯是被河丘隔離海洋的狹帶水域，我們初次進入，就遭遇了一次不愉快：目力能見度實際等於零，淺水中的沙和泥被攪弄得混濁不清。

不過有項好處，此地是在兩沙丘之間，將船駛入可不驚擾鯨魚，到達第一群灰鯨所在，牠們實際全無警戒地熟睡了，接著牠們醒過來，一條接一條，以其巨大的尾巴擊拍湖水，消失在水面下。

顯然地，大家的目標都在獵取鯨魚交配的鏡頭，從鯨魚睡眠而得來的印象深刻極了。牠的體力是無法抗拒的。時時刻刻，人聽到牠呼吸，和噴水時所製造出的嘩

嘩聲。在此時此刻，人明白牠正在接近生命、神秘的幽靈，包在不能相信的黑圓柱體內。人必定在內心描繪一幅圖畫：一條巨大的黑色軀體慢慢地從礁湖灰水中游動。這是無限感人的美景，但也令人心驚膽寒。

灰鯨用特殊的技巧結成夫婦。兩條鯨魚以背頂水，邊靠邊的躺著，然後牠們翻過身，就完成第一次的交配。（這種姿勢至少較其他類的鯨魚更為舒服。牠們是採垂直站立的姿勢。）公鯨的性器官像拐杖的把手彎曲，其大小與鯨魚的身體成正比。一般而言，是身長十分之一。其位置則在身體的後面。

我們到達現場時，兩條雄鯨和一條雌鯨正把海水攪得滿是泡沫。其中一隻公鯨似乎興奮地繞著兩隻鯨魚游，這兩條鯨魚正弄出巨大的噪音。母鯨拍動牠的鰭狀肢，緊抱住公鯨，這是一種奇異而感人的鏡頭。

可能我們到達時正巧遇上牠們交配的開始。交配的準備和基本的嘗試，已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最後，牠們終於成了夫妻。（也許有十次的交配）

所有一切激蕩的印象，是性質完全不同的一種性慾、色情的夢魘。像這樣巨大的體軀，要從事性行為，真是無比的困難，以致幾乎令人感到窒息。當牠們重複達成交構時，有項痛苦的因素，幾近悲劇的——第三者繞著這對交配的鯨魚狂亂地迴轉。

鯨魚交配主要的絆腳石是：牠們必須浮到海面呼吸。性接觸於牠們部份沉到水裡時才發生，而且這對鯨魚必須能同浮同沉在一致的呼吸。

似乎當鯨魚不慌不忙地潛水時，牠們停留在水裡的時間比牠們光是半睡眠，將背沉到水面下，或者牠們在交配的過程中將背沉到水面的時間來得久。潛水之前，為了儘可能保持在海面呼吸時間的長久，鯨魚必須大量換掉肺部的空氣作準備。不

過，牠沉到水面下，或者睡眠、興奮時，牠就不換氣，而且在極短時間之內，必須再次呼吸。

就雄鯨來說，成爲夫妻的行爲是稀罕和重要的現象，成功的插入，係鯨魚愛情生活的常規。要成功，則需同時了解幾個條件：時間恰當、地點合適、母鯨春情勃發、贏過一條或更多的對手，當然更需有母鯨的同意才行。在這些條件限制下，從白令海游徙的中途，要進行交配根本無此可能。加之所有的鯨魚一定熱愛游泳，因爲到貝加、加利佛尼亞的路程既短，時間也不算長。

並不是全部的鯨魚都以同樣的方法進行交配，其中灰鯨就有點特殊。牠經常由雌鯨採取攻勢，而不是雄鯨，其方式是雌鯨向雄鯨顯示牠的春情。由於鯨魚實質上並無嗅覺，雄鯨必須依靠眼睛來觀察。

座頭鯨彼此面向面、胸對胸地進行交配，其高潮產生在牠們以適度的速度一齊浮上海面呼吸的時候。抹香鯨的習性就與長鬚鯨完全不同。牠們的作愛動作非常激烈，雄的喜歡拈花惹草。一條雄鯨家族擁有二十到五十條雌鯨或子孫往往是不足爲奇的。而這家裡的主婦遲早會發現牠失了踪。抹香鯨中似乎存有雌鯨一如海象、海狗般的競爭，其子女通常跟隨在雄鯨的旁邊。

被廢黜的雄鯨單獨在家裡，爲掩飾牠的羞，牠躲在南北極的水域，在極地的水域，捕鯨人常發現這些巨大而年老的雄鯨，牠們稱之爲「帝王」。

一般言鯨魚是一夫一妻制，雄鯨會與同條母鯨廝守最少一季的時間。不管如何，在交配季節間，雌雄相遇而成夫婦或三人構成一組。灰鯨是鯨類世界中的「自由份子」，牠採行一夫多妻制。其餘像長鬚鯨、脊鰭鯨、座頭鯨等都是一夫一妻而已。

易使人誤以爲是——且每三年才生一次。抹香鯨却妊娠十六個月，而

我們知道，幾乎所有的鯨類，都是尾部先自母體伸出而誕生，這是一個相當感

人的特色。其他胎生哺乳動物都是頭先落地。鯨魚中，先生出尾部係防止誕生的子

女在生產中被淹死，然後，就在生產完成這一剎，母鯨非常迅速地帶著這子女到水面呼吸第一次的空氣。牠算一條或更多的母鯨——中年的，或加州話稱爲「阿嬌」的——來幫忙完成生產。這些代理母親的鯨魚對幼鯨必須以感情的繩子來束縛牠。史堪蒙礁湖內，多數的鯨魚似乎都在睡覺，子女躺在父母身邊。某些幼鯨甚至用母鯨的胸部（靠近乳腺）作枕頭。但牠們並不吃乳，有時，母子似乎互擦對方作遊戲。

像所有的嬰兒一樣，幼鯨似乎不懂危險，並且相信所有的生物都是善良的。牠們也非常好奇。

灰鯨睡覺時——牠們將頭和尾巴留在水下，水面上能看到的是牠們圓圓的背。當牠們要呼吸時，頭才慢慢地浮出，其呼吸聲打破一時的寧靜，然後又慢慢地下沉。同時，幼鯨單獨地在母鯨的附近嬉戲。

初生出來的灰鯨，約十一呎長，近一噸重。三個月後，已強壯得能完成牠首次北上的航程，此時要是還活著的話，約有廿呎長。

幼鯨會遭遇許多疾病，而且牠們也有自然的敵人 *Cetans* 和鯊魚。事實上，我們從空中看到約十條幼鯨的屍體浮在礁湖上。在熱帶河岸邊，我們也看到鯨魚的骨骼。

這些幼鯨不全是死於疾病或鯊魚。像人類一樣，鯨魚遵循殘酷自然的律令。如

果初生的幼鯨遭遇輕微的疾病，立刻被母親所棄，以致於死。無情嗎？也許，但這只是人類的衡量標準。在自然界中，生死一髮，延續有毛病的幼鯨生命，比讓牠儘可能在生下後立即死亡更為殘忍。鯨群裡的幼鯨會招來敵人的攻擊，延緩了牠們的遷徙速度，以致全軍盡墨。因為就算一條有毛病的幼鯨能受到母親的照顧，其倖存的機會亦或近於零。在海中一如叢林，自然的律令依然是弱肉強食，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在二月廿八日，偵察機飛行員以無線電通知我們，有條幼鯨擱淺在礁湖入口附近，泰德博士，菲力浦和米奇，狄洛耳立刻坐上汽艇前往查看。

礁湖四周的天氣像往常一般，雲幕低垂，略有微霧。接著突然地，太陽穿透雲霧。菲力浦遠遠地看見沙灘一指之地有一團黑黑的物體。汽艇朝那裡急駛。無疑地那是條幼鯨，然而牠還活著嗎？

泰德和菲力浦一到達就開始檢查，米奇則握緊攝影機，幼鯨一息尚存，不過已奄奄待斃。泰德設法探查牠的眼睛，發覺閃著生命的微光。非常興奮地，泰德遍找汽艇裡的衣服或帆布——能夠濕潤或用來蓋住幼鯨的任何東西。

一離水，擱淺的鯨魚就迅速地死於燥熱。牠脫水，陽光又燒灼牠的皮膚。一旦虛弱不堪，牠也可能淹斃在漲潮裡。

從近距離看，牠長長扁平的嘴脣伸展在沙上，橡膠似的皮膚微微帶有藍色，雙眼緊閉，一動也不動，彷彿已經死亡。躺在那兒，被自己的笨重所困，壓住一團散沙，能夠讓牠活命的碧藍之水僅僅在幾碼之外。這幼鯨除了等待生命的終站外，別無辦法。除非我們能夠想出挽救的方法，牠的命運已定，不久將成為飛鳥的食物。

幼鯨被潑上水的一剎那似乎舒了一口氣。泰德汗流夾背地從海裡取水過來潑在這條受難的幼鯨身上，一次又一次，終於牠動了一下。

菲力浦已經以無線電通知「卡利索」號，要船上的人立刻把網和繩子送來。這時，幼鯨又靜下來，閉住眼睛以抵禦陽光。似乎牠已經嚴重的脫水，頭上被飛鳥啄了個大洞，正淌著血。照傷口大小來看，泰德下著結論：幼鯨擱淺沙灘已有幾小時之久，也許從昨晚就在那兒。我們一點也想不出牠擱淺的真正原因，牠不可能是被潮水送上岸的。照年齡看來，母鯨通常有能力解除幼鯨的任何困難——甚至受困於退潮之中。

這幼鯨也不可能棄兒，或者是被母鯨所棄的不健全的女子。不論如何，牠瘦弱，顯然營養不足。後來，我們在牠的排泄物中發現一些蛤類，據推測牠可能想自己尋覓食物，以致陷入困境。

救難小組已全速到達，他們攜帶著大網和繩子，負起救援工作。這幼鯨一定超過一噸重，極難下手，泰德堅持非輕輕地下手不可，同時菲力浦又下令：「快！快！我們要立刻送牠入水！」

六個人慢慢地將牠推入網內，然後把網拖到幾碼外的水裡，當幼鯨接觸到水的涼意的一剎那間，喘口氣並起了震顫。然而牠還沒有安全，雖然回到水裡，可是牠太虛弱，無法飄浮，牠的噴水孔陷在水下，即時有陷於溺斃的危險。救難隊沿著汽艇樹起奇妙的支架，吊住網尾，幼鯨被網撐在水面。此時炎陽高掛，但牠並沒死，已開始正常地呼吸。泰德站在汽艇上，拍著牠，以柔和的音調向牠說話。

海上哺乳動物中大如抹香鯨和藍鯨，小如海豚，其智慧與心理均與人類相同，

牠們發出的聲音似乎均有意義，他如黑鯨 blackfish、食人鯨、和槿鯨——牠們全是有牙齒的鯨類。

牠們體型相當小，很容易受到侵襲。就抹香鯨和長鬚鯨而言，不管牠們如何溫馴，偶而也顯示出牠們本身無法了解的徵象。

直到最近，這些體型適度的鯨類被了解的程度仍然非常可憐。我們對牠們的舉止、智慧、社交天賦等等，一無所知。捕鯨人的說法，人類的偏見，使其身份大為可怖。例如，食人鯨，其先天即有長達二十至二十八呎的牙齒，並無助於牠的聲望。一九六七年，我們在印度洋遇上是一群食人鯨，當牠們相互追逐時，更令人為驚悸。當時我們對牠們的行為一點也不了解，大家一致認為食人鯨是海中最最恐怖的動物，水中生命的公敵（包含潛水者。）就我們所知，這些食人鯨是我們可能遇到的最危險的動物，牠們比鯊魚更可怕，因為牠非常聰明，其牙齒令人一望就起了寒意。

食人鯨四處流浪，並攜其家族到處漫遊。當我們看到這鯨群時，圍繞我們四周的海上充滿恐怖。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下午五時卅分，一群小海豚——一種我們知道幾乎是不易接近的鯨魚——被發現了。羅伯、波尼西和巴斯基立刻衝出去，並追逐牠們，直到日落西山，仍然無法趕上。這項追逐甚為有趣。首先，牠們分成二組，以不同的方向游去，其中一組接著又分成更多的二個組，等被追倦了，牠們就潛下水中——由另外一組接替。當一條單獨的海豚離群時，牠以偽裝動作：先向右，然後向左，如此一再反覆，等追逐者適應了這項韻律，牠唐突地改變——算潛水，或改變新方向。

向游開去。

這極可能由於附近出現食人鯨的某種反應。

海豚與鯨魚幾平常為成群的鯨魚所跟踪，牠們選擇適當時機發動攻擊。不過，食人鯨以圓圈圍繞自己，屠殺任何敢於要求同享牠們獵物的敵手。

四月十三日，我叫醒西蒙的一刹那，警報響了，從船上，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水裡的東西：食人鯨。憑牠們眼後和肚子上白色的標幟，以及三角背鰭上的白色，一眼就認出了牠們。

這些食人鯨非常機警。鯨群中包含一條巨大的公鯨，其重量一定有幾噸。背鰭像首領般高高地隆起；另一個背鰭，稍低矮些，緊靠在牠旁邊，這一定是青春期的鯨魚，無疑是牠的兒子。終有一日這條為人子者將會與其父親爭天下。這一群約有八或九條成鯨，每條重一五〇〇至二〇〇〇磅，六條幼鯨。「卡利索」船速太慢，以致跟不上牠們。羅伯和波尼西坐上比汽艇更快的「若迪亞」——帶卅三匹馬力的摩托船——追了出去。這類鯨魚的速度可超過卅節（每小時卅五哩），具有流線型的軀體，牠們自自然然地，並不強求快速。如有一條落後，其餘的會減緩速度，等他十分鐘來追上。之後，領頭的認為足够了，立刻以極快的速度消失不見。

追逐中，「若迪亞」以十五或二十節速度前進，恰巧穿越其中一條的背部，小艇像飛機一般傾覆，每個人都被摔在艙板上，攝影機瞄向空中，然後又跌向「若迪亞」，幸運地，食人鯨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攻擊，否則，以其龐大、恐怖的力量，無比的聰明，如果攻擊的話，可一口吞下羅伯和波尼西。從這項觀察看來，雖名為食人鯨，但對人倒蠻和氣的。

「若迪亞」回來時，羅伯告訴我：「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感覺牠們不會怎樣

「。我們在礁湖與灰鯨已度過三個月，總沒看見一條食人鯨。憑著牠那露出水面的大三角背鰭，我們不能認出牠們。對牠們的不出現，我們頗表驚奇，因為牠們本可掠劫此地的灰鯨——像搜捕鯨船那麼多，可是一切平靜如恒。我們曾在入口處見過牠們，顯然牠們是等著灰鯨和其子女離開礁湖時，再加戮殺。

某些潛水伏說過，一條公灰鯨派駐通道，阻止食人鯨進入礁湖，更有可能的是，哺乳動物群居成性，食人鯨不願在狹窄的礁湖淺水中，無處可供作戰之處，冒遭受反擊的危險。牠們的優勢全靠成群戰術的技巧，此一戰術在受沙岸所困的有限空間內無從發揮。

食人鯨是可怖的魔鬼，牠可潛到一千公尺深，也可在水面下停留廿分之久，其視線也比長鬚鯨為佳，在空中與水裡都一樣看得清楚。總而言之，其視線之敏銳幾與貓相等。

除了人類，食人鯨是鯨魚中唯一的敵人，牠們經常成群結隊攻擊，有時首尾啣結困住其俘擄。單獨一條食人鯨沒有機會抵抗一條已長大的長鬚鯨巨大的尾巴和體力，牠們的攻擊常常配合良好和機智的效果。幾條食人鯨咬住遭難者的腹部和生殖器部位，使牠產生極大的痛楚。其餘的逼使長鬚鯨張開嘴巴，擒住舌頭。這是殘酷無情和野蠻的屠殺。為了阻止這種攻擊，長鬚鯨組成防衛圈，或者設法以尾巴打擊侵略者。因此食人鯨寧願選擇幼鯨或尚未完全成長的鯨魚，等牠們找到了對象，立刻轉變目標進攻。

鯨魚不是牠們唯一的餌，牠們也攻擊烏賊、海象、海豹、一角鯨 *narwal* 甚至海豚也在內。（雖然牠們能够支配鯊魚，却無力抵抗食人鯨。）有人目擊一群約有

廿條食人鯨圍住約一群百條海豚，然後慢慢縮小包圍，接著有一條衝入其中，殺死了一條，其餘的仍固守原位。如此輪流交替，每一條食人鯨都獲牠的戰利品而歸，直到海水染滿海豚鮮紅的血為止。

個人意見認為有關食人鯨的傳說都誇大其辭。畢竟，這些動物很稀罕，不管牠們的才智、力氣如何，牠們從未變為海中優越的鯨類。今天，我們確切地知道並沒有真正的「食人鯨」。幾世紀來，食人鯨凶猛的傳說，正使捕魚人產生驚懼的心理，但事實上，牠從不攻擊潛水者，而且也易馴服。

第一條被捕展出的食人鯨名叫「莫比·寶爾」 *Moby Doll* 地點是英屬哥倫比亞溫哥華的水族館。牠之被送往水族館頗不尋常。一位加拿大雕刻家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受命雕塑食人鯨的造像，他有意捕殺樣品作為母模。二個月後，他成功地捉住了一條，但等要殺死牠的這一刻，他又不忍心下手，反而將牠携向水族館飼養，以盤尼西林治好傷口，並取名「莫比·寶爾」。令人驚訝的是，他贏得這條鯨魚熱的友誼。這是一九六五年的事。當時仍把食人鯨視作海中哺乳動物裡最野蠻的「海中之虎」。

牠死時，倫敦泰晤士報以兩版的篇幅報導其訃聞，整個說英語的世界都為牠哀悼。幾個月後，西雅圖水族館以八千美元從兩個加拿大漁夫手中換來一條食人鯨。不過，運費尚不包含在內。這條魚重約四噸，長廿三呎，取名「納姆」。一九六六年七月，納姆死亡，像莫比·寶爾一樣，證實牠極有才智而且意外的溫馴。這「海中之虎」改而成人類的摯友。過去幾年之中，已捕獲了十條食人鯨，蓄養在西雅圖、聖地亞哥、溫哥華等處。富有經驗的布朗 *Mr. Brown* 這樣說過：「牠們在水中真有一手，擅長跳水下芭蕾舞。最初被捕時，牠們煩躁不安，我伸手輕拍，訴說牠

們是多麼美麗時，牠們就靜了下來。馴服不是食物的問題，而是在觸摸。」

食人鯨可以訓練，跟住不拿食物的人，這在動物訓練史上無疑是獨特的一頁。事實上，守住捕獲的鯨魚最困難處在於牠進食。食人鯨並不真正喜歡魚，牠們寧願熱血動物的肌肉。

食人鯨的家族是極團結的單元，通常，一次只生一子，其子孫依恃母愛而成長。遇有恐懼，母親就會過來安撫牠。有許多可靠的目擊者，證實母愛的現象。一條受重傷的母親會盡牠最後的一分力氣，圍繞其子女以保護牠們。有個例子，一條母鯨在其子女被殺的地點「熱島」，徘徊三天而不去。

在西雅圖、溫哥華等地捕獲的食人鯨已有幾個交配的實例。鯨魚經過愛撫之後，以胸對胸正面的姿勢交配，其懷孕的時間由十三到十六個月。牠們的性生活似乎特別的強烈，包含對人類強烈的吸引力。牠們有能力分辨人類的男、女性別。布朗發現此項事實。

「有條母鯨在水塘裡，有一天，水特別清澈，我打算拍些水底照片。當我下水時，這條母鯨就游向我，把我推算在水塘的牆壁，開始摩擦我。我叫位朋友拋些鯀魚到水裡，但毫無效果。牠不讓我走，硬留我在那兒痛苦地靠住牆達一個半小時之久。」

食人鯨的皮膚特別柔軟光滑，當牠們成群游動時，總不時地以身體接觸對方（以滑過對方身體的方式），這也許是一項性遊戲的形式。

依照參加食人鯨和海豚工作者的經驗——包括美國海軍在內，——發現一項極佳而重要的特性：鯨魚比海豚更爲聰敏，牠們比其小叔（海豚）學習，了解的能力快過二倍。」

惟其語言至今仍不能爲我們所了解。不過至少我們今日知道這些鯨類確有某種語言存在，我們一定要嘗試解出牠們發出聲音的方法，這也許是我們所面臨挑戰最興奮的一件事。說不定有一天比海豚更聰敏的食人鯨，能提供我們建立人類與動物之間相互傳播訊息的方法，這不是不可能的事。

直到廿世紀，人類和鯨魚的關係是：一個做凶手，一個當受害者。當大量屠殺鯨魚終於受到限制時，既不是出自同情，也不是源自「對自然界超凡動物」的敬意。主要在捕鯨人看出鯨魚數量日益減少。的確，鯨魚真是愈來愈少了。捕殺的武器不斷地改良，利用快速船和工作船使其效力遠超過人類之想像。捕鯨人目前看得很清楚，如果他們繼續以同樣的比率屠殺鯨魚，不久之後將無鯨魚可殺了。因之他們決定，或者說被迫的限制數量，以便保存適量的鯨魚活在海中等待捕殺。他們業已看出無限制的濫捕，會產生何等的結局：比斯卡灣的鯨群已消失——滅種或飛掉了。

然而，今天是廿世紀，屠殺鯨魚的數量仍踞高位。本世紀初期，捕鯨魚活動伸延到南極水域，大量捕殺這海中巨無霸，直到脊美鯨 *right whale* 跡近滅種才止。一百年前，一個捕鯨人探險三年，才捕殺廿七條鯨魚，而今天快速船使他一天一條，有時一天可捕獲三、四條。

當前，捕鯨是受到限制的，原則上，各類鯨魚均受國際捕鯨協會所訂之協定加以保護，但這並不意味鯨魚現在就不會免於滅種的威脅。這限制來得太遲了。

脊美鯨，除非牠們澈底受到救助，將有滅種的可能，因爲這世紀初被捕殺得太多了。藍鯨，這地球上曾有過的巨大動物，同樣地危機四伏。目前正限制捕殺季節，

而在某些地區，更完全加以保護。可是專家告訴我們，差不多要費五十年的光陰，才能使藍鯨不至滅亡。脊鰭鯨，即使現在捕殺數已降低，也是需要適當地加以保護的。

年復一年，不同種類的鯨魚成了捕鯨人手下的祭品，例如，一九六四—六五年，Sei whale——一種相當小的流浪鯨——遭受屠殺的厄運。這期間所捕殺的數字總計二四、四五三條，相當以往紀錄的二倍。對牠來說，這是滅亡的開始。

座頭鯨有過一段相當危險的時期，牠們比 Sei whale 小，但比牠們更不幸，其體內鯨油超過前者兩倍。濫捕的結果逼使蘇俄和日本彼此同意停捕座頭鯨二年，即使如此，要座頭鯨重新繁殖也需花費半個世紀。

國際捕鯨協會，為採取更有效保護各種鯨魚的利益，已廢棄以藍鯨作原位的分配數，改以每一鯨類捕殺季而訂定鯨類的分配數。

當然鯨魚給我們的不只是牠的肉、牠的油。從其特殊的潛水能力，我們可以學到許多，從其長地屏住呼吸的能力，鯨魚一反過去作為人類的祭品，牠身任人類探討海洋世界的嚮導和老師。

在哺乳動物之中，現在存有某種連繫，這神秘團結、不移的感官，從未消失。在海中有些却已改變。對海中生命殘忍和漠視此後將被認為是一樁無法容忍的事。全球各地人們都被捕鯨所困擾，並視捕鯨為愚蠢的落伍行為。例如，加州曾看見游弋的鯨群沿岸而過，但漁人們並未加以捕殺。

浮存於人類和鯨魚之間的同情仍舊有一段距離、抽象的因素。其基礎，共同感超過了實際的了解、認識與感情。但我們希望情況會繼續轉好。一旦人類和鯨魚在水下相遇，將有特殊的改變。人類必須在水中，以其本身條件來了解鯨魚，然後倖

活的鯨魚才能看出牠正確的情感和道德上的內涵。目前，殺死一條海豚，公意視為犯罪。

在加州，生物學家擔心一大批被活捉的鯨魚，無法全部生存下來。史奇夫博士問到骨節：「人類捕捉逆戟鯨究竟是否合法，而且道德嗎？」一九六五年在西雅圖，六條逆戟鯨就死於企圖捕捉牠們的結果。依史奇夫的意見，由於食人鯨賦有極高的秉賦，可能懂得逃避危險。果真如此，加州海灣外將不再看到這些動物。另外，現代的危險也威脅著鯨魚的生存。例如，灰鯨是所有鯨類中最老大的、守舊的，也愈來愈找不到棲息地。現在只剩下三個或四個礁湖可供過冬而已。

馬坦西塔斯和史堪蒙礁湖，以其深水、熱帶植物為界的海灘，奇異地留有甚夥的灰鯨。但這是最後的倖存者。因為這地區還是處女地，然而，牠們已經受到世界各地隱伏的危機：污染。北加利佛尼亞的水已經受染，不過污染尚未侵入馬坦西塔斯和史堪蒙。後者只有少數幾個漁夫訪問過，當保留其原始狀況。但任何污染將驅逐灰鯨離開牠們前來交配、育子的樂園。

但這不是最壞的，影響最深的是，最近世界各國海軍開始自鯨魚取利，其利之所在是不純屬科學方面。牠們「徵募」鯨魚當水下偵探、間諜和聯絡員。人類發現鯨魚是聰明的動物，可用來作他們戰爭的工具。就在一九六三年，哈里斯·馬紹（鯨魚生活的作者）寫道：「像這些聰明的動物，牠們並無足夠的才智來拒絕跟人類合作。」

也許設立精神的密碼，以支配我們與海中大動物、陸上大動物的關係，其時機已經來臨。如果人類的文明要侵犯地球上的水域，那麼先傳遞尊敬的訊息——尊敬一切生命的訊息吧。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卡特誕生於美國紐約市，最初於麻省劍橋的隆吉 (Longy) 音樂學校學習，然後轉入哈佛大學，而於一九三〇年獲得藝術學士學位。畢業後繼續隨皮士頓及赫爾斯特等人深造。一九三二年赴巴黎，隨最著名的女教師包蘭潔學習，同時並在音樂藝術學院中攻讀。返美後他的第一部芭蕾舞 Pochontas 於一九三九年在紐約首演，由芭蕾舞中所選出的管絃樂組曲則獲得了茱麗亞基金會所頒贈的發表獎。

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卡特出任卡拉汶 (Caravan) 芭蕾舞團的音樂主任。由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於安那波里的聖約翰學院任教。一九四四年，他的一首交響曲也在韓森 (Howard Hanson) 的指揮下由伊爾曼·羅徹斯特 (Eastman Rochester) 交響樂隊初奏問世。一九四五年在哥根漢 (Guggenheim) 獎學金的資助之下，完成一首奏鳴曲。一九四六年「假日序曲」(Holiday Overture) 在美歐公開演奏，也頗成功。

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卡特任教於巴爾提摩 (Baltimore) 的畢寶地 (Peabody)

126 卡特 Elliot Carter (1908—)

卡
特
伍
牧

音樂學院。此後又於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受耶魯大學之聘，教授作曲。一九五〇年第二度獲得哥根漢獎金，完成他的第一首絃樂四重奏，成爲他當時最成功的一首作品。一九六〇年完成第二首絃樂四重奏，使他得以享譽國際樂壇，並且榮獲普利茲音樂獎。

一九五三年時，卡特曾獲得羅馬大獎，並當選爲國家文藝學院的會員。一九六一年於倫敦獲得塞比留斯獎章，一九六五年獲布蘭地 (Brandeis) 大學的藝術創作獎。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及史瓦斯摩 (Swarthmore) 學院相繼贈他名譽博士學位。一九六二年他是羅馬美國學院的寄宿作曲家，此後又應柏林及福特基金會的邀請，於柏林大學寄宿作曲。

卡特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以後，成長於美國的一位最著名作曲家。他是一位極具智慧的創作家，每一首新作品都會含有許多新的難題在內，而他總是以極其冷靜的方式一一予以解決。每一首作品都需要個別的處理手法，與新的規律法則。雖然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顯示出多調派的手法，但他主要的目的却是在多節奏。互成對比的節奏，有時相互平行，有時互爲交叉。速度的變化也非常多，造成特殊的氣氛與個性，然而卡特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爲他的獨特風格、高度的技巧、或是以新穎的手法解決新的問題，而是在於作品雖然複雜，却仍然能使音樂之中具有神秘、敏感的交流、得體的機智，奇妙而且溫柔；當他在造成一次高潮時，往往顯示出極強烈的戲劇性。樂評家陶曼 (Howard Taubman) 對卡特的作品評謂：「是一種清新的感受，初聽時可能會感到奇特，但在多聽之後，好感受逐漸增加……：不論作曲者的技巧如何，這些作品並不是音響或數學的試驗，它們具有熱情、溫柔、幽默、強勁，是進入內心深處的莊嚴行程。」

主要作品：歌劇二部、芭蕾舞二部、舞台配樂三首、交響曲一首、英國角協奏曲一首、鋼

琴協奏曲一首、樂隊協奏曲一首、大鍵琴鋼琴雙協奏曲一首、管絃樂曲一首、室內樂六首、合唱曲三首、其他作品等。

X X X
唱片介紹：樂隊協奏曲 Bernstein, 紐約愛樂交響樂隊 Columbia M-30112。

鋼琴協奏曲 Lateiner, Leinsdorf, 波士頓交響樂隊 RCA LSC-3001

大鍵琴、鋼琴雙協奏曲、樂隊變奏曲 Jacobs, Rosen Prausnitz, 英國教會樂隊 Columbia MS-7191。

練習曲及幻想曲、木管五重奏 Dorian, 五重奏團 Candide 31016。

絃樂四重奏二首 作曲家四重奏團 Nonesuch 71249。

大提琴奏鳴曲、橫笛、雙簧管、大提琴、大鍵琴奏鳴曲 Krosnick,

Jacobs, Dwyer, Gomberg, Eskin, Levin DGG 2530104。

鋼琴奏鳴曲 Webster Dover 7265。

1117 Samuel Barber

(119101)

巴伯於一九一〇年三月九日，誕生在美國賓雪維尼亞州的西齊士特 (West Chester) 市。他的家庭是一個中產階級，對於音樂與藝術有相當強烈的愛好。父親是一位醫生，母親擅長鋼琴，姨母何馬 (Louise Homer) 是當時相當有名的一位歌劇家，姨父何馬 (Sidney Homer) 是一位作曲家，他們都極力鼓勵巴伯學習音樂，嘗試作曲。而巴伯也在幼年即顯示出對音樂的興趣。六歲時已能彈奏鋼琴，但母親希望他學習大提琴，所以他也學習了一年的大提琴。然而他自己仍然非常喜愛鋼琴，因此不久他又恢復學習鋼琴。七歲開始試行作曲，

此後就一直未曾間斷。

巴伯的雙親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一般美國小男孩的興趣一樣，應當有體育活動。但巴伯對自己早有自知之明，八歲時他在給母親的信上寫道：「我並不願作運動家，而只願成爲作曲家，我自信必會成功。不要讓我忘記音樂而去踢足球，我請求你們，有時我爲這件事感到苦惱，而致心煩不已！」

十歲時，巴伯開始寫歌劇，劇本係出自家中女廚師諾伯 (Mrs. Noble) 夫人之手。但是她只完成了第一幕即無以爲繼，巴伯也只好半途而廢。此後有多年，巴伯沒有再嚐試歌劇。

當巴伯在高中時，他組成了一個小樂隊，並且舉行過演奏會，他自己也時常在各種集會中演奏鋼琴。除去這些活動之外，他是一個非常害羞的青年，喜歡獨處，熱衷於讀書，或是獨自一人在鄉間徘徊。當他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時，常是愉快而富自信，但和陌生人相處則總是冷漠而疏遠。他的音樂天才非常驚人，十四歲就已在教堂中擔任彈奏風琴，每月有一百美元的酬勞。但是他擔任這件職務的時間並不長，因爲他堅持要按照音譜上的指示彈奏贊美詩，而不肯隨同教會的習慣每一段的結尾要停頓一下。這段短暫的風琴師經驗，也至少給他帶來一樣好處，他以所獲酬勞購買了費城交響樂隊的演奏會入場券，藉此他獲得了不少新的音樂經驗。

這時美國著名出版商考蒂斯 (Cyrus Curtis) 的女兒布克夫人 (Mary Curtis Bok) 在費城成立考蒂斯音樂學院，使許多具有天才的學生能有機會追隨名師學習。不久這所學院就成爲美國最重要的音樂學府。巴伯也是考蒂斯學院中的第一屆學生。而且因他的父親是西齊士特學校聯席會的會長，他們訂下了一條特殊規定，任何西齊士特的高中學生，如果是作曲家，就可以參加每週五午後費城交響樂隊的演奏會。由於這條規定，巴伯可以在星期五上

午在學院上課，下午欣賞費城交響樂隊的演奏，同時繼續他的高中學業。十六歲時，他自高級中學畢業，此後就專心一意的致力於音樂的學習。

不久，巴巴就成為考蒂斯音樂學院中最富天才的一位學生。學校為他又訂下了一個特例，允許他同時主修三門課程：鋼琴、聲樂、及作曲。他在考蒂斯學院的第四年，結識一位來自義大利的新生曼諾蒂（Gian-Carlo Menotti），他的年紀比巴巴小一歲，非常好動、善談，和巴巴的沉靜恰成強烈對比。不久他們就成為不可分的好友，西齊斯特也成為曼諾蒂的第二故鄉。

十八歲時，巴巴獲悉哥倫比亞大學將提供一千二百元的畢恩斯獎金（Bearn's Prize），贈送給美國年青作曲家中的最佳新作。他以一首小提琴奏鳴曲而贏得了這項獎金，使他在暑假時能有機會遊歷歐洲。他在曼諾蒂的故鄉，路加諾（Lugano）湖邊的一所小村莊卡拉諾（Cadegliano）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暑假，此後他又數度在此渡假，卡拉諾成為他在歐洲第一個感到毫無拘束的休假之地。

巴巴在考蒂斯音樂學院的四年學習期中，同時也在校內擔任教師。畢業後本可留校正式任教，但他對教書並無興趣。他有不少朋友，身為作曲家，同時也在各音樂學院中任教，但教書對他們的作曲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們大多數只能在週末、假日、或暑假期中，才能作曲。巴巴不願有任何經常性的事來干擾他作曲，所以也就不願擔任教職。他寫信給雙親說：「在鄉間找個棲身之地，我只要一間安靜的房間，與一架鋼琴供我工作，別無他求。」

畢業後，巴巴隨曼諾蒂同赴歐洲，一九三三年冬季在維也納渡過。巴巴在當地學習指揮，並舉行一次歌唱音樂會，也初次試行擔任指揮。事後他才發現，在他的指揮台下竟放滿了槍械、軍火，是當地的勞工組織所藏，準備發動革命，推翻政府。

巴巴的成名相當早，廿三歲時費城交響樂隊已經公演了他的「罪惡學校」序曲 1-1

(Overture to the School of Scandal)。這首作品非常受聽眾的歡迎。第二年紐約愛樂交響樂隊又演奏了他的另外一首作品「雪萊劇景」(Music for a Scene from Shelley)。不久，廣播電台也播出全部以他的作品為主的節目，使他的聲名更盛。

但是他的經濟景況，却始終並不太好，一度在紐約廣播界以歌唱而維生，但並未成功。他也參加過羅馬大獎的競賽，作品竟被退回。最後總算獲得了一筆普利茲獎學金，有一千五百美金，可以在歐洲留學一年，同時他的作品在倫敦也演出成功。不久羅馬的美國學院，要求他重新參加羅馬大獎的競賽，巴巴又將他前一次參加的，大提琴奏鳴曲及「雪萊劇景」兩首作品提出。評審委員們也發覺到前一次的評審有錯誤，這次終將大獎給了巴巴。

雖然巴巴無需再擔心經濟問題，但他對學院的氣氛却並無好感。唯一能使他感到舒服的，是他的音樂室，窗外風景優美，使他能够安心作曲。他的「一樂章交響曲」(Symphony in One Movement) 在羅馬初奏之後，也引起了樂壇的注意。一九三七年，大指揮托斯卡尼尼對巴巴的作品感到極大興趣。雖然他並不喜歡近代音樂以及美國音樂，但對巴巴的天才仍然非常讚賞。一九三八年他更指揮演奏了巴巴的「弦樂徐緩調」(Adagio for Strings) 及「第一號樂隊隨筆」(Essay for Orchestra, III No. 1)。托斯卡尼尼的演奏，對巴巴的聲望有極大影響。其他指揮家們也爭相演奏他的作品，使巴巴成為現代美國作曲家，作品演奏次數最多的一位。此時巴巴尚未滿卅歲，成為作曲家的野心，已足可如願。作品的版稅、演出費、應邀作曲收入等，使他在經濟上不再有後顧之憂，可以專心一意的從事作曲。

一九三九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巴巴自歐返美。最初他仍像過去一樣的沉溺於書本及作曲中，但在二九四三年被徵召入伍服役，打斷了他的作曲生活。然而由於他的視力不佳，僅被分配在後勤部隊中作些事務工作。數月之後轉入空軍服務。曼諾蒂曾取笑他說：「巴巴是

美國軍隊中，惟一的一個不會把步槍拆開再裝回去的人。」

由於巴伯具有異於常人的天才，所以空軍也就讓他以自己最擅長的方式服役——作曲。他的第一首作品「指揮官進行曲」(Commando March)不久即告完成，由空軍軍樂隊發表演奏。軍方要求他的第二首作品，是一首專為空軍所作的交響曲。負責這件聯絡工作的，是一位空軍上尉，巴伯在為他預奏時，深感不安，恐怕一首廿世紀的新作品已超過了這位上尉所能接受的程度。然而這位上尉却是一位音樂造詣頗深，非常喜愛現代音樂的人。他批評巴伯的這首交響曲太過保守。「美國空軍交響曲」(Symphony Dedicated to the Army Air Forces)於一九四四年完成，由波士頓交響樂隊擔任初奏。事後他收到不少愛樂者的來信，其中有一封他認為最有趣：「親愛的班長，我欣賞了你的交響曲的演奏，我認為它糟透了，但是我仍然大聲的喝采，因為我覺得所有的班長都該得到鼓勵。」

退役後，巴伯和曼諾蒂在紐約州的吉士可山(Mt. Kisco)合買了一幢房子，距曼哈頓有一小時的路程，在一座多林的小山上。他們稱這幢房子為「磨羯宮」(Capricorn)，它剛好分成為左右兩翼，兩端各有一書房，工作時不會彼此干擾，巴伯終於在這裡找到了他所理想的環境：「在鄉間有一棲身之所，有一間安靜的房子和一架鋼琴以便作曲。」

巴伯的作曲速度相當慢，常常會一改再改，直到最後滿意為止。當他在構想時，往往脾氣很壞，而且心不在焉，對身邊的事物全不注意。一旦捕獲了他所期待的目標，心情立即改變，會非常愉快而專心的去作曲。他也仍然保持著童年的性格，非常拘謹，對陌生人總是敬而遠之，只有和知己的友人共處時才會感到愉快輕鬆。他也仍然喜歡在鄉間散步，閱讀各種書籍。他的鋼琴技巧相當不錯，但對其他事物雙手又會顯得非常笨拙，甚至連唱機都弄不好。不過他的作品則是極其規矩，組織有序，而且一絲不苟。

巴伯是少數作曲家接受聲樂訓練的人，大多數作曲家習慣上都是學習器樂，這一點也

可能影響到他的作品中富有旋律感，幾首最佳代表作，全部都含有抒情的詩意，與浪漫的氣氛。雖然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國人，但是對美國的民謠並不感興趣，且由於他的數度出國赴歐，以及長時間與曼諾蒂在一起，反而使他頗受歐洲傳統的影響。因此他在美國近代樂派中，是一位具有國際性風格的作曲家。無論是他個人的觀點，以及他的音樂，他都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

他的早期作品都比較通俗，最著名的有非常輕鬆的「罪惡學校序曲」、「雪來劇景」、「弦樂徐緩曲」、「樂隊隨筆」、以及作品十一號的弦樂四重奏等。他在一九三六年所完成的第一交響曲，也是屬於早期之作，他將傳統的四個樂章，合而為一，而由幾個互成對比的樂段組成之。「多福海灘」(Dover Beach)是一首獨唱與弦樂四重奏的作品。完成於一九三一年，此時尚有一九三六年的「室內樂詩曲三首」(Three Songs Set to Poems from "Chamber Music")、四部合唱 (Let Down the Bars, Oh Death)、以及一九三九年的小提琴協奏曲等。

巴伯的第二個創作時期，顯示出他的作風有很明顯的改變，由於他對現代音樂技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早年的浪漫氣質更為醇厚。旋律更為廣闊，更富情感，和聲更不協和，節奏也更形複雜。一九四四年完成的「空軍交響曲」，是巴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一九四九年完成的鋼琴奏鳴曲，則是最重要的首作品。「計時表與砲兵地圖」(A Stopwatch and an Ordnance Map)完成於一九四〇年，曲中用到男生合唱、三只定音鼓、四只銅角、三只伸縮喇叭，以及一只可用可不用的低音喇叭。一九四二年完成第二樂隊隨筆，一九四四年寫出橫笛、雙簧管、小喇叭、及弦樂器所演奏的「磨羯宮協奏曲」(Capricorn Concerto)，一九四五年完成大提琴協奏曲。

一九四六年，巴伯為名舞蹈家葛拉罕(Martha Graham)寫了一首芭蕾，事後他又將

其中的一段高潮改寫成一首管弦曲，稱之為「梅狄雅的冥想與復仇之舞」(Medea's Meditation and Dance of Vengeance) 曲中具有極強烈的戲劇性，是巴伯過去作品中所無。一九四七年他又寫了一首女高音及樂隊的作品「諾克斯維爾」(Knoxville Summer of 1915)。此後巴伯又利用法國詩、愛爾蘭詩、以及丹麥作品等，連續寫出幾首聲樂作品，顯示出他對歐洲文學作品的偏愛。

巴伯多年來也一直想寫一部歌劇，但苦無合適劇本，最後他的好友曼諾蒂為他解決了困難，以歐洲為背景，寫了一部劇本「凡妮莎」(Vanesa)，使巴伯得以了却心願，完成歌劇「凡妮莎」。一九五八年在紐約大部會歌劇院首演，他對歌劇的處理並不能算是成功，但音樂則非常動人，顯示出他的長於創寫旋律。

「罪惡學校序曲」，是巴伯在考蒂斯音樂學院的畢業作品，輕鬆而幽默，代表了年青巴伯的另一面。他的作品，有很多都能在音樂會中佔據重要的地位，時常可以聽到。他之所以能夠受到歡迎，是因為作品中富有動人的抒情氣氛，是同代的作曲家，最擅長於表達情感的人。

主要作品：苗蕾一部、合唱曲三部、管弦樂曲六首、交響曲二首、進行曲一首、小提琴協奏曲一首、大提琴協奏曲一首、鋼琴協奏曲一首、管樂弦樂協奏曲一首、室內樂四首、大提琴鋼琴奏鳴曲一首、鋼琴獨奏二首、歌曲五集、聲樂及樂隊作品一首、其它作品等。

唱片介紹：弦樂徐緩調 Ormandy Columbia M-30066。

埃及艷后選曲，諾克斯維爾一九一五夏 Price, Schippers 新交響樂

隊 RCA LSC-3062。

大提琴協奏曲 Garbousova, Waldman, Musica Aeterna 樂隊
Decca 710132。

鋼琴協奏曲 Browning, Szell, 克利夫蘭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638。

小提琴協奏曲 Gerle, Zeller, 維也納國立歌劇院樂隊 Westminster
8181。保

多福海灘 Fischer-Dieskan, Juilliard 四重奏團 CSP CKS-7131

樂隊隨筆第二、弦樂四重奏小夜曲、計時表與砲兵地圖、橋臂、雪萊劇中景物 Golschmann 空中交響樂隊 Vanguard 2083。

梅狄雅的冥想與復仇之舞 Munich 波士頓交響樂隊 RCA VICS-1391。

大提琴鋼琴奏鳴曲 Greco, Zeyen Orion 7297。

鋼琴奏鳴曲 Cliburn RCA LSC-3229。

歌曲集 Moore Camden 2715。

木管夏日樂曲 紐約木管五重奏團 Concert-Disc 216。

肉體的再生 Smith 合唱團 Everest 3129。

觸技曲 Biggs, Ormandy, 費城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398。



紀瑟金，擅長法國
印象派鋼琴音樂的
法國鋼琴家

偉大的 鋼琴家

祁唱

史納白可以說是現代德國樂派的創始者，在今日代表他這一樂派的鋼琴家有巴克豪士（Wilhelm Backhaus）、賽金（Rudolf Serkin）、甘普夫（Wilhelm Kempff），這一樂派發揚了德國和奧地利作曲家從巴赫到布拉姆斯等人的作品。德國鋼琴樂派是現代琴壇上的一大主流，他們的特色是莊肅嚴謹，以強力勝過嬌媚，以剛強勝過柔美，以理智勝過本能，以冷靜勝過炫耀，這一樂派處處講求事先的策劃而不注重瞬間的情感，當然的這祇是就大體的一般而言。

在這一樂派中，不同的典型也往往因人而異，例如巴克豪士異常的剛強有力，有時近乎冷漠無情，便和賽金的豐碩繁密異乎其趣，又如奧勞伍（Claudio Arrau），智利人，但受德國教育的特色却是講求無瑕的最高完美；高德桑（Robert Goldsand）受教育於維也納，却被稱譽為

一個偉大的蕭邦樂家，德國樂派的本質與蕭邦音樂難融合，但事實上所謂一個樂派，往往不能一概而論。

德國樂派的另一突出人物是紀瑟金（Walter Gieseking），他被認為是本世紀中最偉大的印象派主流，他誕生於德國，但幼時隨雙親居住於法國，四歲開始彈奏鋼琴，十一歲隨賴麥（Karl Leimer）學習於漢諾佛音樂學院，十五歲初次登台演奏，同年並在六次獨奏會中演奏了貝多芬全部卅二首奏鳴曲，在這種歲數是一個沉重的挑戰，但他愉快的勝任，他說：「本來最困難之點是背誦，但我並未感到真正的困難。」他的記憶力極強，可能是本世紀中記憶力最好的鋼琴家，他時常在演奏的前一晚便可毫無遺漏的背誦一首新樂曲，他有一次訪問了意大利作曲家戴德史柯（Mario Castelnuovo-Tedesco），看到他一首組曲的手稿，紀瑟金坐在鋼琴前彈奏一遍（他也是個優越的視奏者），他借了這首手稿，在一兩天後歸還，並旋即首樂會中演奏。畢特拉西（Goffredo Petrassi）的最艱難協奏曲，他在短短的十天內便全部默誦牢記。紀瑟金的彈奏技術超越，使得他很容易的成爲一個出類拔萃的鋼琴家，他並不需耗費長時間的練習，他一天的練習很少超過三四個鐘頭。他童年上學時，功課也甚佳，五歲時讀寫已有甚高的程度。

紀瑟金也彈奏德國作曲家的作品，甚至拉赫曼尼諾夫的協奏曲，但是他著譽於世的還是詮釋德布西和拉威爾的印象派作品，他的琴鍵技巧的運用無人堪可匹敵，更是「半琴鍵效果」（half-pedal effect）的創始者，他不會發出粗陋的音響，他的音色澄澈透明幾乎前無古人，這是因爲他對於音的控制幾乎無微不至，他彈奏德布西的樂曲可以用「三倍最弱音」（triple pianissimo），在最大的音樂廳中仍然使所有的聽衆可以非常清晰的聽到。他獲得了德布西音樂的精華，雖趨步相隨，但他有更進一步的詮釋，在演奏中他是他天地中的主宰，並非僅是德布西的模擬者。

二十世紀的上半，英國樂派可以奚絲（Myra Hess）、寇松（Clifford Curzon）、蘇羅蒙

(Cutner Solomon) 為代表，他們的樂風接近德國樂派，主要是因為他們也崇尚古典。奚絲夫人是本世紀最爲人所喜愛的女性鋼琴家，爲馬泰 (Matay) 的學生，一九〇七年十七歲初次登台，有一時期，與他的表妹夏麗 (Irene Scharrer) 常作雙鋼琴演奏，夏麗也爲馬泰的學生，琴藝也甚佳。奚絲的演奏寧靜安謐，敏感細膩，樸實無華，與大演奏家的熱烈場面適成對比。她的演奏也富有現代音樂的忠實精確，從一九二〇年代，她是一個聞名的出色女鋼琴家。蘇羅蒙幼時是一個天才兒童，受教於佛尼 (Mathilde Verne)，但因一場大病使得他的演奏生涯一度中斷，後住巴黎，如同奚絲，他也有清澈精確的特色，精微的音色區分使得他成爲二十世紀的完美無瑕的鋼琴家，寇松大體上也是同一類型，受過高深的教育，富有文化的教養，也以精微細緻見勝。

這三位英國鋼琴家，除了在古典精神上與德國樂派甚爲接近之外，同時因他們的背境關係，皆富有英國文化的傳統，一般說來是「折衷學派」(Ecclectic)，他們吸收了歐陸的優點揉混以英國文化，特徵是不易動以感情，甚至儘量減少戲劇性，不作外表的宣揚和粉飾，十八世紀時老克拉克 (Cramer) 曾在英國建立了這種英國典型的音樂，十九世紀的孟德爾松也在英國樹立了風範，這兩個人對現代英國音樂的樂風影響甚巨。

法蘭西的琴壇，是海爾次 (Henri Herz) 金謀曼 (Pierre Zimmerman) 與馬蒙泰 (Anloine F. Marmontel) 等人物所影響的世界，他們過去的典型仍主宰着今日的風格，他們在巴黎音樂學院所建立的傳統仍相沿成習。大部分十九世紀以迄於今的法國鋼琴家，是以優雅、靈敏、低間的音色，流暢快速的拍子而獨成一格，耶格 (Marguerite Long) 曾就法國的風格加以分析：「清明、精緻、纖巧是最大特色，力求文雅優美的宣抒，對於強力及偉巨往往避之若流，以均衡及等比爲準繩，對深奧之內心情感之起伏難有深刻的表現。」很多人對於他的欠缺強力及內心奧秘之論並未表同意。其他國家的音樂家對法國鋼琴家的批評總括之是：「未得個中三昧

」，但是法國鋼琴家絕不承認。一般說來，他們的彈奏，較多注重手指與手腕的力量，而罕用手臂和肩膀的助力，所以彈奏出來的效果顯有不同，法國鋼琴家的演奏節目多以本國作品爲主，例如布拉姆斯的作品便很少人彈奏，但同時，非法國人的鋼琴家也甚少彈奏法國作品（紀念金的愛德布西是例外，但他的喜愛僅限於德布西及拉威爾，別的法國作曲家如佛瑞、夏布烈以及其他現代法國作曲家的作品便不在他演奏節目之內。）

西班牙嚴格說起來，並沒有它傳統的學派，如聞名於世的大鋼琴家易都比 (Jose Iturbi) 在二次大戰之前不久的那些年，揚名樂壇，但如其他的西班牙音樂家，在本國學習到一階段，最後都是在巴黎完成他們的學業。二次大戰後西班牙著名的鋼琴家是拉羅夏 (Alicia de Larrocha)，一個嬌小的女鋼琴家，以演奏小品樂曲見勝儕輩。

在中歐也無代表性之學派可言，從匈牙利、捷克等巴爾幹國家的鋼琴家，大都受教育於德、法等國，黎巴蒂 (Dinu Lipatti) 一九五〇年逝世時，年僅卅三歲，被人惋惜爲這世紀琴壇的一大損失），哈斯基 (Clara Haski) 兩人都是羅馬尼亞人，但都受教育於巴黎。費古斯尼 (Rudolf Firkušny) 來自布拉格，爲史納白的學生。這些鋼琴家頗有法、德兩樂派的傳統，在二次大戰前後均會聞名一時。

當然有些鋼琴家很難將他們歸屬於那一樂派，如琴娜·巴克蒙威 (Gina Bachauer) 便是一個例子，她生於希臘，在她國內受教育，也曾受教於拉赫曼尼諾夫，演奏節目寬廣，不限於浪漫派或是那一國的傳統，她的獨奏家風範會風靡琴壇甚久。

如果有所謂「意大利學派」，則米開朗吉里 (Arturo B. Michelangeli) 可算是代表人物，也可以說自布梭尼之後意大利最偉大的鋼琴家。米開朗吉里的演奏相當於一部演奏機器，對於他的同行們來講，他是一個傳奇人物，他的演奏從沒有一個錯誤或漏去的首符，一指彈下去，無論如何快速的樂段，就如神槍手的百發百中，神乎其技的無錯誤的彈奏，雖然沒有其他特色，但

是他是一個在二十世紀中期揚名世界樂壇的唯一意大利鋼琴家。

鐵幕低垂時，俄國的鋼琴界與西方完全隔絕，雖然有時有一兩張唱片流出鐵幕，但難窺全豹，五十年代以後，鐵幕略啓，紀禮爾斯(Emil Gilels)到了美國，然後是 Vladimir Ashkenazy, Dimitri Bashkirev, Sviatoslav Richter 等人相繼出現，唱片也自由的交流，又一系列男女鋼琴家的名字對於西方漸成爲不陌生，他們的演奏曲目和風格因人而異，但大體仍不出古典派，尤其十九世紀浪漫派的作品，偏重於俄國過去作曲家的名作，對於西方現代樂派的作品則甚少涉及，因爲多年來與世界樂壇的隔絕，所以俄國鋼琴家均侷限於上列的範圍，缺乏一種世界觀念，祇能在他本國前代鋼琴家的作品中打轉，所以尼古拉斯及安東盧賓斯坦成爲他們的典範，現代音樂思想的潮流，他們幾一無所知。最近一些年來，較多的交流，俄國的鋼琴界也已漸起變化，以他們苦練的專業人才的技巧，而漸滲混着一種國際樂壇的思潮，新興的人才也漸輩出。

俄國的鋼琴家一般說來俱傾向於浪漫派，但在美國情形適恰相反，美國因有各種不同潮流的輸入，是一個開放的樂壇，兼容並蓄，富有自由的體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琴壇擁有甚多享有國際聲譽的鋼琴家，一九四六年以後人才充斥，音樂廳在每一季節中排滿了新秀的名字。美國的鋼琴家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沒有她自己的傳統，所以也不爲傳統所束縛，鋼琴家最大的來源，一是從歐洲移民的輸入以及他們定居美國後所培養的美國學生，二是留歐學習的鋼琴家的歸國。在美國最大的兩個鋼琴演奏大獎是 Mumbour's 大獎與 Leventritt 大獎，所有新秀皆以得獎後始漸漸露頭角，在此兩大獎下可列出長長的名單，至今俱已成爲知名之士，在國際的比賽上，美國的鋼琴家也漸佔居了重要的地位。

美國樂派有其共同之點，他們對於作曲者的原作樂譜，根據現代音樂的精神絕對忠實，甚至近乎迷信的忠實；所有的曲目，從莫札特至現代的作品都被接受，巴赫以及斯卡拉蒂的音樂大部上，美國的鋼琴家也漸佔居了重要的地位。

分由大鍵琴演奏，貝多芬與舒伯特成爲最普遍的演奏節目，布拉姆斯也然，李斯特的樂曲在近年間有進入流行的趨勢，印象派的作品也極喜愛，普珂費耶夫的作品也廣受歡迎。美國的鋼琴家在現代受最嚴格的訓練，不論何種艱難的樂曲，他們不惜以極大的精力去練習和消化。

要討論現代的鋼琴界，需要長篇累牘的敘述，要討論未來的鋼琴音樂的去向，更需要一些猜測的工作，但是根據一些顯示，「新浪漫主義」已漸趨抬頭，但是超級的大獨奏家的時代已屬過去，如同過去帕德瑞斯基那樣的風靡萬千聽衆的鏡頭不會再次出現，因爲鋼琴家已漸漸不是表演家，他們忠於藝術，他們是忠實的音樂工作者，過分的誇張和炫耀並不受歡迎，這一點對於未來是可確定的。

以現代對於音樂的嚴謹工作態度和思想來評論過去美好的時代，「美好」可能變爲「一無是處」，但在當年事實恰好相反，未來之視今，可能猶如今之視昔，人類的歷史便是如此矛盾。過去的大師們從莫札特起始，在歷史的過程中，都已扮演了他們在鋼琴藝術中的角色。他們就如在歷史陳列館中，座座的半身像整齊有序的以他們的特徵排列着：杜塞克顯示他英俊的側面像；史太白敲搖着他的無休止的顫音，李斯特幌動着他的美髮，打動美人的心；蕭邦以纏綿的音調滑過鍵盤；韓塞特彈奏着一面閱讀聖經；德雷蕭克敲響着他無瑕的八度音；巴爾曼耍弄他的滑稽諧；郭多夫斯基變法着他的複音音樂；霍夫曼使出他的全身解數，力量充沛難遏。

鋼琴學就如生理學，個體發生(Ontogeny) 是出自系統發生(Phylogeny)，個人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是各該時代中必然的產物。

(全書完)

「偉大的鋼琴家」譯後

• 祈 唱 •

少年學琴無成，但仍常常懷念那些學琴的日子。除了啓蒙和自行摸索時期，三十多年前到了北平進入了大學，在故都冬日冒着風雪從西城騎車到東城的無量大人胡同。敲開師門，在溫暖的琴室中，從老師手下一個音符一個音符的連綴成一串串的旋律。那些日子裏腦子裏祇有幻想和對未來的憧憬，在宿舍裏，記得住的是宙字齋，學校宿舍的各幢是以天地元黃排號的，一部手搖的老唱機（在前門外的一條小胡同裏，一個老機器匠修理了又修理），自己修削着竹針，因為物資的缺乏，鋼針是奢侈品，一遍一遍的將整個心靈融匯在一些七十八轉的老唱片的微弱的樂聲裏，就這樣一面聆賞一面幻想，有時可以連續幾個鐘頭而絲毫不感覺厭倦。

學校的琴室，有一部老舊的鋼琴，琴室裏沒有爐火，不管如何的呵手，如何的搓手，最多祇能維持十幾分鐘，兩手便凍得無法舒展，只好又插在棉袍裏取暖，再度呵手練習，但却久久捨不得離開。

也忘不了那同好的三二知己，那些三重奏的奏鳴曲，特別是貝多芬的「春天」二重奏奏鳴曲；那些談到深夜的音樂的話；混聲合唱團（難忘那次西山的冒雨郊遊）；舉辦唱片音樂欣賞會的那股熱情；隨着拉大提琴的朋友，逃了「交流理論」的課，偷偷在他師大音樂系的課堂裏旁聽；日子是遠去了，但一切就恍若仍在眼前。

「偉

時入中年，如今仍常常忘不了年青時的那些幻想，也往往因為耽溺於這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現實的生活中常受磨折，只好在夜深人靜時，翻開了音樂的書本，在過去演奏大師們的風格和故事中，一盪往日的舊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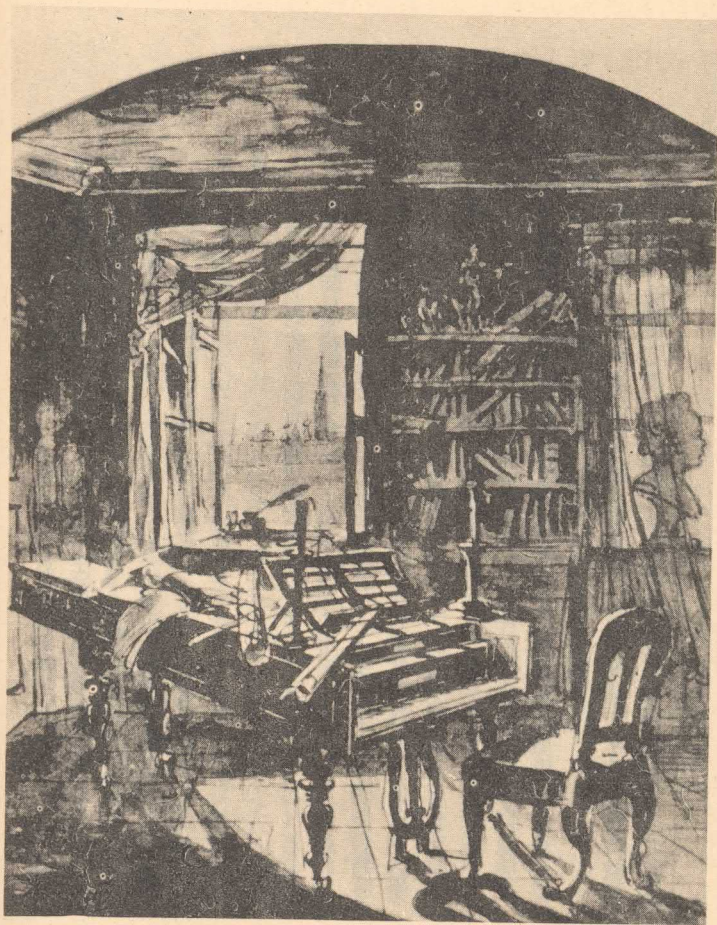
這本「偉大的鋼琴家」便這樣從六十年初開始譯寫，一度因公去奧地利而中斷數月，到本期結束，前後三年餘，約二十萬餘字全部譯畢。

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有幾個月的短暫居留，適逢音樂季節，有機會在歌劇院和音樂廳中留連忘返，過去在紙上所編寫的「西洋歌劇的故事」、「芭蕾的故事」、「交響樂談叢」、「室內樂」等書能目睹耳聆而獲得了一些印證。又常在作曲家的舊居中巡禮憑吊，偉大的音樂家如貝多芬却原來住在這麼陋隘的小樓上，爬上那昏暗狹窄的樓梯，到了四樓，便是他的寓所，他曾在這裏寫下了他的歌劇「斐底里奧」，第四、五（命運）、七交響曲，以及其他奏鳴曲和絃樂四重奏。他所用的鋼琴仍置放在室內，牆壁上掛着他的畫像和剪影，這座小樓面對着大學的高樓，越顯出這房屋的古老和卑微。

在奧地利也去了沙爾斯堡，這是另一座音樂城市，莫札特的故居面臨街前，也是一樣的古老房子。廣場的莫札特影像，持筆正在作曲



- ◀ 貝多芬所用過的鋼琴陳列於他的寓所內，現為貝多芬紀念館
- ▼ 貝多芬的舊居畫像。



，却是神彩奕奕。
雖然是短短的幾個月，却也償却了多年來幻想的心願，人生有時又何其有幸！

這本「偉大的鋼琴家」(The great pianist)，原著者是匈白格(Harold C. Schonbery)，由紐約 Simon and Schuster 書局於一九六七年出版，作者的原序中有這樣的敘述：「鋼琴音樂起始於莫札特的一七七〇年代，嚴格說來是起始於克萊孟悌，自此而後，它成爲最普遍的樂器，鋼琴家也成爲最普遍的器樂家。但是兩百多年來却很少有敘述鋼琴家的書刊問世，最大的困難，是在機械或電子留聲設備的發明之前，無論偉大如李斯特的琴音，在他彈奏的一刹那間便已隨時間的飛逝而永遠消失，所以祇能從他們的傳記、書札、樂譜、手稿、信函，甚至斷篇殘簡中收集資料，描述他們演奏的情況，他們的風格、技巧，以及一些佚事。」

原書由音樂家王沛綸先生推荐和提供予拾穗月刊社，但不幸的是王先生竟在本書譯載期間內逝世，本書單行本即將問世，在此再度向王先生致崇高的敬悼之意。
本書的譯寫，是伍牧兄的愆惠和鼓勵，特此誌謝。

六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蔡宏明譯

火車箱內香烟味兒越來越濃，馬姆里更覺得早餐不對勁。

早餐本身不會有問題：晨星報推介的黑麵包富有維他命，脆嫩可口的醃豬肉，恰到好處的煎蛋，再配上史騰太太最拿手的咖啡，幾乎是最佳早餐了。找到史騰太太幫傭還真是天大的發現。愛莎自從夏天裡患了神經衰弱症後，再不適合跟那群缺乏經驗，愛來就來愛去就去的年輕女傭打交道了。現在有史騰太太，情形好轉多了。唉，可憐的愛莎。馬姆里拚命遐思，希望忘却身體的痛苦。生病不但

辦公麻煩，還要使愛莎煩惱萬分，說句老實話，他寧可犧牲無足珍惜的生命以換取愛莎片刻的安寧。

他把一些胃腸藥倒進口中——近來接受勸告，隨身總帶著兩、三片——打開報紙。看起來沒什麼大新聞；衆議院對政府僱用打字員提出質詢。威爾親王爲「大不列顛鞋展」揭幕。自由黨分裂愈深。警察繼續緊密追緝毒斃林克蘭城一家人的女嫌犯。工廠失火兩女工遇害。女影星四度離婚。

下了火車，改乘電車，馬姆里不時地作嘔，但抵達辦公室之前，總算沒再惡化。沿辦公桌坐下，滿臉蒼白，極力忍耐，這時他的合夥人輕風般地走了進來。

「馬姆里，早。」布魯克高聲喊著：「冷不冷？」免不了再添上一句。

「很冷，」馬姆里答：「說實在的，陰冷的討厭。」

「討厭，討厭。」布魯克說：「你的花種籽都播種了嗎？」

「沒有全部種。」馬姆里坦白承認：「事實上我並不覺得——」

「可憐。」布魯克插嘴：「實在可憐。該早一點種完。我的上星期就種了。明年春天我那小地方就會風光明媚——像座小花城。你住在鄉下實在幸運，雖然說林蔭大道裡也蠻有些新鮮空氣，但鄉下總比城裡好。喂，你太太近來怎樣？」

「好多了，謝謝你。」

「好極了。但願像往年一樣再看她表演。你也曉得咱們『戲劇協會』可真少不了她這個台柱。我永遠忘不了她去年演『羅曼史』的神情。她和小威爾貝克的確確贏得滿堂彩。就在昨天，威爾貝克一家人還在請求她出演呢。」

「謝謝你，我也希望她快一點復原，能參與社交活動。可是醫生說她不可以操勞過度，最重要的是不能憂慮，必須心平氣和，不能慌張或運動過度。」

「正確，完全正確。憂慮簡直像魔鬼，幾年來我摒除煩惱，如今倒壯得像牛。看看我，不像五十歲了吧。喲，你看起來不太舒服的樣子。」

「消化不良，」馬姆里說：「也沒什麼大礙，我想或許有些肝炎。」

「那就是了，」布魯克抓住機會就要吹噓：「人生值得一活嗎？那全看肝臟了。啊，啊——够了，够了——我們該做些事了。我把霍爾比的租賃契約擺到那兒去了？」

這早上，馬姆里也沒興緻說話，倒歡迎他的建議。半個鐘頭就在處理房地產業務中無聲無息的渡過。然而，布魯克又興沖沖地開腔了。

「對了，」他忽然問：「我想你太太能幫忙找個廚子吧？」

「喔，難說。」馬姆里答：「在今天要找個廚子談何容易。說真的，我們也剛剛才有頭緒。怎麼了，你的老廚子走了？」

「沒有！」布魯克說：「天翻地覆也趕不走。我現在是幫菲立浦森找人；他們的女傭要結婚了——那最差勁的女孩。前幾天我才告訴菲力浦森：『當心點兒，找個你有些認識的人幫傭，不然的話，找上那放毒的女人可不好玩——她叫什麼名字呢？——』安德魯絲。別爲自己找死，這時節還不是送鮮花上自己墳頭的時候。」我這麼說，他光會笑，可是這不是鬧著玩的。我就不懂養活這麼多警察是幹什麼來的？都快一個月了，還拿那女人沒辦法，就只會到處唬人說什麼她可能在附近徘徊，找機會當廚子。對了，就是當廚子！我剛才才問起你呢！」

「你想，她會不會自殺了？」馬姆里提醒他。

「自殺個屁！」布魯克粗野地反駁：「你也信那鬼把戲？河邊找到的衣服只不過是障眼法。他們那類人才不會自殺。」

「那類人？」

「放砒毒的瘋子們。這群鬼最注意皮膚了。狡猾的像黃鼠狼。我只寄望警察早日抓到她，免

得再有人受害。就像我跟菲力浦森說的——」

「那麼，你認爲是安德魯絲幹的了？」

「她？當然是她幹的。簡直像鼻子長在臉上，事情明白的很。照顧她老父，結果老頭子突然暴斃——當然也留給她一筆錢。然後幫一位老紳士看家，結果老紳士又突然死了，現在又是這家人——丈夫死於非命，太太重病，都是砒中毒，而廚子逃得無影無踪。你還問是不是她幹的？我敢打賭，把她父親和那老紳士挖出來，也是滿身砒毒。這黨人一下手就不放手，簡直嗜殺成性。」

「有可能，」馬姆里又拾起報紙，仔細端詳那失蹤女人的照片，「看起來沒有兇像，倒有點兒慈母樣。」

「嘴是破相，」布魯克粗聲的說。他有個怪論：人的品德可以觀之嘴型。「我一點也不信任這種女人。」

隨著時間消逝，馬姆里也漸漸好轉。午餐特別謹慎，一尾煮湯的小魚和雞蛋牛乳布丁，飯後更是保持心情輕鬆，不忙不急。兩星期以來習慣性的疼痛這下午却一直沒有來臨。下班時，心情特別開朗，忘却了病魔和醫院帳單的糾纏，他特地買了一束青銅色的菊花帶回家給愛莎。起居室裡沒找到她，馬姆里有種人九霄雲外的感覺。仍然緊握著菊花，他快步通過走廊，推開廚房門。

裡面只有廚子在，正背向門坐著。聞聲才慌忙起立，滿懷驚疑地說：

「老天爺，嚇了我一跳，怎麼沒聽見前門響呢？」

「太太呢？沒再鬧病吧？」

「她有點頭痛。四點半左右我扶她上樓睡覺，順便幫她倒了一杯茶，這時候恐怕睡熟了。」

「老天，老天。」馬姆里喃喃自語。

「都是在飯廳裡忙壞了，」史騰太太說：「我告訴她：『太太別太操勞了。』可是你也知道，她總是忙個不停，忍不住要幹這幹那的。」

「我曉得。」馬姆里說：「錯不在妳。妳一直把我們照顧得很好。我想上樓去看看，假如她睡了，我就不打擾她。對了，今晚我們吃什麼？」

「喔，我剛做好一道牛肉腰子餅。」史騰太太說。語調軟弱，暗示著假如主人不滿意，她隨時可以改換。

「喔！」馬姆里說：「糕餅？呀，我——」

「很軟很好吃的。」厨子辯護著，呼的一聲拉開烤箱門。「而且是奶油做的，你說過豬油不消化。」

「謝謝妳，謝謝妳，」馬姆里說：「這些日子我身體不太好，所以豬油不太適合。」

「事實上豬油也不適合某些人。」史騰太太附和著說：「我覺得你也許不會肝炎，只不過是這鬼天氣，這種天氣很容易叫人害病的。」

她忽然衝到桌旁把剛才正在閱讀的圖書報紙收拾起來。

「可能太太喜歡在樓上進餐？」她建議。

馬姆里說他願意去問看看，於是躡手躡腳地走上去。愛莎正懶洋洋的躺在床上，身上蓋著絨毛毯，在那雙人床上她看起來是那麼纖小，細柔。隨著他的走入，她也翻了翻身望著他笑。

「嘿，親愛的。」馬姆里打著招呼。

「嘿，回來了？我一定睡著了，剛才累得很，而且有點頭痛，史騰太太把我扶上樓來。」

「妳一直太操勞了。」他握著她的手在床邊坐下。

「是呵——我就是這麼調皮。多漂亮的花啊！統統給我的嗎？」

「統統。」他溫柔的說：「我該得些獎賞吧？」

她甜蜜的笑著，馬姆里吻了又吻她。

「够了，你這風流的老傢伙。」她說：「走開，我要起床了。」

「妳最好躺著，讓史騰太太把晚餐送上來。」她丈夫說。

愛莎想辯解，但他堅持己見：假如她不照顧自己，那就別想參加戲劇協會的聚會。何況，人希望她早日回去，威爾貝克一家人更說沒有她，他們不知道怎麼演戲。

「真的？」愛莎有點興奮：「他們實在太好了。嗯，我還是躺在床上好些。好了，你今天一整天怎麼樣？」

「還不錯，還不錯。」

「不再肚子痛了？」

「啊——有一些。可是現在完全好了，沒什麼好擔心的了。」

往後幾天，安然無恙。馬姆里對報章專家介紹的橘子水漸漸滿意起來。可是星期四晚上病況很差，愛莎驚悸之餘，堅持著請來了醫生。醫生在量過脈膊，看過舌頭以後，顯得很輕鬆，查問當晚飲食，才知道是豬腳配牛乳布丁，而馬姆里在進休息室之前，根據報章新處方又喝了一大杯橘子水。

「毛病就在這裡。」醫生輕鬆的說：「橘子水和豬腳都是好食物，可是混合不得，一混合肝臟就受不了。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但對肝臟有損害却毫無疑問。好了，跟你開個小處方，這一兩天先吃吃液體食物，不要吃肉。馬太太妳也不要擔心了，他壯得像牛。說真的，我們要照顧的應該是妳。我真不願意看到你臉上有黑眼圈。今晚亂糟糟的，那當然啦——有沒有按時吃補藥？吃了。好，別再為妳先生擔心了，過幾天他又蹦蹦跳跳了。」

醫生的話雖然應驗，但也拖了一些時候。馬姆里雖然限制飲食，僅吃史騰太太精心焙製，再由愛莎送到床邊的麵包、牛乳、奶茶，可是整個星期五却一直在半癱瘓中，星期六下午才勉強勉強，搖搖幌幌的步下樓來，爲布魯克帶來的文件簽章，同時幫愛莎核算帳單。剛剛了結肉攤、麵包店、雜貨煤炭店的帳，馬姆里抬起頭來問道：

「還有沒有？親愛的？」

「還有史騰太太的薪水，已經月底了。」

「說得是。妳對她還滿意吧？」

「很滿意——你呢？她實在是位好廚師，又溫和得像老母親。我當機立斷請她幫傭，簡直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呢？」

「對極了。」馬姆里說。

「真是上天恩賜，可惡的珍妮不聲不響一走了之，我還在煩心，她就來了。想起來有點冒險，當時她連一封信也沒有，而我們又不認識她。不過，她以前的僱主是位老寡婦，那就難怪她沒有介紹信了。」

「嗯。」馬姆里說。其實他早爲這件事不安，過去不願多說是因爲傭人是非僱用不可，如今三緘其口則又爲了史騰太太那現得實在沒話講。有一次，馬姆里會想寫信給史騰太太那教區的神父，但愛莎說神父不會曉得她的烹飪技術，而烹飪却是最重要的考慮條件。

馬姆里算出一個月的薪金。

「還有，」他說：「請轉告史騰太太：假如她每早要先看報，那麻煩她把報紙摺疊得整齊點。」

「看你有多討厭。」她太太說。

馬姆里深嘆了一口氣。到手的日報假如像處女一般清新端莊，在感覺上才有份量，可是女

人通常不會瞭解這種心情，那叫他又如何去解釋。

星期日，馬姆里覺得康復多了——幾乎恢復到他的老樣子。吃過早飯，躺在床上看報，尤其對謀殺案看得更是詳盡。這類新聞一直是他的偏好：謀殺案帶他遠離都市的喧囂繁雜，帶他進入爲別人乍憂乍喜的驚險歷程裡。

報章證實了布魯克的話，安德魯絲的父親和前一任僱主經開棺驗屍，果然死於「砒毒」。

午餐，他親自下樓。經過三天不得已的節食，這時看到馬鈴薯烤牛裏脊、鬆軟的牛乳布丁和蘋果餅，他不禁津津有味地品嚐著鮮嫩的肥肉和瘦肉，精神非常愉快。可是愛莎却恰恰相反，本來就不喜歡肉食，而今天似乎更缺乏食慾。怕肥（沒有必要）使她真正難以侍候。

下午天氣晴朗，三點鐘左右，牛肉正烤得芳香撲鼻，馬姆里忽然想把其餘的花種播種下去，於是套上舊園丁裝，到花棚下四處徘徊。他檢起一袋鬱金香和一支鐵鏟，繼而想起自己穿著好褲子，該拿個墊子襯襯才好脆地。可是上一次把它擺到那裡去呢？一時也想不起來，只是猜想可能在花架下的角落裡。彎下腰，他在花盤中一陣瞎摸。有了，墊子摸到了，可是前面還有個罐子。他小心翼翼的拿出來，原來是「除草劑」。

馬姆里看了看粉紅色的標籤，上面印著幾個醒目的字：「砒除草劑，劇毒」，帶著輕微的緊張再仔細一看，竟然和安德魯絲上一次殺人的原料同一品牌。這一發現使他無限興奮，覺得遠遠地但確確實實地和這重要案件有了接觸。過一會兒，當他注意到瓶塞稀鬆時，則又覺得驚訝和有點兒惱怒。

「我怎麼會這樣糊塗？」他猛吞了一下口水，「不會全部漏光吧。」他拔開瓶塞，睨眼斜視罐內，還有半罐。蓋回瓶塞後，爲了安全又舉起鏟柄往上猛力一擊。然後到水龍頭下仔細地洗手，他不敢冒中砒毒這個險。

種完鬱金香回到起居室，發現有客人，他覺得有些狼狽。威爾貝克夫人和她兒子來訪，一向

受他歡迎，但要事先有個通知，他也只好把指甲裡的泥土洗得更乾淨。其實威爾貝克夫人人才不注意這些，她就是多話，別的事從來不管。最使馬姆里窘惱的：她竟選中喝下午茶這段最舒服的時刻，來喋喋不休地談最差勁的事——林克蘭城毒殺案。近期內的病情記憶猶新，聽到毒發的病況使他想吐，更何況這話題對愛莎也不好；畢竟，放毒的女人還可能徘徊於附近，膽大的婦女聽了都要寒心凜。馬姆里望了望愛莎，發現她臉色蒼白，全身打顫，覺得該叫威爾貝克夫人停嘴了，否則一幕恐怖的歇斯底里的舊景將會重現。

他很不禮貌地打斷談話。

「夫人，我們該去選些接枝了。」他說，「我帶妳到花園去折一些來。」（註：接枝：由植物切除下來的小枝，可供移植，插枝之用。）

他發現愛莎和小威爾貝克都鬆了一口氣，顯然這年青人也瞭解狀況，對他母親的不智也覺得不悅。威爾貝克夫人站起來，輕嘆了一口氣，做出改道外出的準備姿勢，然後搖搖擺擺地隨著馬姆里來到花園。當馬姆里幫他選擇，修剪接枝時，她又高談闊論起園藝來，而對馬姆里把碎石小徑整理得潔淨無瑕更是恭維不已。「我就是沒辦法把雜草統統除掉。」她說。

馬姆里提起「除草劑」而且讚賞它的功效。

「那東西！」威爾貝克夫人直盯著他，然後顫抖地說：「給我一千英鎊，我也不會把它擺在家裡。」話語裡字字加了重音。

馬姆里微笑著：「我們也把它擺得遠遠的，就是我這麼不小心的人，我都——」他突然停頓。想起了鬆溜溜的瓶塞，心深處偶然靈光一現，飄忽起一些模糊的影像和念頭。然而外表上仍裝得若無其事，走進廚房裡拿回一張報紙，包起了那些接枝。

起居室內的人顯然早就看見他們回來，一進門，小威爾貝克已經站起身握著愛莎的手道別。小伙子心智細巧，很識相也很婉轉的把母親請了出來。送走了客人，馬姆里折回廚房清理剛才由

抽屜裡傾穴而出的報紙——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來個詳細的檢驗。為了證明剛才衝擊腦海的念頭，他仔細地一頁一頁的翻閱——果然不錯，所有安德魯絲的照片和林克蘭城毒殺案的報導統統被剪得乾乾淨淨。

馬姆里頹然垂坐在爐火邊，就像急需要暖和自己。心口裡一塊冰涼奇異的東西阻塞著——他要謹慎調查一番了。

他極力回想著報紙刊登的安德魯絲容貌，可是影像模糊，只隱約記得會跟布魯克說過她有個「慈母樣」的面貌。然後他又努力計算她失蹤的時間——布魯克說將近一個月——那是一週以前說的。那麼現在已經超過一個月了。一個月。馬姆里猛記起他剛付給史騰太太一個月薪金。

「愛莎！」想起她馬姆里就覺得腦門裡有澎湃的怒潮衝擊著。不管任何代價，他都必須獨力應付這項疑雲密佈的危機，絕對不能使她驚慌或憂慮。可是純粹由於未經證實的恐懼就無緣無故遣走他們最滿意的廚子，對兩位婦女未免都太過殘酷。假如要遣散，也只有裝作是一己的專橫和失去理智——絕不能讓愛莎發現任何端倪。不過，要真做了，愛莎不明瞭情形而他又不敢解釋，那也少不了一場麻煩。

假如這懷疑碰巧成真，那麼讓那女人多待留片刻又將發生什麼駭人事件呢？他又如何能使愛莎生活在這種一觸即發的險境中？他想起了林克蘭城命案——丈夫死於非命，妻子奇蹟似的死裡逃生，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駭人聽聞的危險？

馬姆里頓時覺得孤立而疲倦，又覺病魔把他整慘了。

那些病——什麼時候開始的？三星期以前是第一次。不錯。以後就時常肚子不舒服。至於肝病嗎，可能沒那麼嚴重，可是再拖下去，無疑的將是嚴重的肝病了。

他勉強打起精神，拖著沉重的脚步走入起居室。愛莎正捲縮在大沙發椅的角落裡。

「累嗎？親愛的。」

「嗯，有一點兒。」

「那老太婆把你整慘了，她不該這麼多話。」

「不。」她的頭在座椅上空無力的搖擺著：「我只是不喜歡聽那可怕的命案。」

「當然不喜歡。可是這附近發生這種事，也難怪人們拿它當話頭。假如警察逮捕了她，那才真叫人放心。我實在不願意——」

「我實在不願意想到這麼可恨的事。她一定長得像惡魔。」

「惡魔？布魯克前幾天才說——」

「我不管他說什麼，我不要聽。我要靜一下子，我要靜一下子！」

他發現了歇斯底里的徵象。

「愛莎冷靜點。不要著急，我們不談就是了。」

看起來是絕不能談這回事了。

愛莎早就上了床，她曉得每個星期天晚上馬姆里都要熬夜等史騰太太回來銷假。雖然她有點擔心，但馬姆里一再保證說：他已經完全康復。實際上，生理方面確實如此，他現在只是心理方面覺得虛弱和困惑而已。這晚上他下決心要來個突擊，問問史騰太太報紙被剪損的事，看她如何解釋。

他倒了一杯威士忌加些蘇打水，邊喝邊等。十點差一刻，花園門傳來熟悉的開門聲，然後脚步將碎碎石子上的響聲——喀卡，喀卡的到了後門。然後門的響聲，推門、關門的聲音，緊接著門鎖一響。以後一陣靜寂，馬姆里推測，她正在脫掉帽子。好了，時候到了。

通道裡響起了脚步声。門打開了，史騰太太身穿一套潔靜的黑衣服站在門限上。他曉得自己不太願意看她，然而還是抬起頭來。她有一張端正豐滿的臉，但藏在鑲邊厚鏡片後面的眼睛却模糊不清，嘴似乎有些怪異，難道是前牙幾乎掉光的緣故？

「主人，要不要送些點心來，不然，我想上樓去了。」

「不要什麼，謝謝妳。」

「但願你已經好多了。」她對他的健康這麼關心倒使他覺得不吉祥，而藏在厚鏡片裡的眼睛仍然那樣神秘。

「好多了，謝謝妳。」

「太太也沒患任何小毛病吧？要不要順便帶杯熱牛乳給她？」

「不，謝謝妳，不用了。」他說得急促，同時猜想著她有些失望。

「好吧，晚安，先生。」

「晚安。喔！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

「嗯，沒什麼，」馬姆里說：「沒什麼。」

隔天早上馬姆里很殷切地打開報紙，希望發現逮捕成功的消息，可惜沒有。一家信託公司董事長舉槍自殺，轟掉了自己的腦袋瓜，整個版頁幾乎被這虧損百萬元，股東大破產的故事所佔據。至於林克蘭城慘案，不管家裡的報紙也好或上班途中買的，都被摘貶到次要版頁，兩三段文字隨便提一下：「警探仍在追捕中。」

往後幾天，馬姆里極不自在，他養成早起來到廚房巡行的習慣。這舉止使愛莎緊張，可是史騰太太却始终不吭聲。馬姆里心想這傢伙真有耐心，說不定她還覺得有趣。畢竟他也太無聊，每天早上九點半到下午六點必須離家上班的人，只檢查早餐有什麼用？

在辦公室裡，布魯克揶揄他和愛莎頻繁的通話，馬姆里也不加以理睬，他現在只有聽到她的聲音，知道她安全才會放心。

平安無事過了一週，又是星期四。他開始懷疑自己像個傻瓜。當天晚上，在布魯克硬邀下參加了一個光棍聚餐會，爲一位即將結婚的光棍「餞行」。十一點鐘，拒絕了通宵達旦的提議他先離席回家。到家已經夜深人靜，但桌上留有史騰太太的字條說廚房裡有可可，請他自己溫熱。他照著做了，然後把可可從小鍋子倒入杯子裡，剛好一杯。

站在火爐邊，他若有所思地品嚐著，剛喝了一口，又把杯子放下。怎麼味道怪怪的，是幻覺？是真實？再喝一口，用舌尖攪轉幾下，這一次他覺得有股稀薄的金屬銹臭味。一陣心悸使他衝出廚房把整口可可吐進陰溝。

在陰溝旁茫然的站了一兩分鐘，一股特殊而奇妙的脫險感襲擊全身，又好像神經再度聽候指揮，他才緩緩地走回房間，從磁器櫃裡拿出一隻空藥瓶，先在水龍頭下洗個乾淨，再把杯中的可可小心翼翼的倒入，然後整瓶安放在大衣口袋內，這才躡手躡腳走向後門。本來那門鎖總是噦噦卡卡的響，可是憑著耐心和技巧，他却無聲無息地打開它。又是躡著腳尖，偷偷走過花園來到花架下。一彎身，擦一根火柴。他很清楚「除草劑」就擺在花盆後端。火柴餘光閃爍一下燒著了他的手指頭，熄了。然而，再不用燃第二根，觸覺已經告訴他，他所要知道的一切——瓶塞又鬆了。

身穿著晚禮服和大衣，站在有泥土味道的花架下，馬姆里一手抓著罐子，一手握著火柴，痛苦緊鉗著他。他急需要找個人，向那人傾訴他剛發現的一切。

相反的，他把罐子放回原處，慢步回房。再度經過花園，他才注意到史騰太太房間裡的燈光，這比剛才發生的一切更叫他驚慌失措，她會不會窺看呢？愛莎的房間仍然黯暗，但倘若她不幸喝了那毒液，等一下恐怕要燈火通明，搶救的搶救，叫醫生的叫醫生，到處人聲吵雜，就像上一次他遇害一樣。遇害——對，就是這字眼，他心裡喊著。

仍然帶著驚異的戒心和謹慎，他走入屋內，先洗淨所有的容器，又在小鍋裡煮了一些可可，才靜悄悄地走向臥室。剛跨過門檻，愛莎就和他打起招呼了。

「這麼晚才回來，真是童心未泯。玩得愉快吧？」

「還不錯。妳呢？親愛的。」

「還好。史騰太太說要幫你留些熱東西，留了嗎？」

「留了，可是我並不覺得口渴。」

愛莎笑著問：「喔！又是那一類的宴會吧？」

馬姆里不置可否，只靜靜地脫去衣服，爬進床裡，緊緊地擁抱著他太太，就彷彿抗拒死神和魔鬼把她搶走一般。明天早上他要採取行動了，感謝上帝，一切爲時未晚。

丁史譜，化學家，馬姆里的好友。他倆經常在一家雅潔的小店裡交換有關果蠅和捲心菜病等知識。這天馬姆里却很坦白地告訴他。自己的遭遇，並把那瓶可可交給他。丁史譜對他的謹慎和智慧讚不絕口。

「今晚以前爲你辦妥這件事，」他說：「假如被你料中了，那麼咱們就可以據此採取行動了。」

馬姆里謝過他，可是在辦公室裡却整天渾渾噩噩，對業務心不在焉。其實也沒大妨礙，布魯克昨晚待到半夜，直等到宴會在騷動中草草收場後才去，今天也精神恍惚，沒有一點管理業務的心情。四點半，馬姆里狠下心來鎖了抽屜，聲稱爲了打個電話，必須早點走。

丁史譜早在等他。

「毫無疑問，」他說：「我用了馬許試神法，果然含量很高——難怪你嚐得出來。這一瓶中恐怕有四、五滴純的砒液。你自己看看顯微鏡好了。」

馬姆里往那小鏡筒內凝視，果然有象徵凶兆的紫黑色污點。

「要不要搖個電話給警察局？」化學家問。

「不，」馬姆里說：「不——我必須趕回去。誰曉得家裡情形怎麼樣？我要走了，馬上就有一班車。」

「好吧，」丁史譜說：「讓我來好了，我幫你打給警察局。」

馬姆里覺得火車走得不够快。愛莎——毒殺——垂死掙扎——死於非命——愛莎——毒殺——垂死掙扎——死於非命——輪子的聲音反覆地在耳際敲擊著。下了車，他跑出車站，沿路跑下去。剛到路的最遠端，瞥見家門前停放著一輛轎車，再也按捺不住，全速疾奔起來。事情已經發生了，醫生都來了。笨蛋，怎麼讓兇手逍遙到這種地步！

離家還有一百五十碼左右，他看見前門打開了，一個男人走了出來，緊隨在後的是愛莎。訪客坐進車子開走後，愛莎又進入屋裡。她仍然安全——安全！

他幾乎控制不了自己，就連掛衣帽都身不由主，更不能鎮靜的走入房間裡。他太太這時已回到爐火邊的安樂椅上，面對著他有些驚奇地打著招呼。桌上擺設了茶點。

「回來早了？」

「是的——生意清淡。有客人來？」

「嗯，是小威爾貝克。有關戲劇協會的事。」她回答得很簡短，而且語調相當緊張。

一陣疑惑不安掠過馬姆里心頭，來個客人又不是如臨大敵，要這些辯護幹什麼？愛莎似乎也注意到他臉上表露的感情，也很驚疑地望著他。

「有什麼事嗎？你看起來好奇怪喔。」

「親愛的，」馬姆里說：「有些事要告訴你。」他坐了下來，握著她的手。「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我怕——」

「喔——夫人！」

廚子正走在門道上。

「對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你也在裡面。你們還想喝茶或者要我收拾了呢？啊——夫人，有個賣魚的年青人剛從格林士必那地方回來說：警察捉到她了——那個可怕的安德魯絲。妳說這不是大好消息？我一直擔心她還會重施故技，但這一下子好了，她被捉了。她是到那邊去幫傭的，結果，她的主人兩位老太太發現她身上藏著那毒藥。誰捉到她，誰就可以得獎呢。我也一直留心著她，可惜她却一直在格林士必。」

馬姆里緊捉著座椅的把柄。誤會，完全是一場瘋狂的誤會。他幾乎想要大喊大叫或大哭一場，他覺得應該向這位有點傻氣，有趣而又激動的女人道歉，這完完全全是一場誤會。

可是那些「可」。丁史譜。馬許試神法。五滴神液。這又是誰？

他回過頭來望著他太太，第一次他發現她的眼光裡有他從未看過的奇異神情……。

——譯自「現代短篇小說選」

樂壇偉人

年藥的事先譯出集
百擊軼牧心已二
近世巨蹟伍精現第
為來壇偉，先述版

每冊定價

新台幣
20元



浪子淚

· 山 隱 ·

楔子

柯太太嚐了一口蕃茄濃湯，大蒜的香味恰到好處，她咂咂嘴唇，味道很鮮，她舒了口氣，回到桌邊包雞肉餃，夏天的日子又熱又長，但暮色已濃，她必須開亮廚房燈。

「這些美國女人，」她心想，肥胖的手指捏着餃皮，額頭見汗，濡濕唇邊柔黑的茸毛：「居然計劃生產，夏天不生孩子！誰聽過這種事？在我們老家，」她微笑回憶自己年青時候：「生子才不節制，該來就來。」

她有理由抱怨美國女人，因為她是助產士，整個夏天生意清淡，自從丈夫去世，她要獨力扶養七個孩子。

門鈴發出響聲，她偏着頭在猜是誰叫門，下個月之前不會有生意，一定是賣雜貨的小販。

「瑪麗，」她叫道：「去看是誰叫門。」常年對孩子大呼大叫，喉嚨也變啞了。

沒有回應，門鈴再響，這次響個不停，她無奈在圍裙上擦乾雙手，穿過狹窄的過道走向前門，透過有顏色的玻璃窗，望見外面有個模糊的身影，她打開大門。

一個年輕女人站在門外，腳邊放着一只小箱

子，她面容憔悴，但眼睛明亮，像隻受驚的小鹿，她挺着大肚子，在柯太太有經驗的眼光下，她顯然就要臨盆。

「你是助產士嗎？」她的聲音輕柔而畏怯。

「是，夫人，」柯太太一眼瞧出她是大家出身，現在雖然落魄，仍現出高雅氣質。

「對不起，打擾你，我剛來紐約，人地生疏，但我……」她住口望着自己的大肚子：「時候到了，我沒有地方可去。」

柯太太默然不語，如果她留下這女人，就得騰出瑪麗的房間，但瑪麗不願跟妹妹同睡，而且這個女人可能沒錢，甚至沒有結婚，她直覺地瞥了一眼這個女人的手，手指上套了一枚小金戒子。

「我：我有一點錢，」這女人說，猜透柯太太心意。

「但我沒房間，」柯太太答。

「你一定要幫忙，」她堅持說：「我來不及去別的地方，我看見你的招牌『助產士』。」

柯太太祇好讓步，不管瑪麗願不願意，總得讓出房間。

「進來，」柯太太說，拾起她的小箱子。這女人跟隨柯太太上樓走進瑪麗房間。

「把外衣脫去，」柯太太說，幫助這女人脫下外衣，平躺在床上：「你什麼時候開始陣痛？」

「大約一小時前，」她答：「我知道再也走不遠，祇好停下來。」

柯太太仔細打量她，這女人顯然不是計劃生產，否則她的男人應該陪她去婦產科醫院，或是留在家裡替她壯膽子，這情形很蹊蹺，她看來有些緊張。

柯太太站直身體，這女人又瘦又小，生產起來恐怕很吃力，產道太窄，孩子不容易下地，但距生產大約還有六、七個小時，也許產道會被撐寬，由一個少女變成婦人確是一件奇妙的事，柯太太心裡在想，但臉上沒表現出來，她微笑說：「你不要怕，還有段時間，我知道，我生過七個孩子。」

女孩報以微笑：「謝謝你，真多謝你。」

「你先睡一會，」柯太太走向門外：「我會會兒上來看你，睡一覺對你有幫助。」

而表示不滿，但媽媽應許了她什麼事後，也就不再埋怨，吃完晚飯，柯太太瞥了一眼冰箱上的座鐘，時針指着八點，她連忙起身，樓上躺着一位可憐的小婦人，四小時來沒發過一聲叫喊，這個女孩子很勇敢，她心想，一般女人生孩子多半是七分叫喊，三分用力。

柯太太關照女兒洗盤子，自己上樓去看那女孩子。

「你覺得怎樣？」柯太太問。

「還好，我想，」她平靜地回答。

「隔多久痛一次？」柯太太俯身察看。

「大概每半小時。」

「好的，」柯太太說，但事實不然，產道未見擴大，她下樓叫女兒準備熱水和乾淨毛巾。

當孩子開始降臨時已近午夜，風雨交加，這女人咬緊牙關，雙手抓緊綁緊床頭的毛巾，她面色蒼白，睜大眼睛。

凌晨二時，柯太太叫大兒子去請附近的班醫生，又叮囑他回程順路去天主堂請神父一起來。

柯太太望着醫生施行剖腹生產，取出悶得變成藍色的嬰兒，她用手拍回他的生命，嬰兒憤怒

柯太太回到廚房，想起還沒問這女人姓名。「沒關係，」她暗忖：「等會上樓再問她，」於是繼續包她的雞肉飯。

這女孩閉起眼睛，但她睡不着，心中百念奔馳，好像從急行的火車窗眺望遠景，但最重要的祇有兩件：家和喬治，「不知道現在家裡人把我怎麼想？還有喬治，他去了那兒？」那天他倆約定見面，這已是好久以前。

那天雨下個不停，她離開公寓，在飯館附近轉角等他，風又刮得大，她冷得吃不消，等了兩個小時才回家，她早上打電話去他辦公室，他們說他昨晚準時離去，但現在還沒上班，就此一去無踪影，再沒有他的消息，也未再見面，她實在想不通，他不是那種人，一定是出了什麼意外。她眺望窗口，打量是什麼時間，天色已黑，不時傳來雷聲和閃電，空氣濃濕，但還沒開始下雨，她隱約聽見樓下廚房碗碟的聲音，鼻中嗅到飯菜的香味。

當孩子們回家吃晚飯時，柯太太告訴他們樓上有人，要他們小聲說話，瑪麗聽說房間被佔用

啼哭，抗議離開安樂窩。

她望着醫生盡力挽救產婦的生命，但當神父接手時，她知道一切努力均告失敗。神父開始為這個女孩子祈禱，柯太太黯然跪在床邊。

因為這女孩子是如此年輕，如此勇敢。因為她失去丈夫，也迷失自己。

這女孩轉臉向柯太太微笑，眼光中含着疑問，柯太太把啼哭的嬰兒放在她身旁，她把臉貼向他，閉上眼睛。

於是柯太太想起還沒問這女孩子的姓名。

「你叫什麼名字？」她驚惶地問，惟恐這新生的嬰兒沒有名姓。

她緩緩睜開眼，好似自遠處歸來：

「韓福南，」聲音低微得幾乎聽不見，她閉上眼睛，於是突然張開，目光已散，下顎鬆垂。

柯太太抱起嬰兒，望着醫生用被單蒙蓋死者頭臉。醫生從出診箱裡取出紙筆，用意大利話問：

「我們先得填發出生證明書，不是嗎？」

柯太太點頭。

「他叫什麼名字？」

「康福南，」柯太太答，並不完全正確，但就此展開這孩子艱苦的一生。

第一部

第一章

對街聖賽斯天主堂頂的巨鐘響澈雲霄，八點鐘彌撒開始，孩子們排好隊形，等待修女引導進入教室，一秒鐘前，這裡熙熙攘攘，孩子們大呼小叫在玩遊戲，現在却鴉雀無聲。我們排成雙行，走向學校，繞上樓梯，進入教室，大家各就各位，男生一邊，書包發出響聲，女生一邊，熨熨的衣裙蟋蟀作響。

「孩子們，我們開始今天的祈禱，」安妮修女說。

我們交叉雙手，低頭默禱。

我乘這機會，把一個小濕紙團射向何傑雷，紙團擊中他後頸，黏住不動，看來真有趣，我幾乎笑出聲，但及時忍住。祈禱過後，傑雷回頭看是誰惡作劇，但我假裝看書，沒事人似的。

安妮修女叫道：「福南。」

我應聲起立，以為被她看穿秘密，但並非如此，她叫我今天的日期寫在黑板上，我走到前

面拿了一根粉筆，用正楷在黑板上寫出：「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星期五。」

我站在原處，目視老師。

「好了，福南，你回座位，」修女說。

上午過得很慢，天氣很熱，再過幾週就放暑假，而我對上課並無興趣，我十三歲，長得比年齡高大，一放暑假，我就去高吉米的店裡上工，替他跑外勤收賭帳——主顧都是附近修車廠的工人，對那五毛、兩毛五的賭注，高老板沒空自己去收，但在我却是大把鈔票——也許一週能賺十塊錢，上學唸書有個什麼勁。

中午時，別的孩子回家吃飯，我回學校後面的宿舍。孤兒們在大飯廳用餐，中午是一杯牛奶，一客三明治和一块甜餅。我們吃的可能比回家吃飯的鄰近孩子更好，吃完再回教室，但下午我想逃課，天氣這麼熱！我可以去五十四街碼頭游泳，但我記起上次逃課所發生的事。

我相信自己創下逃課紀錄——連續逃課六星期。我是任讀生，每晚要回宿舍睡覺，我經常偷改安妮修女寫給白漢德修士的信——告發我逃課，白漢德是我們的舍監。我在回信上詭稱我生病請假

，信尾簽上白漢德三個字，這事一直到修女親自來宿舍看我才被戳穿，那晚我溜出去看電影，一連看了四部影片，當我回宿舍時，白漢德和安妮修女坐在大廳裡等我。

「他回來了，這小流氓！」白修士叫道：「我要教訓他！」

他走向我：「你搞什麼鬼？溜到那裡去了？」他平時低聲慢語，但一生氣就滿口英國土腔，使人聽都聽不懂。

「我去打工，」我說。

「你撒謊！」他給我一耳光，我掩住面頰。

安妮修女望着我：「福南，福南，你怎麼可以這樣？」她柔聲說：「你知道我對你企望很高。」

我不答話，白修士又打我耳光：「回答老師的話！」

我憤怒地瞪着他，壓積心底的話——古腦兒吐

出：「我厭透了這一切——厭透了學校，厭透了孤兒院，我在這裡像個囚犯，坐牢的人比我還自由，我又沒犯法，不該被關進監獄，晚上都不許出

去，聖經裡說真實使你獲得自由，你教我愛上帝，因為他給與我們一切，你每天要我祈禱感謝天主——感謝我生來坐牢，毫無自由。」

我呼吸急促，語不成聲。

安妮修女眼角現出淚光，連白修士也閉口不語，安妮修女走過來雙手摟住我：「可憐的福南，難道你不明白我們是在幫助你？你做的是錯事——非常錯……」

我在她雙臂中掙扎，想抽出雙手揩拭淚水，但被她長袍纏住，扭動中無意觸到她胸脯，我伸開手指停住不動。她背對白修士，所以他看不見我做什麼，她面現迷惘，但我裝出一臉天真。

「你一定要答應我不再這樣，」她說。

我不懂她語意何所指——逃課還是……？

「我答應，」我說。

她轉身向白修士，他面色蒼白，滿額汗珠。「他已經受夠處罰，修士，」她說：「他答應從此學好，我現在要去為他的靈魂祈禱，」說完轉身離去。

我轉臉向白修士，他望了我一會說：「去吃晚飯，」領我走向餐廳。

我說過我十三歲，長得比年齡高大而聰明，在街頭很兜得轉。我決定今天下午不逃學，不管游泳的味道是多麼誘人。我要學好，回教室上課，繼續折磨我的安妮老師，因為她關心我。當我的手無意中觸及她胸脯時，我知道她心裡的感受。我第一次發現修女是女人，我才十三歲。

我回到操場時，學生還沒排隊，正在踢球玩，我想去參加，猛不防一屁股跌在地下。

何傑雷和另一個孩子抬轎子暗算我，我躺在地下，傑雷望着我吡牙笑。

「有什麼好笑？」我怒吼。

「好小子！你拿濕紙團擲我，以為我不知道，」傑雷笑着說。

我站起身說：「好的，我們扯平了。」

我們一起坐在場邊觀看，直到上課鈴響。

傑雷和我——紐約市長的公子和聖賽斯孤兒院的孤兒，天主恩惠使我們就讀同一所學校，又是親密的朋友。

第二章

我從記事起就住在孤兒院，這裡並不如一般

人想像之壞；我吃得飽，穿得暖，又有書可讀，唯一缺少的是家庭溫暖，但我並不在意，我擁有的其他同齡孩子所沒有的獨立和自主。

我經常打工，更換不同工作，我有錢借給他看來比我幸福的孩子。我知道每個孩子領零用錢的日期，如果他們敢不還帳！兩星期前，我借給山彼德兩毛錢，但他一直不還，這個星期我一定要向他討。

午後放學，我在操場上堵住他，他和另一個孩子一道。

「嗨，彼德，」我說：「我的兩毛錢呢？」

彼德自以為是狠角色，他比我略矮，但較為粗壯。

「怎麼樣？」

「我要錢，」我說：「我借給你，不是送給你。」

「去你的兩毛錢！」他很聲說，回臉向身旁兩個幫手：「孤兒院的私生子就是這樣可惡，我們繳學費、捐款給學校養活他們，而他們竟以主人自居。錢嘛，等我高興的時候再還。」

我刻骨刺心，我不在乎被喚作私生子，因為

我，但吃不了。」

「這才是好孩子，福南，」高老板說：「千萬別讓人吃你，否則你就完啦，先到後邊去洗把臉，再把這外面掃乾淨。」

我走開時聽見他對什麼人說：「這孩子將來有出息，他才十三歲，但會替我收賭帳，比我自己還精。」

洗手間煙味和尿臭撲鼻，我爬上臉盆，打開靠近屋頂的窗戶，我洗過手臉，用襯衣底角擦拭乾淨，然後回到彈子房，開始下午工作。

我的工作很沉重，先是打掃——屋裡彈子枱很多，每張枱子底下都得掃乾淨，然後用刷子仔細刷淨枱面絨呢的塵污，接着再用抹布揩拭彈子枱的木框。此外我還要冰凍啤酒和冷飲。現在是禁酒時期，啤酒都藏在樓下地窖，客人誰要喝酒通知高老板，如果他沒空，就要我下去取，有時他藏幾瓶酒在櫃枱後面。

下午四時，電話鈴開始響，賽馬結果陸續報進，由我在屋角的黑板上作紀錄，外面人看不見，除非走進後面。我替客人們擺好彈球，有時還去街對面替他們買三明治。我把擦鞋箱放在店裡

早習慣了，我常聽白修士說：「你們這些孩子最幸福的，雖然我們都是天主兒女，但你們祇有天主作父母。」

被喚作私生子並無所謂，但豈可借錢不還。我衝向他，他側身閃開，對我下巴一拳，我跌坐地下，他壓在我身上，用拳頭搗我臉，我感到鼻子流血，我抬腿踢他下擋，他臉色慘白，滾向一邊，我抽出一隻手，橫切他的前額，他爬伏地下，縮起雙膝，一手掩着下擋，一手蒙臉，喉管發出哼聲，再也動彈不得。

我站起身，鼻孔滴着血，我彎腰伸手進他口袋掏出一把零角子，仔細數足兩毛錢，攤在手心給他朋友看清楚。

「我祇是討回我的兩毛錢，看清楚沒有？」我說：「你們別管閒事，否則就跟他一樣。」他們望着我走開，然後俯身探視他的朋友。

我走進高吉米的彈子房，高老板坐在雪茄煙櫃枱後面，頭戴綠眼罩。

「你怎麼搞的，孩子？」他笑問。

「沒什麼，高先生，」我回答：「有人想吃

，客人要擦皮鞋我就兼差，一星期可以賺上三塊錢。

在彈子房打工收入很好，每週平均六到八元。學校放假時，吉米差我去修車廠收取小額賭帳，賺得更多，每週約為十到十五元。下午六點半，高老板把全部賭賽馬的紙條子交給我結帳，七點鐘我趕回宿舍晚餐，晚飯後再出來兩小時，但高老板從不讓我夜晚留在這裡工作，我不懂爲什麼。

山彼德次日未上學，但他母親來了，她走進教室，眼睛瞪着我向安妮修女說話。安妮修女請她去見修道院院長，隔不一會，另一位修女帶來口信。

「瑪麗修女暫時代替我上課，」安妮修女說：「福南，跟我一起去。」

我跟隨她走進院長辦公室，白修士、院長和山太太都在，山太太說：

「除非你們能管住他，或是把他送回原處……」她看見我進來，止住話頭。

院長說：「過來，福南。」
我走向她。

的清掃工作給你做。」

「你可以回教室了，」院長說。

「來，福南，」安妮修女說，我默然跟隨她走出院長室，上樓時，她停步轉身，她走在後面，比我低兩級，我們臉部相齊。

「別難過，福南，」她說，眼睛望我：「一切都會變好的。」

我不自覺低頭吻她的手：「我愛你，祇有你最公正，了解我。」

她握緊我手，把我拖向她，眼中孕着淚水。

「可憐的孩子，」她說，低頭吻我嘴唇，突然她站直身體，倒吸一口涼氣，她發現我不再是孩子。我們四目相視，於是她轉臉低頭，兩個人默然走回教室。

第三章

應付白修士毫不困難，我在宿舍向他報到，然後跨出窗台，沿着柱子爬下地，晚上循原路爬回，誰比我更聰明。

就在這幾天，我遇見費席克。

費席克是附近一帶的大亨，經營各種行業：

「聽說你跟彼德打架，他受了重傷，爲什麼？」她慈祥地問。

「他欠我兩毛錢不還，」我答：「還罵我是私生子，」我知道這會贏取別人同情。

「福南，你應該學習壓制自己的脾氣，挨罵不會使你受到損傷，耶穌教你送上另一邊面頰，我要你向山太太道歉。」

道歉又不賠本，於是我走到山太太面前說：「對不起，山太太，我不該跟彼德打架。」

山太太閉口不語。

我回到院長身邊，她說：「現在，福南，我要處罰你，兩個禮拜不許離開學校。」

「兩個禮拜！那不行，」我叫道。

「不許大聲叫！」白修士說：「爲什麼不行？」

「因爲，」我答：「別人會接替我在高家店的工作。」

「你有工作？」白修士問：「告訴我你在那兒做什麼？」

「掃地，清理球枱，」我答。

「哦，你會清掃？」他說：「那麼我有足夠

販酒、賭博。提起他沒人又不敬又怕，我常看見來找高老板談生意，身邊帶着保鏢，他粗獷而英俊，天不怕地不怕，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有時我在高家店收工較早，就揀着擦鞋箱出去賺外快，這天下午我溜到百老匯和六十五街轉角，這裡是最好賺錢的地方。

我去酒吧兜生意：「擦皮鞋，先生？」我問每位客人。

禿頭胖酒保眼瞪着我：「滾出去，小鬼！我告訴你們多少次別打攪客人，再不滾我踢你出去！」

我不答話，轉身向外走，一個刻薄鬼伸腿絆我一跤，皮鞋漿玻璃瓶打破了流滿一地，又是紅又是黑。

我坐在地下痛得直摸膝蓋，一隻肥手拎起我的衣領，原來是胖酒保，把我拖向酒吧門口。

我掙脫他的手叫道：「把擦鞋箱還我，我要我的擦鞋箱！」

「滾出去！這會教訓你從此不再來！」胖酒保說。

「不還我擦鞋箱我不走，」我奔回酒吧，彎

腰撿拾地下的刷子，破布和鞋漿瓶。

我還沒直起腰，酒保三步併作兩步趕來，老大耳光打我，我耳朵嗡嗡作響。

「我要好好教訓你，」胖酒保呲牙說，又舉手打我，我猛力掙扎，但他抓得牢牢地，使我動彈不得，舉脚踢他也踢不到。

「放開他，湯尼，我要擦皮鞋，」牆邊一位客人平靜地說。

酒保跟我同時轉臉，看清是一位約摸卅五到四十歲的英俊男客，他倚坐桌邊，一隻手扣在桌面，另一隻手玩弄一柄小刀。他全身純黑——黑衣服、黑帽子和一雙黑裡透亮的皮鞋，他眼睛半閉，嘴唇上蓄有小鬍子，牙齒雪白，完成這整幅畫像。這就是費席克，他一直在冷眼旁觀。

酒保清清喉嚨：「是，費先生，」放開手走回酒吧。

我用衣袖擦乾眼淚，拎起擦鞋箱走到他桌前，他身旁還有兩位客人——一個衣着講究的年輕男人和一位美女。

「我不能替你擦皮鞋，先生，」我說。
「爲什麼？」費先生問。

「因爲我皮鞋漿都洒在地下了，」我答。

他伸手進口袋掏出皮夾，抽了一張五元鈔票給我。

「你去買，」他說。

我接過錢走向酒吧門，耳邊聽見那個男的在說：「我一百賭你五十，他不會回來，席克。」

「一句話，」費席克笑着說。

「我不信他長到這麼大會見過五元鈔票，」那個女的說。

「你也許說得對，」費席克說：「我像他那樣大是沒見過。」

我再沒聽見他們說什麼，因爲我已經走出酒吧，當我回來時，他們正在吃飯，我把找回的錢放在桌上說：

「沒想到讓你們久等，但雜貨店老板沒錢找，我跑了整條街才換到零錢。」

我跪在地下，開始替他擦鞋。

那個男的掏出皮夾，數了幾張鈔票給費席克，他接過來隨手塞進口袋說：「這給你個教訓，行家眼睛不會錯。」

我擦完一隻皮鞋，輕輕碰碰他的脚，又換上

另一隻擦。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康福南，」我答：「你可以叫我小福，我的朋友都這樣叫我。」

「啊，你把我當作朋友？」他說：「但可要小心，孩子，朋友不是隨便交的，知道嗎？」

「我不太懂你意思，」我說：「但我覺得你是我朋友。」

我擦完皮鞋，站起身來。

那雙男女也起身說：「我們要走了，席克，再見。」

費席克起立說：「再見。」

當他們離去後，我問：「你收到帳了嗎，費先生？」

「你什麼意思？」

「我是指賭帳，我聽見你和他們在打賭。」

費先生笑了起來：「你聽見了。」

「是的，」我說：「我不是笨瓜，我聽得懂。」

費先生又笑了起來：「坐下來，」他說：「來塊三明治，你住那兒？」

「聖賽斯孤兒院，」我答。

「原來如此，」他說，好像我跟他一般大似的：「你的臉很熱，我們在那兒見過？」

「我在高家店打工，」我答。

費先生作手式喚來侍者，我點了一客烤牛肉三明治和一杯啤酒。

「你年紀太小，不能喝酒，」費席克說，替我換了乳酪汽水。

他看着我吃完，我起立道謝說：「多謝你，費先生。」

他微笑：「不謝，孩子，我也擦過皮鞋，跟你一樣，」他伸手進衣袋，掏出幾張鈔票：「拿去，再見。」

「是，先生，」我說，看清有五元之多，於是再度向他道謝，這種人喜歡聽人說謝的聲音，使他們心裡舒服，禮多人不怪，對我也沒損失，我謝過他走出酒吧。

我看見卡拉漢站在街角，擦鞋箱放在腳邊，我走向他。他是個好孩子，爸爸是酒鬼，靠救濟金過日子，他賺錢交給媽，她也是好酒貪杯。

「嗨，小福，」他叫道。

「嗨，」我答：「生意好嗎？」

「不太好，」他說：「一下午祇賺到四毛錢。」

我掏出五元鈔票給他看，他彈出眼睛叫道：

「啊！」然後低聲問：「那裡弄來的？」

我大笑：「你別看錯人，」於是把全部經過告訴他。

「天啦，你真幸運！」他說。

我們並肩而行，天色已黑，家家窗戶裡亮起燈光。

「跟我一起上樓好嗎？如果你沒別的事，」

他說。

我知道他想我陪他，害怕錢賺得不够，進屋挨打。

「好的，」我答。

還沒進門，就聽見他父母爭吵的聲音。

「天啦！」他轉臉向我：「他們吵個沒完，我不進去了。」

我沒開口，兩人回身下樓，在低一層樓梯口

，一個男人匆匆擦身而過，背後的門還未關上，一個女人從裡面叫道：

「是你嗎，小卡？」

卡拉漢停步：「是，」他答，轉臉向我：「這是凱絲小姐，我常替她跑腿。」

她跨出房門：「去替我買幾瓶啤酒來好嗎？」

「好，」小卡說，放下擦鞋箱，從她手裡接過零錢，叫我等他一下，跑步下樓。

凱小姐對我說：「你不必站在外面等，進來坐一下。」

我默然提起擦鞋箱，跟她走進屋。她關上房門，指着一張椅子說：「你坐在這裡等小卡回來。」

我坐下，她去廚房給我倒了杯水，又走進去。隔了一會出來問：「他還沒回來？」

「沒有，」我答。這次我仔細看她，她站在那裡很動人，臉上搽了粉，嘴唇塗過口紅，金黃的長髮有些蓬亂。她被我看得紅了臉，額上微現汗珠，她眼睛是碧藍色，身材修長，我猜小卡是不知道她是妓女。

她一定很够勁，我心想，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因為我從沒有這種經驗，但口袋裡有五塊錢，

使我膽氣頓壯。

「我有幾塊錢，」我囁嚅道。

「有錢怎樣！她好奇地望我。」

我不知道怎樣接下去，但直視她目不轉瞬，過了幾秒鐘，由她打破沉寂。

「你年紀太小，不是嗎？」

「我十五歲，」我說，撒謊很省事，而且，我自信有十五歲。

「以前有過嗎？」她問。

「當然，」我說：「好多次啦。」我聲音發抖。

「好的，」她說：「進屋來。」

她領我進臥房，在床邊轉臉向我：「先付錢。」

我掏出兩塊錢給她，她把錢塞進枕頭下，於是抬手從頭上褪去衣服，「來」，她說。

我開始解鈕扣，但手抖得不聽使喚，我好不容易爬上床，在她身旁躺下，緊張得不能自制。

她等得不耐煩：「快點，我沒有這多時間，小卡就要回來了。」

不行，我太緊張，她也幫不上忙。她終於起

身下床。我躺着看她穿衣服，當她背向我時，我伸手到枕頭下取回我的兩塊錢。我不能白花，我心想。偷偷把錢塞進襯衣口袋。

我跨下床扣好衣服，跟她走回前屋。

她笑着向我說：「等長大了再來，孩子，我常常說：「小孩子不能做大人事。」

我直視她，氣得滿臉通紅，恨不得用擦鞋箱擲她，她一定猜到我心意，連忙退後一步。

「你何必……」她還沒說完，房門推開。

小卡跨了進來，手裡拿着一只紙袋。

「啤酒買來了，凱小姐。」

我再瞧她一眼——她眼睛一直盯着我，於是措起擦鞋箱走出房門。

我聽見小卡低聲問她什麼，她笑着回答，於是兩人一同走向門口，她給小卡一毛錢小費，當她關門時，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她對小卡說：「這一毛錢給你的朋友，他等了你好半天，」說完把錢投向我。

我接過錢用力回擲，但房門已關。我掉頭不理小卡，急步奔下樓梯。

第四章

再過十五天就放暑假，我巴不得這天早到，好去高家店做整工，賺大錢。

這天下午，我跟傑雷一同離開學校，他似乎很奇怪。

「你不是被罰禁足嗎，小福？」他問。

「昨天是最後一天，」我答。

「今天下午有什麼特別事嗎？」

「你問這作什麼？」

「沒什麼，祇是隨便問。」

我們默然走了一會，於是他說：

「小福，暑假到我鄉下的家來玩好嗎？」

「別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是真心的，」他企望地說

：「我問過爸爸，他說這星期先請你來我家吃晚飯談談。」

「廢話！」我說：「他們也許不要我去。」

「如果我請你，他們一定答應，你知道我父親是誰？」

知道，每個人都知道，鼎鼎大名的紐約市長

，每天在報上都看見他的像片，上衣鈕孔裡插着康乃馨，叱着滿口白牙，跟各式各樣的代表握手言歡。

我們走到彈子房前停步，我向裡面瞥了一眼，煙霧沉沉，尿臭刺鼻，我真想跟傑雷去鄉下渡假，他家一定有用人，我們可以整天去釣魚，游泳。我幻想在湖上泛舟，我從沒見過湖，一定棒極了。我長到這麼大，除了去過幾次康尼島，就是在五十四街碼頭游泳，去鄉下渡假那才有興趣，但我轉臉向傑雷說：

「我不能去，多謝你邀請我，因為我答應暑假在這裡工作，不能說話不算數，同時也可以賺點錢，而且，我在鄉下住不慣。」

傑雷瞧了我一會，於是笑了起來。我騙不了他，他知道我心意。傑雷是個奇特的朋友，不容易交，也不容易斷，也就是與眾不同，我不懂他為什麼跟我合得來。

「好的，」他說：「如果你真不想去，但抽一晚來我家吃飯。」

「好的，」我說，不知道該不該再謝他一遍，想起已經謝過一次，於是提高聲音說：「我要

去上工了。」目送他轉過街角。

彈子房後牆的壁鐘指着三點一刻，我來早了，該四點上班，我不想提早上工，就在階石上坐下晒太陽，心裡想着跟傑雷下鄉渡暑假的事。

我點燃一支煙打發時間，突然聽見街對面叫喊的聲音，幾個我認識的孩子堵住一名猶太男孩，要給他吃生活。我袖手旁觀，沒意思去湊熱鬧。

「害死耶穌的兇手！」

「下流氓！」

他們你一句我一句的辱罵他。

那猶太男孩臉色蒼白而鎮靜，他放下書包，背貼着牆，開始舉起拳頭。他比我矮一點，金髮碧眼，長得挺好。

「一對一，我不在乎你們任何一個，」他先開口說，聲音毫無畏懼。

他們發出哄聲，逼近他說：「你不在乎我們踢你屁股！」

我起身走過街，這場戲一定不壞。

「嗨，小福，」一個孩子叫道。

「嗨，威立，」我答。

「打死這猶太小鬼！」另一個男孩叫道。

「尼克，」我說：「你聽見他說的話，一對

一他誰也不在乎，我們誰對付他？」

大家不作聲，於是我說：

「好的，我來。」

圍住他的孩子退後一步，他盯眼看我，我知道他是在打量我的塊頭。

我舉起雙拳，他跨上一步，輪拳就打，我輕易閃開，他跟上一連幾拳，但我逐步化解。

孩子又發出哄叫。

「揍死他，小福！」

「踢他肚子！」

我步步後退，一直退到街邊。我嘴裡還叨着香煙，表示不把他放在眼下，他又輪起拳頭，但沒打中，開始大聲喘氣。

我暗忖：他明知不是我對手，但為什麼不快逃？我假裝失足，香煙掉落地下。當我抬頭時，他站定腳步等我，我上前一步，左拳擊中他肚子，右拳擊中他下巴，他翻身跌倒，孩子們又跳又叫：「打死他！」

這猶太男孩掙扎起立，但起不來，終於躺在

地下，用眼睛看我。我放下拳頭，威立叫道：「推他下陰溝！」他們跨步向前，但我橫身攔阻。

「我已經打敗他，」我說：「大家算了。」他們看清楚我眼色，轉身紛紛離開。我目送他們轉過街角，蹲身坐在他身旁，掏出香煙給他一枝，他搖頭，我點燃自己香煙，默然半晌，於是緩緩坐起。

「謝謝，」他說。

「謝我揍你？」我笑着問。

「謝你給我解圍，」他說：「這批小太保……」

「他們也並不壞，」我說：「祇是開開玩笑。」

「開玩笑！」他恨聲說，起身拿起書包，腿還有點不穩。

我瞥他一眼說：「你要在這一帶溜街，先得學會打架。」

他沒回答，但從他咬緊嘴唇表情，我知道他決心要學。

這時奎恩神父向我們走來，我一跳起立。

「哈囉，小福，」他招呼說。

「哈囉，神父，」我答，舉手敬禮。

「你跟這孩子打架嗎？」神父問。

在我開口之前，這猶太男孩說：「沒有，我們沒打架，小福在教我打拳。」

奎恩神父瞧着他說：「別讓他太熱心教你，他有時會忘記自己，你叫什麼名字？我好像在堂裡沒見過你。」

「我是猶太人，」那男孩說：「我叫馬丁。」

「哦，你一定是馬喬的兒子，」神父說。

「是的，」他答。

「我認識你父親，他是好人，替我問他好。」

「是。」

「好的，我要走了，記住我的話，別打架，

」他轉身又停步說：「小福，你最好把褲袋裡的香煙拿出來，免得燒破褲子，」說完走開。

我取出褲袋裡的香煙，沒想到神父的眼睛這麼尖，馬丁和我相視而笑。

「他看來像好人，」馬丁說。

「他不壞，」我答。

我們並肩而行。

「住在附近？」我問。

「是的，」他答：「我爸爸在百老匯和五十九街口開雜貨店，我家在中央公園西邊。」

我們走到第九街角，我眺望一家珠寶店的壁

鐘，時間已過四點。

「我要去上工了，」我說。

「下了工來我爸爸店裡，我請你喝汽水，」馬丁說。

「好的，等會見，」我拔步飛奔，不想遲到惹高老板光火。

（待續）

某商人發現辦公室保險箱打不開，靈機一動，撥個電話查問隔鄰監獄，是否有人可幫忙打開。不久，獄吏帶個囚犯來，不到一分鐘這個囚犯就輕易打開了。

「我該給你多少錢？」商人問。

「噢，上次我打開同樣的保險箱，得到的是七千元美金！」

＊

＊

＊

＊

「做生意要有道德觀念。」商人振振有詞告誡他的兒子。舉例說，有個客人付了一百元帳，後來發現是兩張百元大鈔夾在一起。這時就是你表現道德的機會了！「過了一會兒，商人又改變了主意。

「噢，對了，既然客人他自己糊塗嘛，也就算了。」

請採用
國產

國光牌

潤滑油脂

化最低的代價獲得
最佳的潤滑效果

隨時為您服務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處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83號

電話：360221-360231

拾穗叢譯一覽

文藝間諜及傳記叢書

- | | | | |
|------------|-----|------------|-----|
| ■ 愛的故事 | 13元 | ■ 紐約街頭 | 13元 |
| ■ 黃寶石 | 32元 | ■ 黑手黨傳奇 | 20元 |
| ■ 幸運夫人 | 20元 | ■ 梁氏三妹 | 10元 |
| ■ 無毛猿 | 16元 | ■ 小獵人 | 7元 |
| ■ 芭蕾舞的故事 | 25元 | ■ 狐 | 6元 |
| ■ 危城九百日 | 16元 | ■ 國際機場 | 13元 |
| ■ 海狼 | 20元 | ■ 七號法庭 | 28元 |
| ■ 白衣女郎 | 32元 | ■ 朱門恩怨 | 32元 |
| ■ 盲者之歌 | 32元 | ■ 歡樂山莊 | 8元 |
| ■ 女營領事 | 16元 | ■ 華莊烟雲 | 16元 |
| ■ 鏡中諜影 | 12元 | ■ 衆目睽睽 | 16元 |
| ■ 義士魂 | 13元 | ■ 大地的狂熱 | 28元 |
| ■ 吉屋召租 | 20元 | ■ 柏林孤城錄 | 40元 |
| ■ 精神與肉體 | 20元 | ■ 久病成良醫 | 20元 |
| ■ 刀客 | 15元 | ■ 鵬搏萬里 | 28元 |
| ■ 海明威的塑造 | 13元 | ■ 湯先生奇遊記 | 20元 |
| ■ 以自然為嚮導 | 20元 | ■ 濾過性病毒 | 20元 |
| ■ 國際冷戰用間諜 | 36元 | ■ 船塢(上、下)各 | 32元 |
| ■ 科學家與發明家 | 8元 | ■ 頑童西部歷險記 | 6元 |
| ■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 32元 | | |

工程科學方面叢書

- | | |
|-------------|-----|
| ■ 著名的科學探險故事 | 7元 |
| ■ 偉大醫藥發現的故事 | 7元 |
| ■ 永變岩石的故事 | 7元 |
| ■ 水——科學的鏡子 | 8元 |
| ■ 電腦與性向測驗 | 16元 |
| ■ 太空十年 | 20元 |
| ■ 通訊衛星與太空發展 | 7元 |
| ■ 史前穴居人的故事 | 7元 |
| ■ 世界五大河流 | 7元 |
| ■ 沙漠的故事 | 7元 |
| ■ 叢林的故事 | 7元 |
| ■ 電子的故事 | 7元 |
| ■ 海洋的故事 | 7元 |
| ■ 天氣的故事 | 7元 |
| ■ 化學神奇的故事 | 7元 |
| ■ 星空的故事 | 7元 |
| ■ 漫談原子 | 7元 |

音樂方面叢書

- | | |
|--------------|--------|
| ■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 | 20元 |
| ■ 樂壇偉人(1)(2) | 各20元 |
| ■ 貝多芬二百週年紀念 | 13元 |
| ■ 交響樂的故事 | (計劃再版) |
| ■ 協奏曲 | (計劃再版) |
| ■ 西洋歌劇的故事 | 50元 |
| ■ 交響樂曲談叢 | 8元 |
| ■ 二十世紀西洋音樂新貌 | 13元 |
| ■ 藝苑選粹 | 25元 |

拾穗叢譯

本刊長期訂戶八折優待

請利用郵劃帳戶2587號

向拾穗月刊社購買

通信處：左營第25-12號信箱

拾穗月刊訂閱價目：

半年六期 85元，全年十二期 150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4元
港澳 2元

國內外總經銷：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懷寧街82號

郵政劃撥帳號：13294號 電話 330215
310912

台北縣市地區總經銷：天祥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28巷9號三樓

郵政劃撥帳號6544號 電話384607號

290期目錄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文粹

- 4 ■ 獨立十年後的非洲
- 16 ■ 阿拉伯的光榮與力量
- 26 ■ 阿拉伯簡史
- 28 ■ 夜晚閃亮的眼睛
- 34 ■ 細說錯覺
- 46 ■ 六代婦人的故事
- 54 ■ 他人心意可以窺見乎？
- 60 ■ 南極工作人員的冬夜生活
- 66 ■ 鶴的隱憂
- 76 ■ 安死術
- 84 ■ 家庭養魚法
- 90 ■ 人的新面貌
- 100 ■ 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物理獎
- 106 ■ 鯨魚（下）

音樂

- 130 ■ 樂壇偉人
- 140 ■ 偉大的鋼琴家
- 146 ■ 「偉大的鋼琴家」譯後

小說

- 150 ■ 疑雲密佈
- 166 ■ 狼子狼

零售價目

新台幣15元 美金6角5分
港幣3元 日幣250元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新台幣85元
全年12期新台幣150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內政部內版台誌字第一〇〇六號登記准許發行

本期售價新台幣拾伍元正